增壹阿含经五十卷（第二十一卷～第三十卷）

符秦三藏昙摩难提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小乘阿含部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一 苦乐品第二十九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今有四人出现于世。云何为四？或有人先苦而后乐，或有人先乐而后苦，或有人先苦而后苦，或有人先乐而后乐。

“云何人先苦而后乐？或有一人生卑贱家，或杀人种、或工师种、或邪道家生，及余贫匮之家，衣食不充，彼人便生彼家。然复彼人无有邪见，彼便有此见：有施、有受者，有今世、有后世，有沙门、婆罗门，有父、有母，世有阿罗汉等受教者，亦有善恶果报。若彼有极富之家，以知昔日施德之报，不放逸报。彼若复见无衣食家者，知此人等不作施德，恒值贫贱：‘我今复值贫贱，无有衣食，皆由曩日不造福故，诳惑世人，行放逸法。缘此恶行之报，今值贫贱，衣食不充。’若复见沙门、婆罗门修善法者，便向忏悔，改往所作；若复所有之遗余，与人等分。彼身坏命终，生善处；若生人中，多财饶宝，无所乏短。是谓此人先苦而后乐。

“何等人先乐而后苦？于是，或有一人生豪族家，或刹利种、或长者种、或大姓家，及诸富贵之家，衣食充足，便生彼家。然彼人恒怀邪见，与边见共相应，彼便有此见：无施、无受者，亦无今世、后世之报，亦无父母，世无阿罗汉，亦无有得证者，亦复无有善恶之报。彼人有此邪见，若复见有富贵之家，而作是念：‘此人久有此财宝耳！男者久是男，女者久是女，畜生者久是畜生。’不好布施，不持戒律。若彼见沙门、婆罗门奉持戒者，起瞋恚心：‘此人虚伪，何处当有福报之应？’彼人身坏命终之后，生地狱中；若得作人，在贫穷家生，无有衣食，身体裸露，衣食不充。是谓此人先乐而后苦。

“何等人先苦而后苦？于是，有人生贫贱家，或杀人种、或工师种，及诸下劣之家，无有衣食，而此人生彼家。然复彼人身抱邪见，与边见共相应，彼人便有此见：无施、无有受者，亦无今世、后世善恶之报，亦无父母，世无阿罗汉。不好布施，不奉持戒，若复见沙门、婆罗门，即兴瞋恚向贤圣人。彼人见贫者，言久来有是；见富者，言久来有是；见父者，昔者是父；见母者，昔者是母。彼若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极为贫贱，衣食不充。是谓此人先苦而后苦。

“彼云何人先乐而后乐？彼或有一人生富贵家，或刹利种、或梵志种、或生国王种、或长者种生，及诸饶财多宝家生，所生之处无有乏短，彼人便生此家。然后彼人有正

见，无有邪见，彼便有此见：有施、有受者，有今世、后世，世有沙门、婆罗门，亦有善恶之报，有父、有母，世有阿罗汉。彼人若复见富贵之家饶财多宝者，便作是念：‘此人昔日布施之所致。’若复见贫贱之家：‘此人昔者，皆由不布施故。故我今可随时布施，莫后更生贫贱之家。’然常好喜施惠于人，彼人若见沙门、道士者，随时问讯可否之宜，供给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尽惠施之。若复命终之后，生善处天上；若人中，生富贵之家，饶财多宝。是谓此人先乐而后乐。”

是时，有一比丘白世尊曰：“我观今世众生先苦而后乐，或有众生于今世先乐而后苦，或有众生于今世先苦而后苦，或有众生先乐而后乐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“有此因缘，使众生之类先苦而后乐，亦复有此众生先乐而后苦，亦复有此众生先苦而后苦，亦复有众生先乐而后乐。”

比丘白佛：“复以何因缘先乐而后苦？复以何因缘先苦而后乐？复以何因缘先苦而后苦？复以何因缘先乐而后乐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比丘当知：若人寿百岁，正可十十耳！若使寿终冬、夏、春、秋。若复，比丘，百岁之中作诸功德，百岁之中造诸恶业，作诸邪见，彼于异时，或冬受乐，夏受苦。若百岁之中，功德具足，未曾有短；若复在中百岁之内，在诸邪见，造不善行，先受其罪，后受其福。若复少时作福，长时作罪；后生之时少时受福，长时受罪。若复少时作罪，长复作罪，彼人后生之时先苦而后苦。若复于少时作诸功德，分檀布施，彼于后生先乐而后乐。是谓，比丘，以此因缘先苦而后乐，亦由此因缘先乐而后苦，亦由此因缘先苦而后苦，亦由此因缘先乐而后乐。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，若有众生欲先乐而后乐，当行布施，求此先乐而后乐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比丘，如汝所言，若有众生欲成涅槃，及阿罗汉道，乃至佛道，当于中行布施，作诸功德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人出现于世。云何为四？或有人身乐、心不乐，或有人心乐、身不乐，或有人心亦不乐、身亦不乐，或有人身亦乐、心亦乐。

“彼何等人身乐、心不乐？于是，作福凡夫人，于四事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无所短乏，但不免饿鬼、畜生、地狱道，亦复不免恶趣中。是谓此人身乐、

心不乐。

“彼何等人心乐、身不乐？所谓阿罗汉不作功德，于是四事供养之中，不能自办，终不能得，但免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之道，犹如罗汉唯喻比丘。是谓此人心乐、身不乐。

“彼何等人身亦不乐、心亦不乐？所谓凡夫之人不作功德，不能得四事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恒不免地狱、饿鬼、畜生道。是谓此人身亦不乐、心亦不乐。

“彼何等人身亦乐、心亦乐？所谓作功德阿罗汉，四事供养无所短乏，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复免地狱、饿鬼、畜生道，所谓尸波罗比丘是。

“是谓，比丘，世间有此四人。是故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当如尸波罗比丘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今当说四梵之福。云何为四？若有信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未曾起偷婆处，于中能起偷婆者，是谓初梵之福也。复次，信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补治故寺者，是谓第二受梵之福也。复次，信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和合圣众者，是谓第三受梵之福。复次，若多萨阿竭初转法轮时，诸天、世人劝请转法轮，是谓第四受梵之福。是谓四受梵之福。”

尔时，有异比丘白世尊言：“梵天之福竟为多少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今当说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阎浮里地东西七千由旬，南北二万一千由旬，地形像车，其中众生所有功德，正可与一轮王功德等。

“瞿耶尼纵广三十二万里，地形如半月。比丘当知：阎浮地人民，及一轮王之德，比彼人者，与彼一人德等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弗于逮里地纵广三十六万里，地形方正，计阎浮里地及瞿耶尼二方之福，故不如彼弗于逮一人之福。

“比丘当知：郁单曰纵广四十万里，地形如月满，计三方人民之福，故不如郁单曰一人之福。

“比丘当知：计四天下人民之福，故不如四天王之德；计四天下人民之福及四天王，故不如三十三天之福；计四天下及四天王、三十三天，故不如释提桓因一人之福；计四天下及四天王及三十三天及释提桓因，故不如一艳天之福；计四天下及四天王、三十三天、释提桓因及艳天，故不如一兜术天福；计从四天下至兜术天之福，故不如一化自在天之福；计从四天下至化自在天之福，故不如一他化自在天之福；计从四天下至他化自在天之福，故不如一梵天王之福。

“比丘当知：此是梵天之福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求其福者，此是其量也。是故，比丘，欲求梵天福者，当求方便，成其功德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之类有四种食，长养众生。何等为四？所谓抟食或大、或小，更乐食、念食、识食，是谓四食。

“彼云何名为抟食？彼抟食者，如今人中所食，诸入口之物可食啖者，是谓名为抟食。

“云何名更乐食？所谓更乐食者，衣裳、伞盖、杂香华、熏火及香油，与妇人集聚，诸余身体所更乐者，是谓名为更乐之食。

“彼云何名为念食？诸意中所念想、所思惟者，或以口说，或以体触，及诸所持之法，是谓名为念食。

“彼云何为识食？所念识者，意之所知。梵天为首，乃至有想无想天，以识为食，是谓名为识食。

“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四食，众生之类以此四食，流转生死，从今世至后世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共舍离此四食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辩。云何为四？所谓义辩、法辩、辞辩、应辩。

“彼云何名为义辩？所谓义辩者，彼彼之所说，若天、龙、鬼、神之所说，皆能分别其义，是谓名为义辩也。

“彼云何名为法辩？十二部经如来所说，所谓契经、祇夜、本末、偈、因缘、授决、已说、造颂、生经、方等、合集、未曾有，及诸有为法、无为法，有漏法、无漏法。诸法之实不可沮坏，所可总持者，是谓名为法辩。

“彼云何名为辞辩？若前众生，长短之语，男语，女语，佛语，梵志、天、龙、鬼、神之语，阿须伦、迦留罗、甄陀罗彼之所说，随彼根原与其说法，是谓名为辞辩。

“彼云何名为应辩？当说法时，无有怯弱，无有畏惧，能和悦四部之众，是谓名为应辩。

“我今当教敕汝，当如摩诃拘絺罗。所以然者？拘絺罗有此四辩，能与四部之众广分别说。如我今日观诸众中，得四辩才，无有出拘絺罗者。若此四辩，如来之所有，是故，当求方便，成四辩才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事终不可思议。云何为四？众生不可思义，世界不可思议，龙国不可思议，佛国境界不可思议。所以然者？不由此处得至灭尽涅槃。

“云何众生不可思议？此众生为从何来？为从何去？复从何起？从此终当从何生？如是，众生不可思议。

“云何世界不可思议？诸有邪见之人：世界断灭、世界不断灭，世界有边、世界无边，是命、是身，非命、非身，梵天之所造，诸大鬼神作此世界耶？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梵天造人民，世间鬼所造，

或能诸鬼作，此语谁当定？

欲恚之所缠，三者俱共等，

心不得自在，世俗有灾变。

“如是，比丘，世间不可思议。

“云何龙界不可思议？云何此雨为从龙口出耶？所以然者？雨滴不从龙口出也。为从眼、耳、鼻出耶？此亦不可思议。所以然者？雨滴不从眼、耳、鼻出，但龙意之所念，若念恶亦雨，若念善亦雨，亦由行本而作此雨。所以然者？今须弥山腹有天，名曰大力，知众生心之所念，亦能作雨，然雨不从彼天口出、眼耳鼻出也，皆由彼天有神力故

，而能作雨。如是，比丘，龙境界不可思议。

“云何佛国境界不可思议？如来身者，为是父母所造耶？此亦不可思议。所以然者？如来身者，清净无秽，受诸天气。为是人所造耶？此亦不可思议。所以然者？已过人行。如来身者，为是天身耶？此亦不可思议。所以然者？如来身者，不可造作，非诸天所及。如来寿为短耶？此亦不可思议。所以然者？如来有四神足。如来为长寿耶？此亦不可思议。所以然者？然复如来故与世间周旋，与善权方便相应。如来身者，不可摸则，不可言长、言短，音声亦不可法则。如来梵音、如来智慧辩才不可思议，非世间人民之所能及，如是佛境界不可思议。

“如是，比丘，有此四处不可思议，非是常人之所思议。然此四事无善根本，亦不由此得修梵行，不至休息之处，乃至不到涅槃之处，但令人狂惑，心意错乱，起诸疑结。

“所以然者？比丘当知：过去久远，此舍卫城中有一凡人，便作是念：‘我今当思议世界。’是时，彼人出舍卫城，在一华池水侧，结跏趺坐，思惟世界：‘此世界云何成？云何败？谁造此世界？此众生类为从何来？为从何出？为何时生？’是时，彼人思议，此时便见池水中有四种兵出入。是时，彼人复作是念：‘我今狂惑，心意错乱。世间无者，我今见之。’

“时，彼人还入舍卫城，在里巷之中作是说：‘诸贤当知：世界无者，我今见之。’是时，众多人报彼人曰：‘云何世间无者，汝今见之？’时，此人报众多人曰：‘我向者作是思惟：“世界为从何生？”便出舍卫城，在华池侧，作是思议：“世界为从何来？谁造此世界？此众生类从何而来？为谁所生？若命终者当生何处？”我当思议，此时便见池水中有四种兵出入。世界无者，我今见之。’是时，众多人报彼人曰：‘如汝实狂愚，池水之中那得四种兵？诸世界狂愚之中，汝最为上！’

“是故，比丘，我观此义已，故告汝等耳！所以然者？此非善本功德，不得修梵行，亦复不得至涅槃处，然思议此者，则令人狂，心意错乱。然比丘当知：彼人实见四种之兵。所以然者？昔日诸天与阿须伦共斗，当共斗时，诸天得胜，阿须伦不如。是时，阿须伦便怀恐怖，化形极使小，从藕根孔中过。佛眼之所见，非余者所及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思议四谛。所以然者？此四谛者，有义、有理，得修梵行，行沙门法，得至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，舍离此世界之法，当求方便，思议四谛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神足。云何为四？自在三昧行尽神足，心三昧行尽神足，精进三昧行尽神足，诫三昧行尽神足。

“彼云何为自在三昧行尽神足？所谓诸有三昧，自在意所欲，心所乐，使身体轻便，能隐形极细，是谓第一神足。

“彼云何心三昧行尽神足？所谓心所知法，遍满十方，石壁皆过，无所罣碍，是谓名为心三昧行尽神足。

“彼云何名为精进三昧行尽神足？所谓此三昧无有懈倦，亦无所畏，有勇猛意，是谓名为精进三昧行尽神足。

“彼云何名为诫三昧行尽神足？诸有三昧，知众生心中所念，生时、灭时，皆悉知之。有欲心、无欲心，有瞋恚心、无瞋恚心，有愚痴心、无愚痴心，有疾心、无疾心，有乱心、无乱心，有少心、无少心，有大心、无大心，有量心、无量心，有定心、无定心，有解脱心、无解脱心，一切了知，是谓名为诫三昧行尽神足。

“如是，比丘，有此四神足，欲知一切众生心中所念者，当修行此四神足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起爱之法，若比丘爱起时便起。云何为四？比丘缘衣服故便起爱，由乞食故便起爱，由床坐故便起爱，由医药故比丘便起爱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四起爱之法，有所染著。

“其有比丘著衣裳者，我不说此人。所以然者？彼未得衣时，便起瞋恚，兴想著念。其有比丘著是食者，我不说此人。所以然者？彼未得乞食时，便兴瞋恚，兴想著念。其有比丘著床座者，我不说此人。所以然者？彼未得床座时，便起瞋恚，兴想著念。其有比丘著医药者，我不说此人。所以然者？彼未得医药时，便兴瞋恚，起想著念。

“比丘当知：我今当说衣裳二事，亦当亲近，亦当不亲近。云何亲近？云何不亲近？若得衣裳，极爱著衣者起不善法，此不可亲近；若复得衣裳起善法，心不爱著，此可亲近。若乞食时起不善法，此不可亲近；若乞食时起善法，此可亲近。若得床座时起不善法，此不可亲近；若得床座时起善法，此可亲近。医药亦尔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当亲近善法，除去恶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，欲使檀越施主，获其功德，受福无穷，得甘露灭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衣裳用布施，饮食床卧具，

于中莫起爱，不生诸世界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今有四大河水从阿耨达泉出。云何为四？所谓恒伽、新头、婆叉、私陀。彼恒伽水，牛头口出，向东流；新头南流，师子口出；私陀西流，象口中出；婆叉北流，从马口中出。是时，四大河水绕阿耨达泉已，恒伽入东海，新头入南海，婆叉入西海，私陀入北海。尔时，四大河入海已，无复本名字，但名为海。

“此亦如是，有四姓。云何为四？刹利、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种，于如来所，剃除须发，著三法衣，出家学道，无复本姓，但言沙门释迦子。所以然者？如来众者，其犹大海，四谛其如四大河，除去结使，入于无畏涅槃城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诸有四姓，剃除须发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者，彼当灭本名字，自称释迦弟子。所以然者？我今正是释迦子，从释种中出家学道。比丘当知：欲论生子之义者，当名沙门释种子是。所以者何？生皆由我生，从法起，从法成。是故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得作释种子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等心。云何为四？慈、悲、喜、护。以何等故名为梵堂？比丘当知：有梵、大梵名千，无与等者，无过上者，统千国界，是彼之堂，故名为梵堂。比丘，此四梵堂所有力势，能观此千国界，是故名为梵堂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若有比丘欲度欲界之天，处无欲之地者，彼四部之众当求方便，成此四梵堂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二 须陀品第三十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摩竭国波沙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清旦从静室起，在外经行。是时，须陀沙弥在世尊后而经行。尔时，世尊还顾，谓沙弥曰：“我今欲问卿义，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

须陀沙弥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是时，世尊告曰：“有常色及无常色，为是一义？为有若干之貌？”

须陀沙弥白佛言：“有常色及与无常色者，此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所以然者？有常色者是内，无常色者是外，以是之故，义有若干，非有一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陀，如汝所言，快说此义！有常色、无常色，此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云何，须陀，有漏义、无漏义，为是一义？为若干义乎？”

须陀沙弥对曰：“有漏义、无漏义是若干，非一义也。所以然者？有漏义，是生死结使；无漏义者，是涅槃之法。以是之故，义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陀，如汝所言，有漏是生死，无漏是涅槃。”世尊告曰：“聚法、散法，为是一义？为是若干义乎？”

须陀沙弥白佛言：“聚法之色、散法之色，此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所以然者？聚法之色者，四大形也；散法之色者，苦尽谛也。以是言之，义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陀，如汝所言，聚法之色、散法之色，义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云何，须陀，受义、阴义，为是一义？为有若干乎？”

须陀沙弥白佛言：“受与阴义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所以然者？受者，无形不可见；阴者，有色可见。以是之故，义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陀，如汝所言，受义、阴义，事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”世尊告曰：“有字、无字，义有若干？为是一义？”

沙弥白佛言：“有字、无字，义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所以然者？有字者，是生死结；无字者，是涅槃也。以是言之，义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陀，如汝所言，有字者，是生死；无字者，是涅槃。”世尊告曰：“云何，须陀，何以故，名有字是生死，无字是涅槃？”

沙弥白佛言：“有字者，有生、有死，有终、有始；无字者，无生、无死，无终、无始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陀，如汝所言，有字者，是生死之法；无字者，是涅槃之法。”尔时，世尊告沙弥曰：“快说此言！今即听汝为大比丘。”

尔时，世尊还诣普集讲堂，告诸比丘：“摩竭国界快得善利，使须陀沙弥游此境界，其有以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持供养者，亦得善利；彼所生父母亦得善利，乃得生此须陀比丘。若须陀比丘所至之家，彼家便为获其大幸。我今告诸比丘，当学如须陀比丘。所以者何？此须陀比丘极为聪明，说法无滞碍，亦无怯弱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学如须陀比丘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与无央数之众，前后围绕而为说法。尔时，有长老比丘在彼众中，向世尊舒脚而睡。尔时，修摩那沙弥年向八岁，去世尊不远结跏趺坐，系念在前。

尔时，世尊遥见长老比丘舒脚而眠，复见沙弥端坐思惟。世尊见已，便说此偈：

“所谓长老者，未必剃发须，

虽复年齿长，不免于愚行。

若有见谛法，无害于群萌，

舍诸秽恶行，此名为长老。

我今谓长老，未必先出家，

修其善本业，分别于正行。

设有年幼少，诸根无漏缺，

此谓名长老，分别正法行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颇见此长老舒脚而睡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，我等悉见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长老比丘五百世中恒为龙身，今设当命终者当生龙中。所以然者？无有恭敬之心于佛法众。若有众生无恭敬之心于佛法众者，身坏命终皆当生龙中。汝等颇见修摩那沙弥年向八岁，去我不远，端坐思惟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是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此沙弥却后七日，当得四神足及得四谛之法，于四禅而得自在，善修四意断。所以然者？此修摩那沙弥有恭敬之心向佛法众。以是之故，诸比丘恒当勤加恭敬佛法之众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给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，有长者名阿那邠邸，饶财多宝，金银、珍宝、砗磲、玛瑙、真珠、琥珀、水精、琉璃、象马、牛羊、奴婢、仆使，不可称计。尔时，满富城中，有长者名满财，亦饶财多宝，砗磲、玛瑙、真珠、琥珀、水精、琉璃、象马、牛羊、奴婢、仆使，不可称量。复是阿那邠邸长者少小旧好，其相爱敬，未曾忘舍。然复阿那邠邸长者恒有数千万珍宝财货，在彼满富城中贩卖，使满财长者经纪将护；然满财长者亦有数千万珍宝财货，在舍卫城中贩卖，使阿那邠邸长者经纪将护。

是时，阿那邠邸有女名修摩提，颜貌端正，如桃华色，世之希有。尔时，满财长者有少事缘到舍卫城，往至阿那邠邸长者家，到已，就座而坐。是时，修摩提女从静室出，先拜跪父母，后拜跪满财长者，还入静室。

尔时，满财长者见修摩提女颜貌端正，如桃华色，世之希有；见已，问阿那邠邸长者曰：“此是谁家女？”

阿那邠邸报曰：“向见女者，是我所生。”

满财长者曰：“我有小息，未有婚对，可得适贫家不？”

是时，阿那邠邸长者报曰：“事不宜尔。”

满财长者曰：“以何等故事不宜尔？为以姓望？为以财货耶？”

阿那邠邸长者报曰：“种姓、财货足相酬匹，但所事神祠与我不同，此女事佛释迦弟子，汝等事外道异学，以是之故不赴来意。”

时，满财长者曰：“我等所事自当别祀，此女所事别自供养。”

阿那邠邸长者曰：“我女设当适汝家者，所出财宝不可称计，长者亦当出财宝不可称计。”

满财长者曰：“汝今责几许财宝？”

阿那邠邸长者曰：“我今须六万两金。”是时，满财长者即与六万两金。

时，阿那邠邸长者复作是念：“我以方便前却，犹不能使止。”语彼长者曰：“设我嫁女当往问佛，若世尊有所教敕，当奉行。”

是时，阿那邠邸长者假设事务，如似小行，即出门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阿那邠邸长者白世尊曰：“修摩提女为满富城中满财长者所求，为可与？为不可与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若当修摩提女适彼国者，多所饶益，度脱人民不可称量。”是时，阿那邠邸长者复作是念：“世尊以方便智应适彼土。”

是时，长者头面礼足，绕佛三匝，便退而去，还至家中，供办种种甘馔饮食与满财长者。满财长者曰：“我用此食为？但嫁女与我不也？”

阿那邠邸曰：“意欲尔者便可相从，却后十五日，使儿至此。”作此语已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满财长者办具所须，乘宝羽之车，从八十由延内来。阿那邠邸长者复庄严已女，沐浴香熏，乘宝羽之车，将此女往迎满财长者男，中道相遇。时，满财长者得女，便将至满富城中。

尔时，满富城中人民之类各作制限：若此城中有女出适他国者，当重刑罚；若复他国取妇将入国者，亦重刑罚。

尔时，彼国有六千梵志，国人所奉制限，有言：“设犯制者，当饭六千梵志。”尔时，长者自知犯制，即饭六千梵志。然梵志所食，均食猪肉，及猪肉羹，重酿之酒。又梵志所著衣服，或被白氎，或披毳衣。然彼梵志之法，入国之时，以衣偏著右肩，半身露见。

尔时，长者即白：“时到，饮食已具。”是时，六千梵志皆偏著衣裳，半身露见，入长者家。

时，长者见梵志来，膝行前迎，恭敬作礼。最大梵志举手称善，前抱长者项，往诣座所，余梵志者各随次而坐。尔时，六千梵志坐已定讫。

时，长者语修摩提女曰：“汝自庄严，向我等师作礼。”

修摩提女报曰：“止！止！大家！我不堪任向裸人礼。”

长者曰：“此非裸人，非不有惭；但所著衣者，是其法服。”

修摩提女曰：“此无惭愧之人，皆共露形体在外，有何法服之用？长者愿听！世尊亦说有二事因缘，世人所贵，所谓有惭、有愧。若当无此二事者，则父母、兄弟、宗族五亲，尊卑高下则不可分别。如今有鸡、犬、猪、羊、驴、骡之属，皆共同类，无有尊卑。以有此二法在世故，则知有尊卑之序；然此等之人离此二法，似鸡、犬、猪、羊、

驴、骡同群，实不堪任向作礼拜。”

时，修摩提夫语其妇曰：“汝今可起向我等师作礼，此诸人皆是我所事之天。”

修摩提女报曰：“且止！族姓子，我不堪任向此无惭愧裸人作礼，我今是人向驴犬作礼。”

夫复语曰：“止！止！贵女！勿作是言，自护汝口，勿有所犯。此亦非驴，复非诳惑，但所著之衣，正是法衣。”

是时，修摩提女涕零悲泣，颜色变异，并作是说：“我父母五亲宁形毁五刑，断其命根，终不堕此邪见之中。”

时，六千梵志各共高声而作是说：“止！止！长者，何故使此婢骂詈乃尔？若见请者，时供办饮食。”是时，长者及修摩提夫即办猪肉、猪肉羹、重酿之酒，食六千梵志，皆使充足。诸梵志食已，少多论议，便起而去。

是时，满财长者在高楼上，烦冤愁惋，独坐思惟：“我今取此女来，便为破家，无异辱我门户。”

是时，有梵志名修跋，得五通，亦得诸禅，然满财长者所见贵重。时，修跋梵志而作是念：“我与长者别来日久，今可往相见。”是时，梵志入满富城，往诣长者家，问守门者曰：“长者今为所在？”

守门人报曰：“长者在楼上，极为愁忧，大不可言。”

时，梵志径上楼上，与长者相见。梵志问长者曰：“何故愁忧乃至于斯，无县官、盗贼、水、火灾变所侵扡乎？又非家中不和顺耶？”

长者报曰：“无有县官、盗贼之变，但小家中事缘不遂。”

梵志问曰：“愿闻其状，有何事缘？”

长者报曰：“昨日为儿娶妇，又犯国限，五亲被辱；请诸师在舍，将儿妇往礼拜而不从命。”

梵志修跋报曰：“此女家者，为在何国近远娉娶？”

长者曰：“此女舍卫城中阿那邠邸女。”

时，彼梵志修跋闻此语已，愕然惊怪，两手掩耳，而作是说：“咄！咄！长者，甚奇！甚特！此女乃能故在，又不自杀，不投楼下，甚是大幸。所以然者？此女所事之师，皆是梵行之人，今日现在，甚奇！甚特！”

长者曰：“我闻汝语，复欲嗤笑。所以然者？汝为外道异学，何故叹誉沙门释种子行？此女所事之师，有何威德？有何神变？”

梵志报言：“长者，欲闻此女师神德乎？我今粗说其原。”

长者曰：“愿闻其说！”

梵志报曰：“我昔日诣雪山北人间乞食，得食已，飞来诣阿耨达泉。时，彼天、龙、鬼、神遥见我来，皆护持刀剑而来向我，并语我言：‘修跋仙上，莫来止此泉边，莫污辱此泉。设不随我语者，正尔命根断坏！’我闻此语，即离彼泉不远而食。

“长者当知：此女所事之师，最小弟子名均头沙弥，然此沙弥亦至雪山北乞食，飞来诣阿耨达泉，叉手执冢间死人之衣，血垢污染。是时，阿耨达大神天、龙、鬼、神皆起前迎，恭敬问讯：‘善来！人师，可就此坐。’时，均头沙弥往至泉水之处。又复长者，当泉水中央有纯金之案。尔时，沙弥以此死人之衣，渍著水中；却后坐食，食竟，荡钵。在金案上结跏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便入初禅；从初禅起，入第二禅；从第二禅起，入第三禅；从第三禅起，入第四禅；从第四禅起，入空处；从空处起，入识处；从识处起，入不用处；从不用处起，入有想无想处；从有想无想处起，入灭尽三昧；从灭尽三昧起，入炎光三昧；从炎光三昧起，入水气三昧；从水气三昧起，入炎光三昧。次复入灭尽三昧，次复入有想无想三昧，次复入不用处三昧，次复入识处三昧，次复入空处三昧，次复入四禅，次复入三禅，次复入二禅，次复入初禅，从初禅起而浣死人之衣。是时，天、龙、鬼、神或与蹋衣者，或以洗者，或取水而饮者。尔时，浣衣已，举著空中而曝之。尔时，彼沙弥收摄衣已，便飞在空中，还归所在。

“长者当知：我尔时，遥见而不得近。此女所事之师，最小弟子有此神力，况复最大弟子有何可及乎？何况彼师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而可及乎？观此义已，而作是说：‘甚奇！甚特！此女乃能而不自杀，不断命根。’”

是时，长者语梵志曰：“我等可得见此女所事师乎？”

梵志报曰：“可还问此女。”

是时，长者问须摩提女曰：“吾今欲得见汝所事师，能使来不乎？”

时，女闻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而作是说：“愿时办具饮食，明日如来当来至此，及比丘僧。”

长者报曰：“汝今自请，吾不解法。”

是时，长者女沐浴身体，手执香炉，上高楼上，叉手向如来，而作是说：“惟愿世尊当善观察无能见顶者！然世尊无事不知，无事不察，女今在此困厄，惟愿世尊当善观察！”

又以此偈而叹曰：

“观世靡不周，佛眼之所察，

降鬼诸神王，及降鬼子母。

如彼啖人鬼，取人指作鬘，

后复欲害母，然佛取降之。

又在罗阅城，暴象欲来害，

且如自归命，诸天叹善哉！

复至马提国，复值恶龙王，

见密迹力士，而龙自归命。

诸变不可计，皆使立正道，

我今复值厄，惟愿尊屈神！”

尔时香如云，玄在虚空中，

遍满祇洹舍，住在如来前。

诸释虚空中，欢喜而作礼，

又见香在前，须摩提所请。

雨诸种种华，而不可计量，

悉满祇洹林，如来笑放光。

尔时，阿难见祇洹中有此妙香；见已，至世尊所；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“惟愿，世尊，此是何等香？遍满祇洹精舍中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香是佛使，满富城中须摩提女所请。汝今呼诸比丘，尽集一处而行筹，作是告敕：‘诸比丘有漏尽阿罗汉，得神足者，便取舍罗，明日当诣满富城中，受须摩提请。’”

阿难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是时，阿难受佛教已，即集诸比丘在普会讲堂，而作是念：“诸有得道罗汉者，便取舍罗。”当于尔时，众僧上座，名君头波汉，得须陀洹，结使未尽，不得神足。是时，上座而作是念：“我今大众之中最是上座，又结使未尽，未得神足，我明日不能得至满富城中食；然如来众中最下座者，名均头沙弥，此有神足，有大威力，得至彼受请，我今亦当往受彼请。”尔时，上座以心清净，居在学地而受舍罗。

尔时，世尊以天眼清净，见君头波汉居学地而受舍罗，即得无学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弟子中第一受舍罗者，君头波汉比丘是也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神足比丘——大目连、大迦葉、阿那律、离越、须菩提、优毗迦葉、摩诃迦匹那、尊者罗云、均利般特、均头沙弥：“汝等以神足先往至彼城中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是时，众僧使人，名曰乾荼，明日清旦，躬负大釜，飞在空中，往至彼城。

是时，彼长者及诸人民，上高楼上，欲覲世尊，遥见使人负釜而来。时，长者与女便说此偈：

“白衣而长发，露身如疾风，

又复负大釜，此是汝师耶？”

是时，女人复以偈报曰：

“此非尊弟子，如来之使人，

三道具五通，此人名乾荼。”

尔时，乾荼使人，绕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是时，均头沙弥化作五百华树，色若干种，皆悉敷茂，其色甚好，优钵莲华，如是之华不可计限，往至彼城。

是时，长者遥见沙弥来，复以此偈问女曰：

“此华若干种，尽在虚空中，

又有神足人，为是汝师乎？”

是时，女复以偈报曰：

“须跋前所说，泉上沙弥者，

师名舍利弗，是彼之弟子。”

是时，均头沙弥绕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是时，尊者般特化作五百头牛，衣毛皆青；在牛上结跏趺坐，往诣彼城。

是时，长者遥见，复以此偈问女曰：

“此诸大群牛，衣毛皆青色，

在上而独坐，此是汝师耶？”

女复以偈报曰：

“能化千比丘，在耆域园中，

心神极为朗，此名为般特。”

尔时，尊者周利般特绕彼城三匝已，往诣长者家。

尔时，罗云复化作五百孔雀，色若干种；在上结跏趺坐，往诣彼城。

长者见已，复以此偈问女曰：

“此五百孔雀，其色甚为妙，

如彼军大将，此是汝师耶？”

时，女复以此偈报曰：

“如来说禁戒，一切无所犯，

于戒能护戒，佛子罗云者。”

是时，罗云绕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是时，尊者迦匹那化作五百金翅鸟，极为勇猛；在上结跏趺坐，往诣彼城。

时，长者遥见已，复以此偈问女曰：

“五百金翅鸟，极为盛勇猛，

在上无所畏，此是汝师耶？”

时，女以偈报曰：

“能行出入息，回转心善行，

慧力极勇盛，此名迦匹那。”

时，尊者迦匹那绕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尔时，优毗迦葉化作五百龙，皆有七头；在上结跏趺坐，往诣彼城。

长者遥见已，复以偈问女曰：

“今此七头龙，威颜甚可畏，

来者不可计，此是汝师耶？”

时，女报曰：

“恒有千弟子，神足化毗沙，

优毗迦葉者，可谓此人是。”

时，优毗迦葉绕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是时，尊者须菩提化作琉璃山；入中结跏趺坐，往诣彼城。

尔时，长者遥见已，以偈问女曰：

“此山为极妙，尽作琉璃色，

今在窟中坐，此是汝师耶？”

时，女复以此偈报曰：

“由本布施报，今获此功德，

以成良福田，解空须菩提。”

尔时，须菩提绕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时，尊者大迦旃延复化作五百鹄，色皆纯白，往诣彼城。

是时，长者遥见已，以此偈问女曰：

“今此五百鹄，诸色皆纯白，

尽满虚空中，此是汝师耶？”

时，女复以此偈报曰：

“佛经之所说，分别其义句，

又演结使聚，此名迦旃延。”

是时，尊者大迦旃延绕彼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是时，离越化作五百虎；在上坐，而往诣彼城。

长者见已，以此偈问女曰：

“今此五百虎，衣毛甚悦泽，

又在上坐者，此是汝师耶？”

时，女以偈报曰：

“昔在祇洹寺，六年不移动，

坐禅最第一，此名离越者。”

是时，尊者离越绕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是时，尊者阿那律化作五百师子，极为勇猛；在上坐，往诣彼城。

是时，长者见已，以偈问女曰：

“此五百师子，勇猛甚可畏，

在上而坐者，此是汝师耶？”

时，女以偈报曰：

“生时天地动，珍宝出于地，

清净眼无垢，佛弟阿那律。”

是时，阿那律绕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是时，尊者大迦葉化作五百匹马，皆朱毛尾，金银校饰；在上而坐，并雨天华，往诣彼城。

长者遥见已，以偈问女曰：

“金马朱毛尾，其数有五百，

为是转轮王，为是汝师耶？”

女复以偈报曰：

“头陀行第一，恒愍贫穷者，

如来与半坐，最大迦葉是。”

是时，大迦葉绕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是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化作五百白象，皆有六牙，七处平整，金银校饰；在上坐而来，放大光明悉满世界；诣城，在虚空之中，作倡伎乐，不可称计，雨种种杂华；又虚空

之中，悬缯幡盖，极为奇妙。

尔时，长者遥见已，以偈问女曰：

“白象有六牙，在上如天王，

今闻伎乐音，是释迦文耶？”

时，女以偈报曰：

“在彼大山上，降伏难陀龙，

神足第一者，名曰大目连。

我师故未来，此是弟子众，

圣师今当来，光明靡不照！”

是时，尊者大目乾连绕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是时，世尊以知时到，被僧伽梨，在虚空中，去地七仞。是时，尊者阿若拘邻在如来右，舍利弗在如来左。尔时，阿难承佛威神，在如来后，而手执拂，千二百弟子前后围绕，如来最在中央，及诸神足弟子，阿若拘邻化作月天子，舍利弗化作日天子，诸余神足比丘，或化作释提桓因，或化作梵天者，或有化作提头赖吒，毗留勒形者，毗留博叉，或作毗沙门形者，领诸鬼神，或有作转轮圣王形者，或有入火光三昧，或有入水精三昧，或有放光者，或有放烟者，作种种神足。是时，梵天王在如来右，释提桓因在如来左，手执拂；密迹金刚力士在如来后，手执金刚杵；毗沙门天王手执七宝之盖，处虚空中，在如来上，恐有尘土坌如来身。是时，般遮旬手执琉璃琴，叹如来功德，及诸天神悉在虚空之中，作倡伎乐数千万种，雨天杂华散如来上。

是时，波斯匿王、阿那邠邸长者，及舍卫城内人民之类，皆见如来在虚空中，去地七仞；见已，皆怀欢喜，踊跃不能自胜。

是时，阿那邠邸长者便说此偈：

“如来实神妙，爱民如赤子，

快哉须摩提！当受如来法。”

尔时，波斯匿王及阿那邠邸长者散种种名香杂华。是时，世尊将诸比丘众，前后围绕，及诸神天不可称计，如似凤凰王在虚空中，往诣彼城。

是时，般遮旬以偈叹佛：

“诸生结永尽，意念不错乱，

以无尘垢碍，入彼旧邦土。

心性极清净，断魔邪恶念，

功德如大海，今入彼邦土。

颜貌甚殊特，诸使永不起，

为彼不自处，今入彼邦土。

以渡四流渊，脱于生老死，

以断有根原，今入彼邦土。”

是时，满财长者遥见世尊从远来，诸根澹怕，世之希有，净如天金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庄严其身，犹须弥山出众山上，亦如金聚放大光明。

是时，长者以偈问须摩提曰：

“此是日光耶？未曾见此容，

数千万亿光，未敢能熟视。”

是时，须摩提女长跪叉手向如来，以此偈报长者曰：

“非日非不日，而放千种光，

为一切众生，亦复是我师。

皆共叹如来，如前之所说，

今当获大果，勤加供养之。”

是时，满财长者右膝著地，复以偈叹如来曰：

“自归十力尊，圆光金色体，

天人所叹敬，今日自归命。

尊今是日王，如月星中明，

以度不度者，今日自归命。

尊如天帝像，如梵行慈心，

自脱脱众生，今日自归命。

天世人中尊，诸鬼神王上，

降伏诸外道，今日自归命。”

是时，须摩提女长跪叉手，叹世尊曰：

“自降能降他，自正能正人，

以度度人民，已解复脱人。

度垢使度垢，自照照群萌，

靡不有度者，除斗无斗讼。

极自净洁住，心意不倾动，

十力哀愍世，重自顶礼敬。

“有慈、悲、喜、护之心，具空、无相、愿，于欲界中最尊第一，天中之上七财具足，诸天人自然梵生，亦无与等，亦不可像貌，我今自归命！”

是时，六千梵志见世尊作如此神变，各各自相谓言：“我等可离此国，更适他土，此沙门瞿昙以降此国中人民。”是时，六千梵志寻出国去，更不复入国。犹如师子兽王，出于山谷，而观四方，复三鸣吼，方行所求。诸有兽虫之类各奔所趣，莫知所如，飞逝沉伏。若复有力神象闻师子声，各奔所趣，不能自安。所以然者？由师子兽王极有威神故。此亦如是，彼六千梵志闻世尊音响之声，各各驰走，不得自宁。所以然者？由沙门瞿昙有大威力故。

是时，世尊还舍神足，如常法则，入满富城中。是时，世尊足蹈门阈上。是时，天地大动，诸尊神天散华供养。是时，人民见世尊容貌，诸根寂静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而自庄严。人民之类便说此偈：

“二足尊极妙，梵志不敢当，

无故事梵志，失此人中尊。”

是时，世尊往诣长者家，就座而坐。尔时，彼国人民极为炽盛。时，长者家有八万四千人民之类，皆悉云集，欲坏长者房舍，见世尊及比丘僧。尔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“此人民之类必有所损，可作神力，使举国人民尽见我身及比丘僧。”尔时，世尊化长者屋舍作琉璃色，内外相视，如似观掌中珠。

尔时，须摩提女前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悲喜交集，便说此偈：

“一切智慧具，尽度一切法，

复断欲爱结，我今而自归。

宁使我父母，而毁我双目，

不来适此间，邪见五逆中。

宿作何恶缘，得来至此处？

如鸟入罗网，愿断此疑结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以偈报女曰：

“汝今快勿虑，澹怕自开意，

亦莫起想著，如来今当演。

汝本无罪缘，得来至此间，

愿誓之果报，欲度此众生。

今当拔根原，不堕三恶趣，

数千众生类，汝前当得度。

今日当净除，使得智慧明，

使天人民类，见汝如观珠。”

是时，须摩提女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是时，长者将已仆从，供给饮食，种种甘馔，见世尊食已讫，行清净水，更取一小座，在如来前坐；及诸营从及八万四千众各各次第坐；或有自称姓名而坐。

尔时，世尊渐与彼长者及八万四千人民之类说于妙论，所谓论者：戒论、施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漏为秽恶，出家为要。尔时，世尊以见长者及须摩提女，八万四千人民之类心开意解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普与此众生说之。彼各于坐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犹如极净白氎易染为色，此亦如是，满财长者、须摩提女，及八万四千人民之类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，无复狐疑，得无所畏，皆自归三尊，受持五戒。

是时，须摩提女即于佛前，而说此偈：

“如来耳清彻，闻我遇此苦，

降神至此已，诸人得法眼。”

尔时，世尊以说法讫，即从座起，还诣所在。

是时，诸比丘白佛言：“须摩提女本作何因缘，生富贵家？复作何因缘，堕此邪见之家？复作何善功德，今得法眼净？复作何功德，使八万四千人皆得法眼净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久远此贤劫中，有迦葉佛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在波罗柰国界于中游化，与大比丘众二万人俱。尔时，有王名曰哀愍，有女名须摩那。是时，此女极有敬心，向迦葉如来奉持禁戒，恒好布施，又四事供养。云何为四？一者、施，二者、爱敬，三者、利人，四者、等利。于迦葉如来所而诵法句，在高楼上高声诵习，普作此愿：‘恒有此四受之法，又于如来前而诵法句，其中设有毫厘之福者，所生之处不堕三恶趣，亦莫堕贫家，当来之世亦当复值如此之尊，使我莫转女人身，得法眼净。’

“是时，城中人民之类，闻王女作如此誓愿，皆共聚集，至王女所，而作是说：‘王女今日极为笃信，作诸功德，四事不乏，布施、兼爱、利人、等利。’复作誓愿：‘使当来之世值如此之尊，若为我说法，寻得法眼净。今日王女以作愿誓，并及我等国土人民同时得度。’尔时，王女报曰：‘我持此功德，并施汝等，设值如来说法者，同时得度。’

“汝等比丘岂有疑乎？莫作是观！尔时哀愍王，今须达长者是；尔时王女者，今须摩提女是也；尔时国土人民之类，今八万四千众是。由彼誓愿，今值我身，闻法得道，及彼人民之类尽得法眼净，此是其义，当念奉行。所以然者？此四事者最是福田，若有比丘亲近四事者，便获四谛，当求方便，成四事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三 增上品第三十一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生漏婆罗门往至世尊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婆罗门白世尊曰：“在闲居穴处，甚为苦哉！独处只步，用心甚难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梵志，如汝所言：‘闲居穴处，甚为苦哉！独处只步，用心甚难！’所以然者？我曩昔未成佛道时，为菩萨行，恒作是念：‘在闲静穴处，甚为苦哉！独处只步，用心甚难！’”

婆罗门白佛言：“若有族姓子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今沙门瞿昙最为上首，多所饶益，为彼萌类而作奖导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婆罗门，如汝所言：‘诸有族姓子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我最为上首，多所饶益，与彼萌类而作奖导。’设彼见我皆起惭愧，诣山泽之中闲静穴处。

“我尔时便作是念：‘诸有沙门、婆罗门身行不净，亲近闲居无人之处；身行不净，唐劳其功，不是真行，畏恶不善法。然我今日身行非为不净，亲近闲居之处；诸有身行不净，亲近闲静之处者，此非我之所有。所以然者？我今身行清净，诸阿罗汉身行清净者，乐闲居穴处，我最为上首。’如是，婆罗门，我自观身所行清净，乐闲居之处，倍复喜悦。

“我尔时便作是念：‘诸有沙门、婆罗门意行不清净，命不清净，亲近闲居无人之处，彼虽有此行，犹不真正，恶不善法彼皆悉备具，此非我有。所以然者？我今所行身、口、意、命清净。有沙门、婆罗门身、口、意、命清净，乐在闲居清净之处，彼则我所有。所以然者？我今所行身、口、意、命清净。诸有阿罗汉身、口、意、命清净者，乐在闲静之处，我最为上首。’如是，婆罗门，当我身、口、意、命清净，在闲静之处时，倍增喜悦。

“尔时，我便作是念：‘是谓沙门、婆罗门多所畏惧，处在闲静之处，尔时便畏惧恶不善法。然我今日永无所畏，在无人闲静之处，谓诸沙门、婆罗门有畏惧之心，在闲静处，谓彼非我有。所以然者？我今永无畏惧，在闲静之处而自游戏；诸有畏惧之心在闲居者，此非我有也。所以然者？我今已离苦患，不与此同也。’如是，婆罗门，我观此义已，无有恐怖，增于喜悦。

“诸有沙门、婆罗门毁彼自誉，虽在闲居之处，犹有不净之想。然我，梵志，亦非毁他，复非自誉；诸有自叹复毁他者，此非我有。所以然者？我今无有慢故，诸贤圣无有慢者，我最为上首。我观比义已，倍复喜悦。

“诸有沙门求于利养，不能自休，然我今日无有利养之求。所以然者？我今无求于人，亦自知足；然我知足之中，我最为上首。我观此义已，倍复欢喜。

“诸有沙门、婆罗门心怀懈怠，不勤精进亲近闲静之处，彼非我有。所以然者？我今有勇猛之心故，中不懈倦；诸有贤圣勇猛之心者，我最为上首也。我自观此义已，倍增欢喜。

“我尔时复作是念：‘诸有沙门、婆罗门多诸忘失，居在闲处，虽有此行，犹有恶不善法，然我今日无有诸忘失。设复，梵志，有忘失之人者，彼非我有；诸有贤圣之人不忘失者，我最为上首。’我今观此义已，在闲居处，倍增欢喜。

“尔时，我复作是念：‘诸有沙门、婆罗门意乱不定，彼便有恶不善法，与恶行共并。然我今日意终不乱，恒若一心；诸有乱意心不定者，彼非我有。所以然者？我恒一心，设有贤圣心一定者，我最为上首。’我今观此义已，虽居闲静之处，倍增欢喜。

“我尔时复作是念：‘诸有沙门、婆罗门愚痴暗冥，亦如群羊。彼人便有恶不善法，彼非我有；然我今日恒有智慧，无有愚痴，处在闲居。设有如此行者，彼非我有，我今智慧成就。诸有贤圣智慧成就者，我最为上首。’我今观此义已，虽在闲居，倍增欢喜。

“我当在闲居之中时，设使树木摧折、鸟兽驰走，尔时我作是念：‘此是大畏之林。’尔时复作是念：‘设使畏怖来者，当求方便，不复使来。若我经行有畏怖来者，尔时我亦不坐卧，要除畏怖，然后乃坐。设我住时有畏怖来者，尔时我亦非经行，亦复不坐，要使除其畏怖，然后乃坐。设我坐时有畏怖来者，尔时我不经行，要除畏怖，然后乃坐。若我卧时有畏怖来者，尔时我亦非经行，亦复不坐，要使除其畏怖，然后乃卧。’

“梵志当知：诸有沙门、婆罗门日夜之中不解道法，我今说彼人极为愚惑。然我，梵志，日夜之中解于道法，加有勇猛之心，亦不虚妄，意不错乱，恒若一心，无贪欲想，有觉、有观，念持喜、乐，游于初禅；是谓，梵志，是我初心于现法中而自娱乐。若除有觉、有观，内有欢喜，兼有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定念喜，游于二禅；是谓，梵志，第二之心于现法中而得欢乐。我自观知内无念欲，觉身快乐，诸贤圣所希望，护念欢乐，游于三禅；是谓，梵志，第三之心。若复苦乐已除，无复忧喜，无苦无乐，护念清净，游于四禅；是谓，梵志，第四增上之心，而自觉知游于心意。

“当我在闲居之时，有此四增上之心。我以此三昧之心，清净无瑕秽，亦无结使，得无所畏，自识宿命无数劫事。尔时，我忆宿命之事，一生、二生、三生、四生、五生、十生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百生、千生，成败之劫，皆悉分别：‘我曾生彼，字某、名某，食如是之食，受如是苦乐，从彼终而此间生，死此生彼。’因缘本末，皆悉明了。

“梵志当知：我初夜时而得初明，除其无明，无复暗冥，心乐闲居而自觉知。复以三昧心无瑕秽，亦无结使，心意在定，得无所畏。复知众生生者、死者，我复以天眼观众生类，生者、死者，善色、恶色，善趣、恶趣，若好、若丑，随行善恶，皆悉分别。诸有众生身行恶，口行恶，意行恶，诽谤贤圣，恒怀邪见，与邪见相应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诸有众生身行善行，口修善行，意修善行，不诽谤贤圣，恒修正见，与正见相应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复以天眼清净无瑕秽，观众生类，生者、死者，善色、恶

色，善趣、恶趣，若好、若丑，随其行本，皆悉知之。

“梵志当知：若中夜时得第二明，无复暗冥，而自觉知乐于闲居。我复以三昧心清净无瑕秽，亦无结使，心意得定，得无所畏，得尽漏心，亦知此苦如实不虚。当我尔时得此心时，欲漏、有漏、无明漏心得解脱；已得解脱，便得解脱智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

“是谓，梵志，我后夜时得第三明，无复暗冥。云何，梵志，颇有此心：如来有欲心、瞋恚心、愚痴心，未尽在闲居之处？梵志，莫作是观！所以然者？如来今日诸漏永除，恒乐闲居，不在人间，然我今日观此二义已，乐闲居之处。云何为二？又自游闲居之处，兼度众生，不可称计。”

尔时，生漏梵志白佛言：“以为众生愍度一切。”梵志复白佛言：“止！止！世尊，所说过多，犹如偻者得伸，迷者得道，盲者得眼目，在暗见明；如是，沙门瞿昙无数方便而为说法。我今归佛、法、众，自今以后受持五戒，不复杀生，为优婆塞。”

尔时，生漏梵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拘深瞿师园中——过去四佛所居之处。

尔时，王优填及五百女人、舍弥夫人等，欲诣园观游戏。当于尔时，舍卫城中有一比丘，便作是念：“与世尊别久，欲往礼敬、承受、问讯。”尔时，彼比丘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；食后，除去衣钵坐具，又以神足飞在虚空，往诣拘深园中。尔时，彼比丘还舍神足，往诣林中，在一闲静之处，结跏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。

尔时，舍弥夫人将五百女人等，往到此林。是时，舍弥夫人遥见比丘以道神足在树下坐，见已，往至比丘前，头面礼足，在前叉手而住；及五百夫人皆悉头面礼足，亦复叉手而围绕之。

尔时，优填王遥见五百女人叉手，绕此比丘而住，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“此中必当有群鹿！若当有杂兽，必然不疑。”尔时，王乘马急走，往诣女人聚中。

是时，舍弥夫人遥见王来，便作是念：“此优填王极为凶恶，备能取此比丘害之。”是时，夫人举右手白王曰：“大王当知：此是比丘，勿复惊怖！”

是时，王即下马舍弓，来至比丘所，谓比丘言：“比丘，与我说法。”

是时，彼比丘即举眼仰观王，默然不语。

尔时，王复语比丘曰：“速与我说法！”

尔时，比丘复举眼仰观王已，默然不语。

是时，王复作是念：“我今可问禅中间事：若当与我说者，当供养之，尽其形寿，施与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；设不与我说者，当取杀之！”尔时，王复语比丘言：“比丘，与我说法。”尔时，彼比丘亦默然不对。

尔时，树神即知其心，便遥化作鹿群，欲乱王耳目，使起异想。是时，王遥见鹿已，便作是念：“今且舍此沙门，沙门竟当何所至凑！”即乘马往射群鹿。

是时，夫人白道人曰：“比丘，今为所诣？”

比丘曰：“欲至四佛住处往觐世尊。”

夫人白言：“比丘，今正是时，速往所在，勿复住此，为王所害者，罪王甚重。”

是时，彼比丘即从座起，收摄衣钵，飞在虚空，远逝而去。是时，夫人见道人在虚空中高飞而去，便遥语王曰：“惟愿大王观此比丘有大神足，今在虚空踊没自在。今此比丘尚有此力，何况释迦文佛而可及乎？”

是时，彼比丘到瞿师园中，还舍神足，以常凡法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问比丘曰：“云何，比丘，在舍卫城劳于夏坐乎？随时乞食不亦倦耶？”

比丘曰：“我在舍卫城实无所倦。”

佛语比丘：“今日何故来至此间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故来觐尊，问讯起居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见我及见此四佛住处耶？汝今得脱王手甚为大奇，汝何为不与王说法？又复优填王作是言：‘比丘，今当为我说法，汝今何故不为我说法？’若当比丘与王说法者，优填王极怀欢喜，已有欢喜，尽其形寿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。”

是时，比丘白佛言：“时，王欲问禅中间事，是故不报此义耳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比丘，何故不与王说禅中间事？”

比丘报曰：“优填王用此禅为？本怀凶暴，无有慈心，杀害众生不可称计，与欲相应，三毒炽盛，没在深渊，不睹正法，习惑无知，诸恶普集，行于骄慢，依王力势，贪著财宝，轻慢世人，盲无有眼，此人复用禅为？夫禅定法，诸法中妙，难可觉知，无有形相，非心所测，此非常人所及，乃是智者所知。以是之故，不与王说法。”

是时，世尊告曰：“若有朽故之衣，要须浣之乃净。极盛欲心，要当观不净之想，然后乃除。若瞋恚盛者，以慈心除之。愚痴之暗，以十二缘法然后除尽。比丘，何故不

与优填王说法？设当与说法者，王极欢喜，正使极盛之火犹可灭之，何况人哉？”尔时，彼比丘默然不语。

尔时，佛告比丘：“如来处世，甚奇！甚特！设天、龙、鬼、神、乾沓恕问如来义者，吾当与说之；若使国王、大臣、人民之类问如来义者，亦当与说之；若刹利四姓来问义者，亦当与说之。所以然者？今日如来得四无所畏，说法无有怯弱；亦得四禅，于中自在，兼得四神足，不可称计，行四等心。是故如来说法无有怯弱，非罗汉、辟支佛所能及也，是故如来说法亦无有难。汝今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行四等心：慈、悲、喜、护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

“所以然者？若比丘所为众生善知识，遇及一切父母知亲，尽当以四事教令知法。云何为四？一者、当恭敬于佛，是时如来者，至真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度人无量；当求于法，修行正真之法，除秽恶之行，此是智者之所修行；复当方便供养众僧，如来众者，恒共和合，无有诤讼，法成就、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说知见成就，所谓四双八辈、十二贤士，此是如来圣众，可尊、可贵，世间无上福田；复当劝助使行贤圣法、律，无染无污，寂静无为。若有比丘欲行道者，普共行此四事之法。所以然者？法之恭养三尊，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事行迹。云何为四？有乐行迹所行愚惑，此名初行迹；复有乐行迹所行速疾；复有苦行迹所行愚惑；复有苦行迹所行速疾。

“彼云何名为乐行迹所行愚惑？或有一人贪欲炽盛，瞋恚、愚痴炽盛，所行甚苦，不与行本相应，彼人五根愚暗，亦不捷疾。云何为五？所谓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若以愚意求三昧尽有漏者，是谓名为乐行迹钝根得道者也。

“彼云何名为乐根行迹速疾？或有一人无欲．无淫；然于贪欲恒自偏少不殷勤，为瞋恚、愚痴极为减少，五根捷疾，无有放逸。云何为五？所谓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是谓五根。然得五根，成于三昧，尽有漏，成无漏，是谓名为利根行于道迹也。

“彼云何名为苦行迹行于愚惑？或有一人淫意偏多，瞋恚、愚痴炽盛。彼以此法而自娱乐，尽有漏，成无漏，是谓名为苦行迹钝根者也。

“云何苦行迹行于速疾？于是，或一有人少欲、少淫，无有瞋恚，亦不起想行此三法。尔时，有此五根，无有缺漏。云何为五？所谓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是谓为五。彼以此法得三昧，尽有漏，成无漏，是谓苦行迹利根者也。

“是谓比丘有此四行迹，当求方便，舍前三行迹，后一行者当共奉行。所以然者？苦行迹三昧者难得，以得便成道，久存于世。所以然者？不可以乐求乐，由苦然后成道。是故，诸比丘，恒以方便，成此行迹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四梵志皆得五通，修行善法，普集一处，作是论议：“此伺命来时不避豪强，各共隐藏，使伺命不知来处。”

尔时，一梵志飞在空中，欲得免死，然不免其死，即在空中而命终。第二梵志复入大海水底，欲得免死，即于彼命终。彼第三梵志欲得免死，入须弥山腹中，复于中死。彼第四梵志入地至金刚际，欲得免死，复即彼而命终。

尔时，世尊以天眼观见四梵志，各各避死，普共命终。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非空非海中，非入山石间，

无有地方所，脱之不受死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是，比丘，有梵志四人集在一处，欲得免死，各归所奔，故不免死。一人在空，一人入海水，一人入山腹中，一人入地，皆共同死。是故，诸比丘，欲得免死者，当思惟四法本。云何为四？一切行无常，是谓初法本，当念修行；一切行苦，是谓第二法本，当共思惟；一切法无我，此第三法本，当共思惟；灭尽为涅槃，是谓第四法本，当共思惟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共思惟此四法本。所以然者？便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愁、忧、苦、恼，此是苦之元本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成此四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三十三天有四园观，诸天于中而自娱乐，五乐自娱。云何为四？难檀槃那园观、粗涩园观、昼夜园观、杂种园观。然四园之内有四浴池：极冷浴池、香味浴池、轻便浴池、清彻浴池。云何为四？一者、难陀浴池，二名、难陀顶浴池，三名、苏摩浴池，四名、欢悦浴池。比丘当知：四园之内有此四浴池，令人身体香洁

，无有尘垢。

“何以故名为难檀槃那园？若三十三天入难檀槃那园已，心性喜悦，不能自胜，于中而自娱乐，故名为难檀槃那园。

“复以何故名为粗涩园观？若三十三天入此园中已，身体极粗。犹如冬时以香涂身，身体极粗；此亦如是，若三十三天入此园中已，身体极粗，不与常同。以是之故，名为粗涩园观。

“复以何故名为昼夜之园？若使三十三天入此园中已，尔时诸天颜色各异，作若干种形体。犹如妇女著种种衣裳，不与本形同；此亦如是，若三十三天入此园中已，作若干种色，不与本同。以是故，名为昼夜之园。

“复以何故名为杂种之园？尔时，最尊之天及中天、下天，入此园已，皆同一类。设复最下之天不得入余三园中，犹如转轮圣王所入之园，余王不复得入园中浴洗，人民之类正可得遥见耳！此亦如是，若最尊神天所入园中浴洗，余小天不复得入。是故名为杂种浴池。

“复以何故名为难陀浴池？若三十三天入此池中已，极怀欢悦，是故名为难陀浴池。

“复以何故名为难陀顶浴池？若三十三天入此池中已，两两捉手摩其顶而浴洗，正使天女亦复如是，以是之故，名为难陀顶浴池。

“复以何故名为苏摩浴池？若三十三天入此池中已，尔时诸天颜貌，尽同人色，无有若干，是故名为苏摩浴池。

“复以何故名为欢悦浴池？若三十三天入此池中已，尽无骄慢上下之想，望意偏少，尔时尽同一心而浴洗，故名为欢悦浴池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因缘，便有此之名。

“今如来正法之中亦复如是，有四园之名。云何为四？一者、慈园，二者、悲园，三者、喜园，四者、护园。是谓，比丘，如来正法之中有此四园。

“复以何故名为慈园？比丘当知：由此慈园生梵天上，从梵天终，当生豪尊之家，饶财多宝，恒有五乐自娱，未曾离目，以是之故，名为慈园。

“复以何故名为悲园？比丘当知：若能亲近悲解脱心，生梵光音天；若来生人中，生豪族家，无有瞋恚，亦饶财多宝，故名为悲园。

“复以何故名为喜园？若能亲近喜园者，生光音天；若来生人间，国王家生，恒怀欢喜，故名为喜园。

“复以何故名为护园？若有人亲近护者，生无想天，寿八万四千劫；若复来生人中，当生中国家，亦无瞋恚，恒护一切非法之行，以是故名为护园。

“比丘当知：如来正法之中有此四园，使诸声闻得游戏其中。然如来此四园之中有四浴池，使我声闻于中洗浴而自游戏，尽有漏，成无漏，无复尘垢。云何为四？一名、有觉有观浴池，二名、无觉无观浴池，三名、护念浴池，四名、不苦不乐浴池。

“以何等故名为有觉有观浴池？若有比丘得初禅已，于诸法中恒有觉、观，思惟诸法，除去结缠，永无有余，以是之故，名为有觉有观。

“复以何故名为无觉无观浴池？若有比丘得二禅已，灭有觉、有观，以禅为食，以是故名之为无觉无观。

“复以何故名为护念浴池？若比丘得三禅已，灭有觉、有观，无觉、无观，恒护念三禅，以是之故，名为护念浴池。

“复以何故名为不苦不乐浴池？若有比丘得四禅已，亦不念乐，复不念苦，亦不念过去当来之法，但用心于现在法中，以是之故，名为不苦不乐浴池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如来正法之中有此四浴池，使我声闻于中洗浴，灭二十一结，度生死海，入涅槃城。是故，诸比丘，若欲度此生死海者，当求方便，灭二十一结，入涅槃城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犹如四大毒蛇极为凶暴，举著一函中。若有人从四方来，欲令活、不求死，欲求乐、不求苦，不愚不暗，心意不乱，无所系属。是时，若王、若王大臣唤此人而告之曰：‘今有四大毒蛇极为凶暴，汝今当随时将养，沐浴令净，随时饮食，无令使乏。今正是时，可往施行。’是时，彼人心怀恐惧，不敢直前，便舍驰走，莫知所凑。复重告彼人作是语：‘今使五人皆持刀剑而随汝后，其有获汝者，当断其命，不足稽迟！’

“是时，彼人畏四大毒蛇，复畏五人捉持刀剑者，驰走东西，不知如何？复告彼人曰：‘今复使六怨家使随汝后，其有得者，当断其命；欲所为者，可时办之。’是时，彼人畏四大毒蛇，复畏五人持刀杖者，复畏六怨家，便驰走东西。彼人若见空墟之中，欲入中藏，若值空舍，若破墙间无坚牢处，若见空器，尽无所有。若复有人与此人亲友，欲令免济，便告之曰：‘此间空闲之处多诸贼寇，欲所为者，今可随意。’

“是时，彼人复畏四大毒蛇，复畏五人持刀杖者，复畏六怨家，复畏空墟村中，便驰走东西。彼人前行，若见大水极深且广，亦无人民及桥梁可度得至彼岸，然复彼人所立之处多诸恶贼。是时，彼人作是思惟：‘此水极为深广，饶诸贼寇，当云何得度彼岸？我今可集聚材木草蓑作筏，依此筏从此岸得至彼岸。’是时，彼人便集薪草作筏已，即得至彼岸，志不移动。

“诸比丘当知：我今作喻，当念解之。说此义时，为有何义？言四毒蛇者，即四大是也。云何为四大？所谓地种、水种、火种、风种，是谓四大。五人持刀剑者，此是五盛阴也。云何为五？所谓色阴、痛阴、想阴、行阴、识阴是也。六怨家者，欲爱是也。空村者，内六入是也。云何为六？所谓六入者：眼入、耳入、鼻入、口入、身入、意入。

“若有智慧者而观眼时，尽空无所有，亦不牢固；若复观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时，尽空无所有，皆虚、皆寂，亦不牢固。云水者，四流是也。云何为四？所谓欲流、有流、见流、无明流。大筏者，贤圣八品道是也。云何为八？正见、正治、正语、正方便、正业、正命、正念、正定，是谓贤圣八品道也。水中求度者，善权方便精进之力也。此岸者，身邪也；彼岸者，灭身邪也。此岸者，阿阇世国界也；彼岸者，毗沙王国界也。此岸者，波旬国界也；彼岸者，如来之境界也。”

是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舍卫城中有一优婆塞，而命终还生舍卫城中大长者家，最大夫人妊身。尔时，世尊以天眼观，清净无瑕秽，见此优婆塞生舍卫城中最富长者家。即于其日，复有梵志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，尔时世尊亦以天眼观。复即以其日，阿那邠邸长者命终，生善处天上，是时世尊亦以天眼观。即以其日，有一比丘而取灭度，世尊亦以天眼观见。

尔时，世尊见此四事已，便说斯偈：

“若人受胞胎，恶行入地狱，

善者生天上，无漏入涅槃。

贤者今受胎，梵志入地狱，

须达生天上，比丘取灭度。”

是时，世尊从静室起，诣普集讲堂而就坐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今有四事，若人能修行者，身坏命终，得生人中。云何为四？所谓身、口、意、命清净无瑕秽者，若

命终时得生人中。

“若复，比丘，更有四法，有人习行者，入地狱中。云何为四？所谓身、口、意、命不清净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四法，若有人亲近者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复有四法，习修行者，生善处天上。云何为四？惠施、仁爱、利人、等利。是谓，比丘，有人行此法者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更有四法，若有人此法者，身坏命终，尽有漏，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云何为四？有觉有观禅、无觉无观禅、护念禅、苦乐灭禅，是谓比丘有四事法。若有人习行者，尽有漏，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若有姓姓子、四部之众，欲生人中者，当求方便，行身、口、意、命清净；若得生天上者，亦当求方便，行四恩；若得尽有漏，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亦当求方便，行四禅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毗舍离城外林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昔未成佛道时，尔时依彼大畏山而住。是时彼山，其有欲心、无欲心入中者衣毛皆竖。若复极盛热时，野马纵横，露其形体而坐，夜便入深林中。若复极寒之日，风雨交流，昼便入林中，夜便露坐。

“我尔时，正能诵一偈，昔所未闻，昔所未见也：

“‘澹淡夜安，大畏山中，

露其形体，是我誓愿。’

“若我至冢间，取彼死人之衣，而覆形体。尔时，若案吒村人来取木支，著我耳中，或著鼻中，或有唾者，或有溺者，或以土坌其身上；然我尔时，终不起意，向彼人民。尔时，有此护心。尔时，有牛畜之处，设见犊子屎，便取食之；若无犊子屎者，便取大牛屎食之。尔时，食此之食，我复作是念：‘今用食为？乃可终日不食。’时我以生此念，诸天便来到我所，而作是言：‘汝今勿复断食；若当断食者，我当以甘露精气相益，使存其命。’尔时，我复作是念：‘今以断食，何缘复使诸天送甘露与我？今身将有虚诈。’是时，我复作是念：‘今可食麻米之余。’

“尔时，日食一麻一米，形体劣弱，骸骨相连，顶上生疮，皮肉自堕。犹如败坏瓠卢，亦不成就我头；尔时亦复如是，顶上生疮，皮肉自堕，皆由不食故也。亦如深水之中，星宿现中；尔时我眼亦复如是，皆由不食故。犹如故车败坏；我身亦复如是，皆悉败毁，不可承顺。亦如骆驼脚迹；两尻亦复如是，若我以手按摩腹时便值脊骨，若按脊时复值腹皮。身体羸弱者，皆由不食故。

“我尔时，复以一麻一米，以此为食，竟无所益，亦复不得上尊之法。若我意中欲大小便者，即便倒地，不能自起居。是时，诸天见已，便作是说：‘此沙门瞿昙以取灭度。’或复有诸天，而作是说：‘此沙门未命终，今必命终。’或复有诸天，而作是说：‘此沙门亦非命终，此沙门实是阿罗汉，夫罗汉之法有此苦行。’

“我尔时，犹有神识，知外来机趣。时，我复作是念：‘今可入无息禅中。’便入无息禅中，数出入息，我今以数出入息，觉知有气从耳中出，是时风声如似雷鸣。尔时，复作是念：‘我今闭口塞耳，使息不出。’息以不出，是时内气便从手脚中出，正使气不得从耳、鼻、口出，尔时内声如似雷吼，我尔时亦复如是，是时神识犹随身回。

“是时，复作是念：‘我宜更入无息禅中。’是时，尽寒诸孔之息，我以塞诸出入息。是时，便患头额痛，如似有人以钻钻头，我亦如是极苦头痛。尔时，我故有神识，尔时我复作是念：‘我今更可坐禅，息气不得出入。’尔时，我便塞出入息，是时诸息尽集腹中。尔时，息转时极为少类。犹如屠牛之家，以刀杀牛；我亦如是，极患苦痛。亦如两健人共执一劣人于火上炙，极患疼痛，不可堪忍；我亦如是，此苦疼痛不可具陈。尔时，我犹有神识存。当我尔时坐禅之日，形体不作人色；其中有人见已，而作是说：‘此沙门颜色极黑。’有人见已，而作是说：‘此沙门颜色似终。’比丘当知：我六年之中作此苦行，不得上尊之法。

“尔时，我作是念：‘今日可食一果。’尔时我便食一果。当我食一果之日，身形萎弱，不能自起居，如年百二十，骨节离散，不能扶持。比丘当知：尔时一果者，如似今日小枣耳！尔时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此非成道之本，故当更有余道。’尔时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自忆昔日，在父王树下无淫、无欲，除去恶不善法，游于初禅；无觉、无观，游于二禅，护念清净，无有众想，游于三禅；无复苦乐，意念清净，游于四禅。此或能是道，我今当求此道。’

“我六年之中勤苦求道而不克获；或卧荆棘之上；或卧板木铁钉之上；或悬鸟身体远地，两脚在上而头首向地；或交脚蹲踞；或养长须发，未曾剪除；或日暴火炙；或盛冬坐冰，身体没水；或寂寞不语；或时一食，或时二食，或时三食、四食，乃至七食；或食菜果，或食稻麻，或食草根，或食木实，或食华香，或食种种果蓏；或时裸形，或

时著弊坏之衣，或著莎草之衣，或著毛毳之衣；或时以人发覆形，或时养发，或时取他发益戴。如是，比丘，吾昔苦行乃至于斯，然不获四法之本。云何为四？所谓贤圣戒律难晓难知，贤圣智慧难晓难知，贤圣解脱难晓难知，贤圣三昧难晓难知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四法，吾昔苦行不获此要。

“尔时，我复作是念：‘吾今要当求无上之道。何者是无上之道？所谓向四法是也——贤圣戒律、贤圣三昧、贤圣智慧、贤圣解脱。’尔时，我复作是念：‘不可以此羸劣之体，求于上尊之道。多少食精微之气，长育身体，气力炽盛，然后得修行道。’当食精微之气，时五比丘舍我还退：‘此沙门瞿昙性行错乱，以舍真法而就邪业。’

“当我尔时，即从座起，东向经行。是时，我复作是念：‘过去久远恒沙诸佛，成道之处为在何所？’是时，虚空神天住在上，而语我曰：‘贤士当知：过去恒沙诸佛世尊，坐于道树清凉荫下而得成佛。’时，我复作是念：‘为坐何处得成佛道？坐耶？立耶？’是时，诸天复来告我，而作是说：‘过去恒沙诸佛世尊，坐于草褥，然后成佛。’

“是时，去我不远，有吉祥梵志在侧刈草，即往至彼，问：‘汝是何人？为名何等？为有姓耶？’梵志报曰：‘我名吉祥，其姓弗星。’我尔时语彼人曰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如是姓字，世之希有；姓名不虚，必成其号，当使现世吉无不利，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永使除尽。汝姓弗星，与我共同。吾今欲有所求，见惠少草。’吉祥问曰：‘瞿昙，今日用斯草为？’尔时，我报吉祥曰：‘吾欲敷树王下求于四法。云何为四？所谓贤圣戒律、贤圣三昧、贤圣智慧、贤圣解脱。’

“比丘当知：尔时，吉祥躬自执草诣树王所。吾即坐其上，正身正意，结跏趺坐，系念在前。尔时，贪欲意解，除诸恶法，有觉、有观，游志初禅；有觉、有观除尽，游志二、三禅；护念清净，忧喜除尽，游志四禅。我尔时以清净之心，除诸结使，得无所畏，自识宿命无数来变。我便自忆无数世事，或一生、二生、三、四、五生、十生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百生、千生、百千万生，成劫、败劫、无数成劫、无数败劫、无数成败之劫，我曾死此生彼，从彼命终而来生此，原其本末因缘所从，忆如此无数世事。

“我复以天眼清净无瑕秽，观众生类生者、终者，善趣、恶趣、善色、恶色，若好、若丑，随其行本，皆悉知之。或有众生身修恶行，口修恶行，意修恶行，诽谤贤圣，造邪业本，与邪见相应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或有众生之类，身、口、意行善，不诽谤贤圣，与正见相应，身坏命终，生于人间，是谓此众生身、口、意行无有邪业。我以三昧之心清净无瑕秽，有漏尽，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

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即成无上正真之道。

“若使比丘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明了诸趣，然此趣原本吾昔未始不行，除一净居天上不来此世；或复沙门、婆罗门当可所生之处，然我不生者，则非其宜，已生净居天，不复来此世间。卿等以得贤圣戒律，我亦得之；贤圣三昧，卿等亦得，我亦得之；贤圣智慧，卿等亦得，我亦得之；贤圣解脱，卿等亦得，我亦得之；贤圣解脱知见，卿等亦得，我亦得之；以断胞胎之根，生死永尽，更不复受胞胎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成就四法。所以然者？若比丘得此四法者，成道不难，如我今日成无上正真之道，皆由四法而得成果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久远，三十三天释提桓因及将诸玉女，诣难檀槃那园游。

“是时，有一天人便说此偈：

“‘不见难檀园，则不知有乐，

诸天之所居，无有过是者。’

“是时，更有天语彼天言：‘汝今无智，不能分别正理：忧苦之物，反言是乐；无牢之物，而言是牢；无常之物，反言是常；不坚要之物，复言坚要。所以然者？汝竟不闻如来说偈乎？

“‘一切行无常，生者必有死，

不生必不死，此灭最为乐。’

“‘彼有此义，又有此偈，云何方言此处最为乐耶？

“‘汝今当知：如来亦说有四流法，若一切众生没在此流者，终不得道。云何为四？所谓欲流、有流、见流、无明流。

“‘云何名为欲流？所谓五欲是也。云何为五？所谓若眼见色起眼识想，若耳闻声起识想，若鼻嗅香起识想，若舌知味起识想，若身知细滑起识想；是谓名为欲流。

“‘云何名为有流？所谓有者，三有是也。云何为三？所谓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是谓名为有流也。

“‘云何名为见流？所谓见流者；世有常、无常；世有边见、无边见；彼身彼命、非身非命；有如来死无如来死，若有如来死若无如来死，亦非有如来死，亦非无如来死，是谓名为见流。

“‘彼云何无明流？所谓无明者，无知、无信、无见，心意贪欲，恒有希望，及其五盖；贪欲盖、瞋恚盖、睡眠盖、调戏盖、疑盖。若复不知苦、不知集、不知尽、不知道，是谓名为无明流。天子当知：如来说此四流，若有人没在此者，亦不能得道。’

“是时，彼天闻此语已，犹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从三十三天没，来至我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彼天而白我言：‘善哉！世尊，快说此语！如来乃说四流。若凡夫之人不闻此四流者，则不获四乐。云何为四？所谓休息乐、正觉乐、沙门乐、涅槃乐。若凡夫之人不知此四流者，不获此四乐。’作是语已，我复告曰：‘如是，天子，如汝所言，若不觉此四流，则不觉此四乐。’

“我时与彼天人渐渐共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漏为大患，出要为乐。尔时，天人以发欢喜之心；是时，我便广演说四流之法，及说四乐。尔时，彼天专心一意，思惟此法已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我今亦说此四法、四乐，便得四谛之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修无常想，当广布无常想。已修无常想，广布无常想，断欲界爱、色爱、无色爱，尽断无明，尽断骄慢。犹如燎烧草木，皆悉除尽；此亦如是，若修无常想，尽除断一切诸结。所以然者？往昔久远有一天子，将五百玉女前后导从，出游难檀槃那园中戏庐，转诣迦尼树下五欲自娱乐。时，彼天子登树游戏，心意错乱，并复采华，即便堕树而命终，生此舍卫城中大长者家。是时，五百玉女椎胸唤呼，不能自胜。

“我尔时，以天眼观见天子，而命终生舍卫城中大长者家，经八、九月，便生男儿，端正无双，如桃华色。是时，长者子渐渐长大，父母便求妇处。取妇未久便复命终，生大海中，作龙蛇形。是时，彼长者居门大小，追慕号哭，痛毒伤心。是时，彼龙复为金翅鸟所食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是时，诸龙女追慕情切，实不可言！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彼天采华时，心意乱不宁，

犹水飘村落，悉没不得济。

是时玉女众，围绕而啼哭，

颜貌极端正，爱华而命终。

人中亦啼哭，失我穷肠子，

寻腹取命终，无常之所坏。

龙女随后追，诸龙皆共集，

七头极勇猛，金翅之所害。

诸天亦愁忧，人中亦复尔，

龙女亦愁忧，地狱受苦痛。

四谛之妙法，如实而不知，

有生亦有死，不脱长流海。

是故当起想，修诸清净法，

必当离苦恼，更不受有患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常当修行无常想，广布无常想，便断色爱、无色爱，亦断骄慢无明，永尽无余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目连弟子、阿难弟子二人共谈：“我等二人同声经呗，谁者为胜？”

是时，众多比丘闻此二人各各共论，闻已，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众多比丘白世尊言：“今有二人共论：‘我等二人共诵经呗，何者为妙？’”

尔时，世尊告一比丘：“汝往呼此二比丘使来。”

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比丘从佛受教，即往至彼二人所，语彼二人曰：“世尊唤卿！”

是时，二人闻比丘语已，即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

尔时，世尊告二人曰：“汝等愚人实有此语：‘我等共诵经呗，何者为妙？’”

二人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等颇闻我说此法共竞诤乎？如此之法，何异梵志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不闻如来而说此法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由来不与诸比丘而说此法，当诤胜负耶？然我今日所说法，欲有降伏，有所教化。若有比丘受法之时，当念思惟四缘之法，意与契经、阿毗昙、律共相应不？设共相应者，当念奉行！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多诵无益事，此法非为妙，

犹算牛头数，非此沙门要。

若少多诵习，于法而行法，

此法极为上，可谓沙门法。

虽诵千章，不义何益？

不如一句，闻可得道。

虽诵千言，不义何益？

不如一义，闻可得道。

千千为敌，一夫胜之，

未若自胜，已忍者上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自今以后，未复诤讼，有胜负心。所以然者？念当降伏一切人民。若复比丘有胜负心，共诤讼心而共竞者，即以法、律治彼。比丘，以是之故，当自修行！”

是故，二比丘闻佛此语已，即从座起，礼世尊足，而求悔过：“自今已后，更不复为，惟愿世尊受其悔过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大法之中快得改过，自知有诤竞之心，听汝悔过。诸比丘，更莫复尔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上、坐、行迹，无常、园观池，

无漏、无息禅，四乐、无诤讼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四 善聚品第三十二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善聚，汝等善思念之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彼云何名为善聚？所谓五根是也。云何为五？所谓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五根。若有比丘修行五根者，便成须陀洹，得不退转法，必成至道；转进其行成斯陀含，而来此世，尽其苦际；转进其道，成阿那含，不复来此世，即复取般涅槃；转进其行，有漏尽，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自身作证而自游戏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

“言善聚者，即五根是也。所以然者？此最大聚，众聚中妙。若不行此法者，则不成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，及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也。若得此五根者，便有四果、三乘之道。言善聚者，此五根为上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行此五根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不善之聚，汝等当善思念之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彼云何名为不善聚？所谓五盖。云何为五？贪欲盖、瞋恚盖、睡眠盖、调戏盖、疑盖，是谓名为五盖。欲知不善聚者，此名为五盖。所以然者？比丘当知：若有此五盖，便有畜生、饿鬼、地狱之分，诸不善法皆由此起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灭贪欲盖、瞋恚盖、睡眠盖、调戏盖、疑盖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承事礼佛有五事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一者、端正，二者、好声，三者、多财饶宝，四者、生长者家，五者、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所以然者？如来无与等也！如来有信、有戒、有闻、有慧、有善色成就，是故成就五功德。

“复以何因缘礼佛而得端正？以见佛形像已，发欢喜心，以此因缘而得端正。复以何因缘得好音声？以见如来形像已，三自称号：南无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以此因缘得好音声。复以何因缘多财饶宝？缘彼见如来而作大施，散华、燃灯，及余所施之物，以此因缘获大财宝。复以何因缘生长者家？若见如来形已，心无染著，右膝著地，长跪叉

手，至心礼佛，以此因缘生长者家。复以何因缘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？诸佛世尊常法：诸有众生，以五事因缘礼如来者，便生善处天上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五因缘礼佛功德。是故，诸比丘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礼佛者，当求方便，成此五功德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犹如屋舍有两门相对，有人在中住，复有人在上住，观其下出入行来皆悉知见；我亦如是，以天眼观众生之类，生者、终者，善趣、恶趣，善色、恶色，若好、若丑，随行所种，皆悉知之。

“若复有众生，身行善，口行善，意行善，不诽谤贤圣，行等见法，与等见相应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，是谓名众生行善。若复有众生，行此善法，不造恶行，身坏命终，来生人中。若复有众生，身、口、意行恶，造不善行，命终之后，生饿鬼中。或复有众生，身、口、意行恶，诽谤贤圣与邪见相应，命终之后，生畜生中。或复有众生，身、口、意行恶，造不善行，诽谤贤圣，命终之后，生地狱中。

“是时，狱卒将此罪人示阎罗王，并作是说：‘大王当知：此人前世身意行恶，作诸恶行已，生此地狱中。大王，当观此人以何罪治？’是时，阎罗王渐与彼人私问其罪，告彼人曰：‘云何，男子，汝本前世为人身时，不见人有生者得作人身，处胎之时极为困厄，痛实难处，及其长大，将养乳哺，沐浴身体耶？’是时，罪人报曰：‘实见，大王，’阎罗王曰：‘云何，男子，汝自不知生法之要行耶？身、口、意法修诸善趣。’罪人报曰：‘如是，大王，如大王教，但为愚惑，不别善行。’阎罗王曰：‘如卿所说，其事不异，亦复知卿不作身、口、意行，但为今日，当究汝放逸罪行。非父母为，亦非国王、大臣之所为也，本自作罪，今自受报。’

“是时，阎罗王先问其罪，约敕治之。次复第二天使问彼人曰：‘汝本为人时，不见老人形体极劣，行步苦竭，衣裳垢坌，进止战掉，气息呻吟，无复少壮之心？’是时，罪人报曰：‘如是，大王，我已见之。’阎罗王报曰：‘汝当自知：我今亦有此形老之法，为老所厌，当修其善行。’罪人报曰：‘如是，大王，尔时实不信之。’阎罗王报曰：‘我实知之，汝不作身、口、意行，今当治汝罪，使后不犯。汝所作恶，非父母为，亦非国王、大臣、人民所造，汝今自造其罪，当自受报。’

“是时，阎罗王以此第二天使约敕已，复以第三天使告彼人曰：‘汝前身作人时，不见有病人乎？卧在屎尿之上，不能自起居。’罪人报曰：‘如是，大王，我实见之。

’阎罗王曰：‘云何，男子，汝不自知：我亦当有此病，不免此患？’罪人报曰：‘实尔，大王，我实不见之。’阎罗王曰：‘我亦知之，愚惑不解，我今当处汝罪，使后不犯此之罪行。非父、非母为，亦非国王、大臣之所造作。’

“是时，阎罗王以此教敕已，复以第四天使告彼人曰：‘云何，男子，身如枯木，风去火歇而无情想，五亲围绕而号哭？’罪人报曰：‘如是，大王，我已见之。’阎罗王曰：‘汝何故不作是念：我亦当不免此死。’罪人报曰：‘实尔，大王，我实不觉。’阎罗王曰：‘我亦信汝不觉此法，今当治汝，使后不犯。此不善之罪，非父、非母为，亦非国王、大臣、人民所造，汝本自作，今自受罪。’

“是时，阎罗王复以第五天使告彼人曰：‘汝本为人时，不见有贼穿墙破舍，取他财宝，或以火烧，或道路隐藏。设当为国王所擒得者，或截手足，或取杀之，或闭著牢狱，或反缚诣市，或使负沙石，或取倒悬，或攒箭射，或以融铜而灌其身，或以火炙，或剥其皮还使食之，或开其腹以草搭之，或以汤中煮之，或以刀斫轮轹其头，或以象脚蹈杀，或著标头乃至于死？’罪人报曰：‘我实见之。’阎罗王曰：‘汝何故私盗他物？情知有事，何为犯之？’‘如是，大王，我实愚惑。’阎罗王曰：‘我亦信汝所言，今当治汝罪，使后不犯。此之罪者，非父母为，亦非国王、大臣、人民所为，自作其罪，还自受报。’

“是时，阎罗王以问罪已，便敕狱卒：‘速将此人往著狱中！’是时，狱卒受王教令，将此罪人往著狱中。地狱左侧极为火燃，铁城、铁廓，地亦铁作；有四城门极为臭处，如似屎尿所见染污；刀山、剑树围绕四面，复以铁疏笼而覆其上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四壁四城门，广长实为牢，

铁笼之所覆，求出无有期。

彼时铁地上，火燃极为炽，

壁方百由旬，洞燃一种色。

中央有四柱，睹之实恐畏，

及其剑树上，铁嘴乌所止。

臭处实难居，睹之衣毛竖，

种种之畏器，鬲子有十六。

“比丘当知：是时，狱卒以若干苦痛打此人，若彼罪人举脚著狱中时，血肉斯尽，唯有骨在。是时，狱卒将此罪人，复以利斧斫其形体，苦痛难计，求死不得。要当罪灭之后，尔乃得脱；彼于人间所作罪业，要使除尽，后乃得出。

“是时，彼狱卒将此罪人，缘刀剑树，或上或下。是时，罪人以在树上，便为此铁嘴乌所食，或啄其头，取脑食之；或取手脚，打骨取髓。然罪未毕，若罪毕者，然后乃出。

“是时，狱卒取彼罪人使抱热铜柱坐。前世时，喜淫泆故，故致此罪；为罪所追，终不得脱。是时，狱卒从脚跟拔筋，乃至项中而前挽之；或使车载，或进、或退不得自在，其中受苦不可称计。要当使罪灭，然后乃出。

“是时，狱卒取彼罪人，著火山上，驱使上下。是时，极为烂尽，然后乃出。是时，罪人由此因缘求死不得。要当使罪除尽，然后乃出。

“是时，狱卒复取罪人，拔其舌掷著背后，于中受苦不可称计，求死不得。是时，狱卒复取罪人著刀山上，或断其脚，或断其头，或断其手。要当使罪灭，然后乃出。

“是时，狱卒复以热大铁叶覆罪人身，如生时著衣，当时苦痛毒为难处，皆由贪欲之故，故致斯罪。是时，狱卒复使罪人，五种作役，驱令偃卧，取其铁钉钉其手足，复以一钉而钉其心，于中受斯苦痛，实不可言。要当使罪灭，然后乃出。

“是时，狱卒复取罪人，颠倒其身，举著镬中。时，身至下皆悉烂尽，若还至上亦复烂尽，若至四边亦复烂尽，酸楚毒痛不可称计。现亦烂，不现亦烂，犹如大釜而煮小豆，或上或下，今此罪人亦复如是，现亦烂，不现亦烂，于中受苦不可称计。要当受罪毕，然后乃出。

“比丘当知：或复有时彼地狱中，经历数年，东门乃开。是时，罪人复往趣门，门自然闭。是时，彼人皆悉倒地，于中受苦不可具称。或时，各各自称怨责：‘我由汝等，不得出门。’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愚者常喜悦，亦如光音天；

智者常怀忧，如似狱中囚。

“是时，大地狱中经历百千万岁，北门复开。是时，罪人复向北门，门便复闭。要当使罪灭，然后乃出。是时，彼罪人复经数百万岁，乃复得出，人中所作罪，要当使毕。是时，狱卒复取罪人，以铁斧斫罪人身，经尔许之罪，使令更之。要当使罪苦毕尽，

然后乃出。

“比丘当知：或复有时彼东门复更一开。是时，彼众生复诣东门，门复自闭而不得出；设复得出，外复有大山，而往趣之，彼入山中，为两山所压，犹如压麻油，于中受苦不可称计。要当苦尽，然后乃出。

“尔时，彼罪人转得前进，复值热灰地狱，纵广数千万由旬，于中受苦不可称计。要当毕其罪原，然后乃出。

“转复前进，次有刀刺地狱。是时，罪人复入此刀刺地狱中，便有大风起，坏此罪人身体筋骨，于中受苦不可称计。要当罪灭，然后乃出。

“次复有大热灰地狱。是时，罪人复入此大热灰地狱中，形体融烂，受苦无量。要当使罪灭，然后乃出。

“是时，罪人虽得出此热灰地狱，复值刀剑地狱，纵广数千万里。是时，罪人入此刀剑地狱中，于中受苦不可称计。要当使罪灭，然后乃出。

“次复，有沸屎地狱，中有细虫，入骨彻髓，食此罪人。虽得出此地狱，前值狱卒。是时，狱卒问罪人曰：‘卿等欲何所至？为从何来？’罪人报曰：‘我等不知所从来处，亦复不知当何所至，但我等今日极为饥困，意欲须食。’狱卒报曰：‘我等当相供给。’是时，狱卒取罪人仰卧，取大热铁丸，使罪人吞之，然罪人受苦不可称计。是时，热铁丸从口下过，肠胃烂尽，受苦难量。要当使罪灭，然后乃出。

“然彼罪人不堪受此苦痛，还复入热屎地狱、刀剑地狱、大热灰地狱，还来经尔许地狱。是时，彼众生不堪受苦，还回头至热屎地狱中。是时，狱卒语彼众生曰：‘卿等欲何所至？为从何来？’罪人报曰：‘我等不能自知为从何所来，今复不知当何所至。’狱卒问曰：‘今须何物？’罪人报曰：‘我等极渴，欲须水饮。’是时，狱卒取罪人仰卧，融铜灌口，使令下过，于中受罪不可具计。要当使罪灭，然后乃出。是时，彼人不堪受此苦，还入沸屎地狱、剑树地狱、热灰地狱，还入大地狱中。

“比丘当知：尔时，罪人苦痛，难可称计。设彼罪人眼见色者，心不爱乐；设复耳闻声、鼻嗅香、舌知味、身更细滑、意知法，皆起瞋恚。所以然者？由本不作善行之报，恒作恶业，故致斯罪。

“是时，阎罗王敕彼罪人曰：‘卿等不得善利，昔在人中受人中福，身、口、意行不与相应，亦不惠施、仁爱、利人、等利，以是之故，今受此苦。此之恶行，非父母为，亦非国王、大臣之所为也。诸有众生身、口、意清净，无有沾污，如似光音天；诸有众生作诸恶行，如似地狱中。卿等身、口、意不净，故致斯罪。’

“比丘当知：阎罗王便作是说：‘我当何日脱此苦难，于人中生？已得人身，便得出家，剃除须发，著三法衣，出家学道。’阎罗王尚作是念，何况汝等今得人身，得作沙门！是故，诸比丘，常当念行身、口、意行，无令有缺；当灭五结，修行五根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东苑鹿母园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是时，世尊七月十五日于露野地敷座，诸比丘僧前后围绕。佛告阿难曰：“汝今于露地速击揵椎，所以然者？今七月十五日是受岁之日。”

是时，尊者阿难右膝著地，长跪叉手，便说此偈：

“净眼无与等，无事而不练，

智慧无染著，何等名受岁？”

尔时，世尊复以偈报阿难曰：

“受岁三业净，身口意所作，

两两比丘对，自陈所作短。

还自称名字，今日众受岁，

我亦净意受，惟愿原其过！”

尔时，阿难复以偈问其义曰：

“过去恒沙佛，辟支及声闻，

尽是诸佛法，独是释迦文？”

尔时，佛复以偈报阿难曰：

“恒沙过去佛，弟子清净心，

皆是诸佛法，非今释迦文。

辟支无此法，无岁无弟子，

独逝无伴侣，不与他说法。

当来佛世尊，恒沙不可计，

彼亦受此岁，如今瞿昙法。”

是时，尊者阿难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升讲堂，手执揵椎，并作是说：“我今击此如来信鼓，诸有如来弟子众者，尽当普集。”

尔时，复说此偈：

“降伏魔力怨，除结无有余，

露地击揵椎，比丘闻当集。

诸欲闻法人，度流生死海，

闻此妙响音，尽当云集此。”

尔时，尊者阿难已击揵椎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，白世尊言：“今正是时，惟愿世尊何所敕使！”

是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“汝随次坐，如来自当知时。”是时，世尊坐于草座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尽当坐于草座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时，诸比丘各坐草座。

是时，世尊默然观诸比丘已，便敕诸比丘：“我今欲受岁，我无过咎于众人乎？又不犯身、口、意？”如来说此语已，诸比丘默然不对。是时，复再三告诸比丘：“我今欲受岁，然我无过于众人乎？”

是时，尊者舍利弗即从座起，长跪叉手，白世尊言：“诸比丘众观察如来，无身、口、意过。所以然者？世尊今日不度者度，不脱者脱，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，无救者为作救护，盲者作眼目，为病者作大医王，三界独尊，无能及者，最尊、最上。未起道意者使发道意，众人未寤尊令寤之，未闻法者使令闻之，为迷者作径路，恒以正法；以此事缘，如来无咎于众人，亦无身、口、意过。”

是时，舍利弗白世尊言：“我今向如来自陈，然无咎于如来及比丘僧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，舍利弗，都无身、口、意所作非行。所以然者？汝今智慧无能及者，种种智慧、无量智慧、无边之智、无与等智、疾智、捷智、甚深之智、平等之智，少欲知足，乐静之处，多诸方便，念不错乱，总持三昧，根原具足：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，勇悍能忍，所说无恶，不为非法，心性庠序，不行卒暴。犹如转轮圣王最大太子，当绍王位，转于法轮；舍利弗亦如是，转于无上法轮，诸天、世人及龙、鬼、魔若魔天本所不转。汝今所说，常如法义，未曾违理。”

是时，舍利弗白佛言：“此五百比丘尽当受岁，此五百人尽无咎于如来乎？

世尊告曰：“亦不责此五百比丘身、口、意行。所以然者？此舍利弗大众之中极为清净，无有瑕秽。今此众中最小下坐，得须陀洹道，必当上及不退转法；以是之故，我不怨责此众。”

尔时，多耆奢在此众中，即从座起，前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白世尊言：“我今堪任欲有所论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欲有所说，今正是时。”

多耆奢即于佛前叹佛及比丘僧，而说此偈：

“十五清净日，五百比丘集，

诸结缚悉解，无爱更不生。

转轮大圣王，群臣所围绕，

普遍诸世界，天上及世间。

大将人中尊，为人作导师，

弟子乐徒从，三达六通彻。

皆是真佛子，无有尘垢者，

能断欲爱刺，今日自归命。”

尔时，世尊可多耆奢所说。是时，多耆奢作是念：“如来今日可我所说。”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从座起，礼佛却退，还就本位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声闻中第一造偈弟子，所谓多耆奢比丘是。所说无疑难，亦是多耆奢比丘是也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三十三天有一天子，身形有五死瑞应。云何为五？一者、华冠自萎，二者、衣裳垢坌，三者、腋下流汗，四者、不乐本位，五者、玉女违叛。尔时，彼天子愁忧苦恼，捶胸叹息。

时，释提桓因闻此天子愁忧苦恼，捶胸叹息，便敕一天子：“此何等音声，乃彻此闻？”

彼天子报言：“天子当知：今有一天子，命将欲终，有五死瑞应：一者、华冠自萎，二者、衣裳垢坌，三者、腋下流汗，四者、不乐本位，五者、玉女违叛。”

尔时，释提桓因往至彼欲终天子所，语彼天子言：“汝今何故愁忧苦恼，乃至于斯？”

天子报言：“尊者因提，那得不愁忧苦恼？命将欲终，有五死怪：华冠自萎，衣裳垢腻，腋下流汗，不乐本处，玉女违叛。今此七宝宫殿悉当忘失，及五百玉女亦当星散，我所食甘露者今无气味。”

是时，释提桓因语彼天子言：“汝岂不闻如来说偈乎？

“一切行无常，生者必有死，

不生则不死，此灭为最乐。

“汝今何故愁忧乃至于斯！一切行无常之物，欲使有常者，此事不然。”

天子报言：“云何，天帝，我那得不愁忧？我今天身清净无瑕秽，光喻日月，靡所不照；舍此身已，当生罗阅城中猪腹中生，生恒食屎，死时为刀所割。”

是时，释提桓因语彼天子言：“汝今可自归佛、法、众，若当尔时，便不堕三恶趣。”

是时，天子报言：“岂当以归三尊，不堕三恶趣乎？”

释提桓因曰：“如是，天子，其有自归三尊者，终不堕三恶趣也。如来亦说此偈：

“诸有自归佛，不堕三恶趣，

尽漏处天人，便当至涅槃。”

尔时，彼天问释提桓因：“今如来竟为所在？”

释提桓因曰：“今如来在摩竭国罗阅城中，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”

天子报言：“我今无有此力，可得至彼觐省如来。”

释提桓因报言：“天子当知：右膝著地，长跪叉手，向下方界，而作是说：‘惟愿世尊善观察之，今在垂穷之地，愿矜愍之！今自归三尊，如来无所著。’”

是时，彼天子随释提桓因言，即便长跪向下方，自称姓名，自归佛、法、众，尽其形寿为真佛子，非用天子。如是，至三说此语已，不复处猪胎，乃当更生长者家。

是时，彼天见此缘已，即向释提桓因而说此偈：

“善缘非恶缘，为法非为财，

导引以正道，此者尊所叹。

蒙尊不堕恶，猪胎甚难因，

自察生长者，因彼当见佛。”

是时，天子随时寿长短，生罗阅城中大长者家。是时，长者妇自知有娠。十月欲满，生一男儿，端正无双，世之希有。是时，释提桓因以知此儿向十岁，数数往告：“汝可忆本所作缘本，自言：‘我当因彼见佛。’今正是时，可见世尊。若不往者，后必有悔！”

是时，尊者舍利弗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罗阅城乞食，渐渐往至彼长者家，在门外静然而住。

尔时，长者子见舍利弗著衣持钵，容貌殊特；见已，便彼至舍利弗前，而作是说：“汝今是谁？为谁弟子？为行何法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我师出释种，于中出家学道。师名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恒从彼受法。”

是时，小儿即向舍利弗，而说此偈：

“尊今静然立，持钵容貌整，

今欲求何等？与谁在此住？”

是时，舍利弗复以偈报曰：

“我今不求财，非食非服饰，

故来为汝故，善察听我语。

忆汝本所说，天上言誓时，

人中当见佛，故来相告耳！

诸佛出兴难，说法亦复然，

人身不可获，亦如优昙华。

汝今随我来，俱覲如来容，

必当为汝说，至要之善趣。”

是时，长者子闻舍利弗语已，即往至父母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是时，长者子白父母言：“惟愿听许，至世尊所，承事礼敬，问讯康强！”

父母报曰：“今正是时。”

长者子即集香华及好白氎，共尊者舍利弗，相随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

尔时，舍利弗白世尊言：“此长者子居此罗阅城中，不识三尊。惟愿世尊善与说法，令得度脱！”

是时，长者子遥见世尊威容端正，诸根寂静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庄严其身，亦如须弥山王，面如日月，视之无厌，前进礼足，在一面住。尔时，长者子即以香华散如来上，复以新白氎奉上如来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

是时，世尊渐与说法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不净，漏为是大患，出家为要。是时，世尊以知小儿心开意解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是时世尊尽与彼长者子说。

是时，长者子即于座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，无复瑕秽。是时，长者子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白世尊言：“惟愿世尊听使出家，得作沙门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夫为道者，不辞父母，不得作沙门。”

是时，长者子白世尊言：“要当使父母听许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今正是时。”

尔时，长者子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还至所在，白父母言：“惟愿听许，得作沙门。”

父母报言：“我等今日唯有一子，然家中生业饶财多宝，行沙门法，甚为不易。”

长者子报言：“如来出世，亿劫乃有，甚不可遇，时时乃出耳！亦如优昙钵华时时乃有耳！如来亦复如是，亿劫乃出耳！”

是时，长者子父母各共叹息而作是言：“今正是时，随汝所宜。”

是时，长者子头面礼足，便辞而去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彼长者子白世尊言：“父母见听，惟愿世尊听使作道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舍利弗：“汝今度此长者子使作沙门。”

舍利弗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尔时，舍利弗从佛受教，度作沙弥，日日教诲。

是时，彼沙弥在闲静处而自克修，所以族姓子出家学道，剃除须发，修无上梵行者，欲得离苦。是时，沙弥即成阿罗汉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白世尊言：“我今已见佛闻法，都无有疑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云何见佛闻法而无狐疑？”

沙弥白佛言：“色者无常，无常者即是苦，苦者是无我，无我者即是空，空者非有、非不有，亦复无我，如是智者所觉知；痛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无常者是苦，苦者无我，无我者是空，空者非有、非不有，此智者所觉知。此五盛阴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、非有，多诸苦恼，不可疗治，恒在臭处，不可久保。悉观无有我，今日观察此法，便为见如来已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沙弥，即听汝为大沙门。”

尔时，彼沙弥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尊者那罗陀在波罗梨国长者竹林中。

尔时，文荼王第一夫人而取命终，王甚爱敬念，未曾去怀。是时，有一人至王所，而白王言：“大王当知：第一夫人今已命终。”

是时，王闻夫人无常，即怀愁忧，告来人曰：“汝速舆夫人死尸，著麻油中，使我见之。”

是时，彼人受王教命，即往持夫人身，著麻油中。

尔时，王闻夫人逝丧，极怀愁恼，不食不饮，复不持法，不理王事。

是时，左右有一人名曰善念，恒与大王执剑，白大王曰：“大王当知：此国界中有沙门，名那罗陀，得阿罗汉，有大神足，博识多知，无事不练，辩才勇慧，语常含笑。愿王当往至彼，听其说法；若王闻法，无复愁忧苦恼。”

王报之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说此语。汝今，善念，先往语彼沙门。所以然者？夫转轮圣王欲有所至，先当遣人，不先遣信而至者，此事不然。”

时，善念报曰：“如大王教！”即受王教，往至长者竹园中，至那罗陀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善念白尊者那罗陀言：“尊当知之：大王夫人今已命终，缘此苦恼，不食不饮，亦复不治王法、国事。今欲来觐省尊颜，惟愿善与说法，使王无复愁苦！”

那罗陀报言：“欲来者，今正是时。”

是时，善念已闻教令，即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，往至王所，而白王言：“已语沙门，王宜知之。”

是时，即敕善念：“汝速严驾宝羽之车，吾今欲往与沙门相见。”

是时，善念即严驾宝羽之车，前白王言：“严驾已办，王知是时。”

是时，王乘宝羽之车，出城诣那罗陀所，步入长者竹园中。夫人王法，除五威容，舍著一面，至那罗陀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那罗陀告王曰：“大王当知：梦幻之法起于愁忧，泡沫之法及以雪揣而起愁忧，亦复不可以华法之想起于愁忧。所以然者？今有五事最不可得，是如来之所说也。云何为五？夫物应尽，欲使不尽者，此不可得；夫物应灭，欲使不灭者，此不可得；夫老之法，欲使不老者，此不可得；复次，病法，欲使不病者，此不可得；复次，死法，欲使不死者，此不可得。是谓，大王，此有五事最不可得，是如来之所说。”

尔时，那罗陀便说此偈：

“不以愁忧恼，而获其福佑，

设有怀愁忧，外境得其便。

若使有智者，终不思惟是，

外敌便有愁，而不得其便。

威仪礼节具，好施无吝心，

当求此方便，使获其大利。

设使不可得，我及彼众人，

无愁便无患，行报知如何！

“又大王当知：应失之物便失之，已失便愁、忧、苦、恼，痛不可言，‘我所爱者今日已失’。是谓失物便失之，于中起愁、忧、苦、恼，痛不可言。是谓，大王，第一愁刺，染著心意。凡夫之人有此法，不知生、老、病、死之所来处。

“又复闻贤圣弟子所应失物便失之，是时彼人不起愁、忧、苦、恼，当作是学：‘我今所失非独一己，余人亦有此法。设我于中起愁忧者，此非其宜。或能使亲族起愁忧，怨家欢喜，食不消化，即当成病，身体烦热，由此缘本，便致命终。’尔时，便能除去忧畏之刺，便脱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无复灾患苦恼之法。

“复次，大王，应灭之物便灭之，已灭便愁、忧、苦、恼，痛不可言，‘我所爱者今日已灭’。是谓灭物便灭之，于中起愁、忧、苦、恼，痛不可言。是谓，大王，第二愁刺，染著心意。凡夫之人有此法，不知生、老、病、死之所来处。

“又复闻贤圣弟子所应灭物便灭之，是时彼人不起愁、忧、苦、恼，当作是学：‘我今所灭非独一已，余人亦有此法。设我于中起愁忧者，此非其宜。或能使亲族起忧，怨家欢喜，食不消化，即当成病，身体烦热，由此缘本，便致命终。’尔时，便能除去忧畏之刺，便脱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无复灾患苦恼之法。

“复次，大王，应老之物便老，已老便愁、忧、苦、恼，痛不可言，‘我所爱者今日已老’。是谓老物便老，于中起忧、愁、苦、恼，痛不可言。是谓，大王，第三愁忧之刺，染著心意。凡夫之人有此法，不知生、老、病、死之所来处。

又复闻贤圣弟子所应老物便老，是时彼人不起愁、忧、苦、恼，当作是学：‘我今所老非独一已，余人亦有此法。设我于中起愁忧者，此非其宜。或能使亲族起忧，怨家欢喜，食不消化，即当成病，身体烦热，由此缘本，便致命终。’尔时，便能除去忧畏之刺，脱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无复灾患苦恼之法。

“次复，大王，应病之物便病，已病便愁、忧、苦、恼，痛不可言，‘我所爱者今日以病’。是谓病物便病，于中起愁、忧、苦、恼，痛不可言。是谓，大王，第四愁忧之刺，染著心意。凡夫之人有此法，不知生、老、病、死之所来处。

“又复闻贤圣弟子所应病物便病，是谓彼人不起愁、忧、苦、恼，当作是学：‘我今所病非独一已，余人亦有此法。设我于中起愁忧者，此非其宜。或能使亲族起忧，怨家欢喜，食不消化，即当成病，身体烦热，由此缘本，便致命终。’尔时，便能除去愁畏之刺，脱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无复灾患苦恼之法。

“复次，大王，应死之物便死，已死是谓死物，于中起愁、忧、苦、恼，痛不可言。是谓，大王，第五愁忧之刺，染著心意。凡夫之人有此法，不知生、老、病、死之所来处。

“又复闻贤圣弟子所应死者便死，是时彼人不起忧、愁、苦恼，当作是学：‘我今死者非独一已，余人亦有此法。我设于中起愁忧者，此非其宜。或能使亲族起忧，怨家欢喜，食不消化，即当成病，身体烦热，由此缘本，便致命终。’尔时，便能除去愁畏之刺，脱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无复灾患苦恼之法。”

是时，大王白尊者那罗陀曰：“此名何法？当云何奉行？”

那罗陀言：“此经名曰除忧之患，当念奉行！”

时，王报言：“实如所说，除去愁忧。所以然者？我闻此法已，所有愁苦今日永除。若尊者有所教敕者，数至宫中，当相供给，使国土人民长受福无穷。惟愿尊者广演此法，永存于世，使四部之众长夜安隐。我今自归尊者那罗陀。”

那罗陀曰：“大王，莫自归我，当自归于佛。”

时，王问曰：“今佛在何处？”

那罗陀曰：“大王当知：迦毗罗卫大国，转轮圣王种出于释姓，彼王有子，名曰悉达，出家学道，今自致成佛，号释迦文，当自归彼。”

大王复问：“今在何方？去此几所？”

那罗陀曰：“如来已取涅槃。”

大王曰：“如来取灭度何其速疾？若当在世者，经数千万由旬，当往觐省。”

是时，即从座起，长跪叉手，而作是说：“我自归如来、法及比丘僧，尽形寿听为优婆塞，不复杀生。国事猥多，今欲还宫。”

那罗陀曰：“今正是时。”是时，王从座起，礼足绕三匝而去。

尔时，文荼王闻那罗陀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疾病之人成就五法，不得时差，恒在床褥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病人不择饮食，不随时而食，不亲近医药，多忧喜瞋，不起慈心向瞻病人。是谓，比丘，疾病之人成就此五法，不得时差。

“若复病人成就五法，便得时差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病人选择而食，随时而食，亲近医药，不怀愁忧，咸起慈心向瞻病人。是谓，比丘，病人成就此五法，便得时差。

“如是，比丘，前五法者当念舍离，后五法者当共奉行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瞻病人成就五法，不得时差，恒在床褥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瞻病之人不别良药；懈怠无勇猛心；常喜瞋恚，亦好睡眠；但贪食故瞻视病人，不以法供养故；亦不与病人语谈往返。是谓，比丘，若瞻病之人成就此五法者，不得时差。

“若复，比丘，瞻病之人成就五法，便得时差，不著床褥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瞻病之人分别良医；亦不懈怠，先起后卧；恒喜言谈，少于睡眠；以法供养，不贪饮食；堪任与病人说法。是谓，比丘，瞻病之人成就此五法者，便得时差。

“是故，比丘，若瞻病人时，当舍前五法，就后五法，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毗舍离猕猴林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师子大将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佛告师子：“云何，师子，家中恒布施乎？”

师子白佛言：“常于四城门外及都市，随时布施，不令有缺，须食给食，衣裳、香华、车马、坐具，随彼所须，皆令给与。”

佛告师子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乃能惠施，不怀吝想。施主檀越随时惠施，有五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檀越施主名闻四远，众人叹誉：‘某甲村落有檀越施主，恒喜接纳沙门、婆罗门，随所给与，不令有乏。’是谓，师子，檀越施主获此第一之德。

“复次，师子，檀越施主若至沙门、刹利、婆罗门、长者众中，不怀惭愧，亦无所畏，犹如师子兽王，在群鹿中亦无畏难。是谓，师子，檀越施主获此第二之德。

“复次，师子，檀越施主众人敬仰，见者欢悦，如子见父，瞻视无厌。是谓，师子，檀越施主获此第三之德。

“复次，师子，檀越施主命终之后，当生二处，或生天上，或生人中；在天为天所敬，在人为人尊贵。是谓，师子，檀越施主获此第四之德。

“复次，师子，檀越施主智慧远出众人上，现身尽漏，不经后世。是谓，师子，檀越施主获此第五之德。夫人惠施有五德，恒随己身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“心常喜惠施，功德具足成，

在众无疑难，亦复无所畏。

智者当惠施，初无变悔心，

在三十三天，玉女而围绕。

“所以尔者？师子当知：檀越施主生二善处，现身尽漏，至无为处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施为后世粮，要至究竟处，

善神常将护，亦复致欢喜。

“所以然者？师子当知：布施之时，恒怀欢悦，身意牢固，诸善功德皆悉具足，得三昧意，亦不错乱，如实而知之。云何如实而知？苦谛如实而知，苦集、苦尽、苦出要如实而知。是故，师子，当求方便，随时惠施，若欲得声闻道．辟支佛道，皆悉如意。如是，师子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师子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檀越施主惠施之日，得五事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一者、施命，二者、施色，三者、施安，四者、施力，五者、施辩，是谓为五。复次，檀越施主施命之时，欲得长寿；施色之时，欲得端正；施安之时，欲得无病；施力之时，欲令无能胜；施辩之时，欲得无上正真之辩。比丘当知：檀越施主惠施之日，有此五功德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此偈：

“施命、色及安，力、辩为第五，

五功德已备，后受无穷福。

智者常念施，除去贪欲心，

今身有名誉，生天亦复然。

“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得五功德者，当行此五事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应时之施有五事。云何为五？一者、施远来人，二者、施远去人，三者、施病人，四者、俭时施，五者、若初得新果瓜、若谷食，先施与持戒精进人，然后自食。是谓，比丘，应时之施，有此五事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智者应时施，信心不断绝，

于此快受乐，生天众德备。

随时念惠施，受福如响应，

永已无短乏，所生常富贵。

施为众行具，得至无上位，

亿施不起想，欢喜遂增益。

心中生此念，乱意永无余，

觉知身安乐，心便得解脱。

是故有智人，不问男与女，

当行此五施，无失方便宜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行此五事者，当念随时施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善、不善、礼佛，天使、岁、五瑞，

文荼、亲、瞻病，五施、随时施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五 五王品第三十三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五大国王波斯匿为首，集在园观之中，各作此论：云何为五王？所谓波斯匿王、毗沙王、优填王、恶生王、优陀延王。

尔时，五王集在一处，各作此论：“诸贤当知：如来说此五欲。云何为五？若眼见色甚爱敬念，世人所希望；若耳闻声、鼻嗅香、舌知味、身知细滑。如来说此五欲，此五欲中何者最妙？为眼见色妙耶？为耳闻声妙耶？为鼻嗅香妙耶？为舌知味妙耶？为身知细滑妙耶？此五事何者为最妙？”

其中或有国王而作是说：“色最为妙。”或有作是论：“声最为妙。”或有作是论：“香最为胜。”或有作是论：“味最为妙。”或有作是论：“细滑为最胜。”

是时，言色妙者，优陀延王之所说也。言声妙者，优填王之所论也。言香妙者，恶生王之所论也。言味妙者，波斯匿王之所论也。言细滑妙者，毗沙王之所论也。是时，五王各相谓言：“我等共论此五欲，然复不知何者为妙？”

是时，波斯匿王语四王曰：“今如来近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我等尽共至世尊所，问斯义。若世尊有所教敕，当共奉行。”

是时，诸王闻波斯匿王语已，便共相将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波斯匿王以所共论五欲者，具白如来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五王曰：“诸王所论各随时宜，所以然者？夫人性行染著色者，睹无厌足，此人于色最妙、最上，无复过者。尔时，彼人不著声、香、味、细滑之法，五欲之中色为最妙。

“若复有人性行著声，彼闻声已，极怀欢喜而无厌足，此人于声最妙、最上，五欲之中声最为妙。

“若复有人性行著香，彼闻香已，极怀欢喜而无厌足，此人于香最妙、最上，五欲之中香最为妙。

“若复有人性行著味，彼知味已，极怀欢喜而无厌足，此人于味最妙、最上，五欲之中味最为妙。

“若复有人性行著细滑，彼得细滑已，极怀欢喜而无厌足，此人于细滑最上、最妙，五欲之中细滑最为妙。

“若复彼人心以著色，尔时彼人不著声、香、味、细滑之法；若复彼人性行著声，尔时彼人不著色、香、味、细滑之法；若复彼人性行著香，尔时彼人不著色、声、味、细滑之法；若复彼人性行著味，尔时彼人不著色、声、香、细滑之法；若复彼人性行著细滑，尔时彼人不著色、声、香、味之法。”

是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欲意炽盛时，所欲必可克，

得已倍欢喜，所愿无有疑；

彼以得此欲，贪欲意不解，

以此为欢喜，缘之最为妙。

若复听声时，所欲必可克，

闻已倍欢喜，所愿无有疑；

彼以得此声，贪之意不解，

以此为欢喜，从之最为妙。

若复嗅香时，所欲必可克，

嗅已倍欢喜，所欲无有疑；

彼以得此香，贪之意不解，

以此为欢喜，从之最为妙。

若复得味时，所欲必可克，

得已倍欢喜，所欲无有疑；

彼以得此味，贪之意不解，

以此为欢喜，从之最为妙。

若得细滑时，所欲必可克，

得已倍欢喜，所欲无疑难；

彼以得细滑，贪之意不解，

以此为欢喜，从之最为妙。

“是故，大王，若言色妙者，当平等论之。所以然者？于色有气味，若色无味者，众生终不染著；以其有味故，五欲之中色为最妙。然色有过失，若当色无过失，众生则无厌患；以其有过失故，众生厌患之。然色有出要，若当色无出要者，此众生类不得出生死之海；以其出要故，众生得至无畏涅槃城中。五欲之中色为最妙。

“然复，大王，若言声妙者，当平等论之。所以然者？于声有气味故，若声无味者，众生终不染著；以其有味故，五欲之中声为最妙。然声有过失，若当声无过失，众生则无厌患；以其有过失故，众生厌患之。然声有出要，若当声无出要者，此众生类不得出生死之海；以其出要故，众生得至无畏涅槃城中。五欲之中声为最妙。

“大王当知：若言香妙者，当平等论之。所以然者？于香有气味故，若香无气味者，众生之类终不染著；以其有味故，五欲之中香为最妙。然香有过失，若香无过失者，众生则不厌患；以其有过失故，众生厌患之。然香有出要，若当香无出要者，此众生类不得出生死之海；以其出要故，众生得至无畏涅槃城中。五欲之中香为最妙。

“然复，大王，若言味妙者，当平等论之。所以然者？于味有气味故，若味无气味者，众生之类终不染著；以其有气味故，五欲之中味为最妙。然味有过失，若当味无过失者，众生则不厌患；以其有过失故，众生厌患之。然味有出要，若当味无出要者，此众生类不得出生死之海；以其出要故，众生得至无畏涅槃城中。五欲之中味为最妙。

“然复，大王当知：若言细滑妙者，当平等论之。所以然者？于细滑有气味，若细滑无气味者，众生终不染著；以其有味故，五欲之中细滑为最妙。然细滑有过失，若细滑无过失者，众生之类则不厌患之；以其有过失故，众生厌患之。然细滑有出要，若当细滑无出要者，此众生类不得出生死之海；以其出要故，众生得至无畏涅槃城中。五欲之中细滑为最妙。

“是故，大王，所乐之处，心即染著。如是，大王，当作是知！”

尔时，五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舍卫城中有月光长者，饶财多宝，象马七珍皆悉备具，金、银、珍宝不可称计。然月光长者无有儿息。尔时，长者以无儿故，求祷天神，请求日、月、天神、地神、鬼子母、四天王、二十八大神鬼王、释及梵天、山神、树神、五道之神、树木、药草，靡处不周，皆悉归命，见赐一男儿。

尔时，月光长者妇经数日中便自怀妊，即语长者：“我自觉有娠。”长者闻已，欢喜跃踊，不能自胜，即与夫人敷好床座，食好甘食，著好衣裳。

是时，夫人经八、九月，便生男儿，颜色端正，世之希有，如桃华色。是时，此儿两手执无价摩尼珠，即时，便说此偈：

“此家颇有财，宝物及谷食，

我今欲惠施，使贫无有乏。

若此无物者，财宝及谷食，

今有无价珠，常用惠施人。”

是时，父母及家中人闻此语已，各各驰走：“云何乃生此鬼魅种？”唯有父母哀愍儿故，不东西驰走。即时，母向儿说此偈：

“为天乾沓和，鬼魅及罗刹？

是谁姓字何？我今欲知之！”

是时，小儿复以偈报母曰：

“非天乾沓和，非鬼魅罗刹，

我今父母生，是人不足疑！”

是时，夫人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；以此因缘，尽向月光长者说是语。

时，长者便作是念：“此将是何缘？我今当以此事向尼揵子说。”即抱此儿诣尼揵子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月光长者以此因缘具向尼揵子说。时，尼揵子闻此语已，告长者：“此儿薄福之人，无益于身，当取杀之；若不杀者，门户衰耗，皆当死尽。”

是时，月光长者作是思惟：“我前后来无有儿息，由此因缘，请求天地，无处不遍，乃经历尔许年岁，方生此儿。我今不堪取此儿杀。当更问余沙门、婆罗门，令断我疑。”

尔时，如来成佛未久，众人称号名大沙门。是时，月光长者便作是念：“我可以此因缘，具向大沙门说之。”是时，长者即从座起，抱此儿往诣世尊所。中道复作是念：“今有长老梵志，年过耆艾，聪明黠慧，众人所敬待，彼尚不知、不见，况此沙门瞿昙年少，学道未久，岂能知此事乎？将恐不解吾疑，我今宜可中道还家。”

是时，有天神昔与长者知旧，知长者心中所念，在虚空中而告之曰：“长者当知：小可前进，必当获利，得大果报，亦当至甘露之处。如来出世甚为难遇，如来降甘露雨，时时乃有。又复，长者，有四事最小不可轻。云何为四？国王虽小最不可轻，火虽小亦不可轻，龙虽小复不可轻，学道之人虽复年幼亦不可轻。是谓，长者，有此四事最不可轻。”

是时，天神便说此偈：

“国王虽复小，斩害由其法；

小火虽未炽，焚烧山草木；

神龙虽现小，降雨随时宜；

学者年幼稚，度人无有量。”

尔时，月光长者心开意解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前进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，以此因缘，具白世尊。

尔时，世尊告长者曰：“今此小儿极有大福！此小儿若当大者，当将五百徒众来至我所，而出家学道，得阿罗汉。我声闻中福德第一，无能及者。”

是时，长者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白世尊言：“如世尊教，非如尼揵子语。”是时，月光长者重白世尊：“惟愿受请，及比丘僧，并愍此小儿！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时，长者以见默然受请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；还至家中，供办种种甘馔饮食，敷好坐具，清旦自白：“时到，惟愿降神！”

是时，世尊以知时到，将诸比丘前后围绕，入舍卫城，至长者家，即就于座。是时，长者见佛、比丘僧坐已定，即办种种饮食，自手斟酌，欢喜不乱；以见食竟，除去钵器，行清净水，更取小座，如来前坐，欲得闻佛所说妙法。

是时，月光长者白世尊言：“我今持居家田业尽与此儿，惟愿世尊当与立名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儿生时，人皆驰走东西，云是尸婆罗鬼，今即立字尸婆罗。”

尔时，世尊渐与长者及长者妇而说妙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漏为大患，出要为妙。尔时，世尊以见长者及长者妇心开意解，无复狐疑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是时世尊尽与长者说之，令发欢喜之心。长者夫妇即于座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犹如新白氎易染为色，是时，长者夫妇亦复如是，即于座上得法眼净。彼以见法，分别诸法，以度犹豫，无复狐疑，得无所畏，解如来深奥之法，即受五戒。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祀祠火为上，诸论颂为首，

王为人中尊，海为众流源，

月为星中明，日为众明最。

八方及上下，所生万品物，

欲求其福者，三佛最为尊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即从座起而去。

是时，长者求五百童子，使侍卫尸婆罗。是时，尸婆罗年向二十，往至父母所，白父母言：“惟愿二尊许使出家学道！”

尔时，二亲即便听许。所以然者？世尊先以记之，常将五百童子至世尊所，求作沙门。是时，尸婆罗及五百人礼父母足，便退而去。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尸婆罗白世尊言：“惟愿听许，得在道次！”

是时，世尊即便听许使作沙门。未经几日，便成阿罗汉，六通清彻，具八解脱。是时，五百童子前白佛言：“惟愿世尊听作沙门。”世尊默然可之，出家未经几日，便成罗汉。

尔时，尊者尸婆罗还在舍卫国本邦之处，众人敬仰，得四事供养：衣被、饮食、床褥卧具、病瘦医药。是时，尊者尸婆罗便作是念：“我今在此本邦之中，极为烦闹，今可在人间游化。”是时，尊者尸婆罗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域乞食；乞食已，还诣所止，收摄坐具，著衣持钵，出祇桓精舍，将五百比丘，前后围绕，在人间游化。所至到处，无不供养者，皆供给衣被、饮食、床褥卧具、病瘦医药。复有诸天告诸村落：“今有尊者尸婆罗，得阿罗汉福德第一，将五百比丘，在人间游化，诸贤可往供养；今不为者，后悔无益！”

是时，尊者尸婆罗便作是念：“今甚厌患此供养，当何处避之，令人不知吾处？”是时，即入深山之中。诸天复在村落间，各各告曰：“今尊者尸婆罗在此山中，可往供养；今不为者，后悔无益！”是时，人民闻天语已，即负饮食，往诣尊者尸婆罗所：“惟愿尊住，为我等故！”

是时，尸婆罗渐渐人中游化，来至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五百人俱，亦得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床褥卧具、病瘦医药。时，尸婆罗复作是念：“我今向在何处夏坐，令人不知吾处？”复重作是念：“当在耆阇山东，广普山西，于中夏坐。”即将五百比丘，在彼山中而受夏坐。

是时，释提桓因知尸婆罗心中所念，即于山中化作浮图，园果树木皆悉备具，周匝有浴池，化作五百高台，复化作五百床座，复化作五百小床座，复化作五百绳床，以天甘露而食之。是时，尊者尸婆罗便作是念：“我今已夏坐讫，不见如来甚久，今可往亲觐世尊。”即将五百比丘，往舍卫城。尔时盛热，比丘众皆悉汗出，污染身体。

是时，尊者尸婆罗作是念：“今日比丘众身体极热，得少许云在上及细雨者，甚是佳事，值小浴池及得少浆。”以生此念，即空中有大云，及作细雨，亦有浴池。有四非人负好甘浆：“毗沙门王所遣，惟愿尊者受此甘浆，及施比丘僧！”

尔时，受此浆已，与比丘僧使饮之。

尔时，尸婆罗复作是念：“我今可在此间止宿。”是时，释提桓因知尸婆罗心中所念，即于道侧，化作五百房舍，床卧备具。是时，诸天奉上饮食。尸婆罗食讫，即从座起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尸婆罗叔父在舍卫城内住，饶财多宝，无所短乏。然复悭贪，不肯布施，不信佛、法、众，不造功德。是时，诸亲族语此人曰：“长者，用此财货为？然复不作后世资粮。”

尔时，彼长者闻此语已，一日之中以百千两金布施与外道梵志，不向三尊。

是时，尊者尸婆罗闻叔父以百千两金施与外道异学，不布施与三尊。是时，尊者尸婆罗往诣祇洹精舍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与尸婆罗说微妙之法。是时，尊者尸婆罗从如来闻法已，即从座起，礼世尊足，右绕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尊者尸婆罗即其日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渐渐往诣叔父家，到已，在门外默然立。是时，长者见尊者尸婆罗在门外乞食，即语之曰：“汝昨日何故不来？我昨日以百千两金惠施，我可以一张氍毹，持用施卿。”

尸婆罗对曰：“我今不用氍毹为，今日来者，故乞食耳！”

长者对曰：“我昨日以用百千两金惠施，更不能复惠施。”

是时，尊者尸婆罗欲得度长者故，便飞在空中，身出水火，坐卧经行，随意所造。是时，长者见此变化已，便作是说：“可还来下就坐，今当相施。”

是时，尊者尸婆罗即舍神足，寻来就坐。是时，彼长者以弊恶饮食极为粗丑，与尊者尸婆罗使食之。是时，尊者尸婆罗生长豪家，饮食自恣，但以彼长者故，而受此食，便取食之。是时，尊者尸婆罗食讫，还诣所在。

即其夜，虚空中神天来语长者曰：

“善施极大施，乃与尸婆罗，

无欲以解脱，爱断以无疑。”

夜半、清旦二时说此偈：

“善施极大施，乃与尸婆罗，

无欲以解脱，爱断以无疑。”

是时，长者闻天人语，便作是念：“我昨日以百千两金施与外道，乃无此应；我今日以弊恶食施与尸婆罗，乃致此应。何时当晓？自当以百千两金施与尸婆罗。”是时，长者即其日检校家中，有值百千两金者，即持诣尸婆罗所；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尔时，长者以百千两金，奉上尸婆罗，并作是语：“惟愿受此百千两金！”

是时，尊者尸婆罗报曰：“当使长者受福无穷，长寿自然。然复如来不许比丘受百千两金。”

是时，长者便往至世尊所，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彼长者白世尊言：“惟愿世尊使尸婆罗比丘受此百千两金，使我蒙其福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一比丘：“汝往至尸婆罗比丘所，云吾唤卿。”

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是时，彼比丘从佛受教，即往至彼尸婆罗所，以如来语而告之。

是时，尊者尸婆罗承彼比丘语，即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告尸婆罗曰：“汝今可受此长者百千两金，使蒙其福，此是宿缘之业，可受其报。”

尸婆罗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是时，尊者尸婆罗即时而说达嚫：

“施衣及余物，欲求其福德，

往至天世人，五乐自娱乐。

从天至人中，度有无疑难，

涅槃无为处，诸佛之所乐。

施惠无难者，蒙此获福佑，

当起慈惠心，作福无有懈。”

是时，尊者尸婆罗语长者言：“可持此百千两金，著我房中。”尔时，长者承受其教，持此百千两金，著尊者尸婆罗房中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尸婆罗告诸比丘：“诸有所乏者，来至此而取之。若复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，皆来取之。勿在余处而求之也，展转相告令知之。”

是时，众多比丘白世尊言：“此尸婆罗昔作何福，生长者家，端正无双，如桃华色？复作何福，两手捉珠出母胎中？复作何福，将五百人，诣如来所，出家学道，值如来世？复作何福，所至到处，衣食自然无所短乏，余比丘无能及者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久远九十一劫，有佛号毗婆尸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世尊，出现于世，游在槃头国界，与六十万八千众俱，四事供养：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。

“尔时，有梵志名耶若达，住彼土界，饶财多宝：金银、珍宝、砗磲、玛瑙、真珠、琥珀，不可称计。是时，耶若达出彼国界，往至毗婆尸如来所；到已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毗婆尸如来渐与说法，便发欢喜之心。是时，耶若达白毗婆尸如来：‘惟愿当受我请，欲饭佛比丘僧！’是时，如来默然受请。耶若达梵志以见世尊默然受请，即从座起，绕佛三匝而去，至家中办种种甘馔饮食。

“是时，耶若达夜半便作是念：‘我今已办种种饮食，唯乏有酪。明日清旦当往城门中，其有卖酪者，尽当买之。’是时，耶若达清旦敷好坐具，寻复诣城门中求酪。

“当于尔时，有放牛人持酪，名尸婆罗，欲往祠祀。是时，耶若达梵志语放牛人曰：‘卿酪卖者，吾当与价。’尸婆罗报曰：‘我今欲祠祀。’婆罗门报曰：‘汝今祀天为何所求？但卖与我，当重顾价。’放牛人报曰：‘梵志，今用酪为？’梵志报曰：‘我今请毗婆尸如来及比丘僧；然饮食尽办，唯无有酪。”是时，尸婆罗问梵志曰：‘毗婆尸如来者，为何等相貌？’梵志报曰：‘如来者，无与等，戒具清净，慧、定三昧不可及，天上、人中无能及者。’

“是时，耶若达梵志叹说如来之德，尸婆罗闻已心开意解。是时，尸婆罗语梵志曰：‘我今躬持此酪往施如来，复用祀天为？’是时，耶若达梵志将此放牛人往至家中，往诣佛所，即白：‘时到，今正是时，唯尊屈顾！’

“时，如来以知时到，著衣持钵，将诸比丘，前后围绕，至耶若达梵志家，各次第坐。是时，放牛人见如来容貌世之希有，诸根淡怕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庄严其身，亦如日月，犹如须弥山出众山上，光明远照，靡不蒙润；见已欢喜，便前进世尊所，而作是说：‘设当如来功德如梵志所论者，使此一瓶酪尽充众僧！’尔时，尸婆罗白世尊言：‘愿受此酪！’是时，如来即舒钵受酪，亦复与比丘僧，犹故有酪。

“尔时，放牛人白世尊言：‘今故有余酪。’时，如来告曰：‘汝今更持此酪施佛及比丘众。’时，放牛人对曰：‘如是，世尊。’是时，放牛人更重行酪，犹故遗余酪在。放牛人复白佛言：‘今故有遗余酪在。’是时，如来告此人曰：‘今可持此酪与比丘尼众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众，使得充饱。’故有遗余酪在。尔时，佛语放牛人：‘汝今持此酪与檀越主人。’对曰：‘如是。’寻复与檀越主人，故有遗余酪在。复施与乞人贫匮者，亦有遗余酪在。来白佛言：‘故有遗余酪在。’时佛告曰：‘今持此酪，泻著净地，若著水中。所以然者？我不见有人、天及世能消此酪者，唯除如来。’放牛人即受佛教，持此酪而著水中。寻时，水中大火炎出，高数十仞。

“是时，放牛人见此变怪已，叹未曾有，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叉手而住，复作此誓愿：‘今持此酪施与四部之众，设当有福德者，缘此福佑，莫堕八难之处，莫生贫匮之家，所生之处，六情完具，面目端正，亦莫在家，使将来之世亦值如此圣尊。’

“比丘当知：三十一劫复有佛名式诘如来，出现于世。是时，式诘如来游化于野马世界，与大比丘十万人俱。是时，式诘如来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城乞食。时，彼城中有大商客，名曰善财，遥见式诘如来诸根寂静，容貌端正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庄严其

身，面如日月；见已，便发欢喜之心，前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贾人以好宝珠，散如来上，现其微心，普作誓愿：‘持此功德所生之处，饶财多宝，无所乏短，无令手中有空缺时，乃至母胞胎中亦使不空。’

“于此劫中复有毗舍罗婆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世尊。尔时，有长者名善觉，饶财多宝，复请毗舍罗婆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及比丘僧。时，彼长者少于使人，是时长者躬自办种种甘馔饮食，饭彼如来，作是誓愿：‘我持此功德，所生之处，常值三尊，无所短乏，恒多使人，令将来之世值如来，如今日也。’

“今此贤劫中有佛名拘屡孙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出现于世。尔时，有长者名多财，复请拘屡孙如来，七日之中饭佛及比丘僧，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：‘所生之处常饶财多宝，莫生贫贱之家，使我所生之处恒得四事供养，为四部之众、国王、人民所见宗敬，天、龙、鬼、神、人若非人所见接遇。’

“诸比丘当知：尔时耶若达梵志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！所以然者？今月光长者今身是也。尔时放牛人，名尸婆罗，以酪供养佛者，今比丘尸婆罗是也。尔时善财贾人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！今尸婆罗比丘是也。尔时善觉长者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！今尸婆罗比丘是也。尔时多财长者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！今日尸婆罗比丘是也。

“诸比丘当知：尸婆罗比丘作此誓愿：‘使我所生之处，恒端正无双，常在富贵家生，使将来之世值遇世尊，设为我说法者，即得解脱，得出家作沙门。’缘此功德，今尸婆罗比丘得生富贵家，端正无双，今遭值我，即得阿罗汉。然比丘当知：复以宝珠散如来上，持是功德，今处母胎，手执双珠出母胎中，价值阎浮提，当生之日便作是说。复请拘屡孙如来求多使人，今将五百徒众至我所，出家学道，得阿罗汉。复于七日之中供养拘屡孙如来，求得四事供养，今日不乏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。缘此功德，余比丘所不及。释提桓因身来供养，给其所须，又且诸天转告村落，使四部之众知有尸婆罗，此其义也。我弟子中第一福德者，尸婆罗比丘是也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五健丈夫堪任战斗出现于世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有人著铠持仗，入军战斗，遥见风尘，便怀恐怖，是谓第一战斗人也。

“复次，第二战斗人，著铠持仗，欲入军战，若见风尘，不怀恐怖；但见高幢，便怀恐怖，不堪前斗，是谓第二人。

“复次，第三战斗人，著铠持仗，欲入军战斗，彼若见风尘，若见高幢，不怀恐怖；若见弓箭，便怀恐怖，不堪战斗，是谓第三人也。

“复次，第四战斗人，著铠持仗，入军共斗，彼若见风尘，若见高幢，若见弓箭，不怀恐惧；但入阵时，便为他所捉，或断命根，是谓第四战斗人也。

“复次，第五战斗人，著铠持仗，欲入阵斗，彼若见风尘，若见高幢，若见弓箭，若为他所捉，乃至于死，不怀恐怖；能坏他军境界内外而领人民，是谓第五战斗人也。

“如是，比丘，世间有此五种人。今比丘众中亦有此五种之人出现于世。云何为五？或有一比丘游他村落，彼闻村中有妇人，端正无双，面如桃华色。彼闻已，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即见此女人颜貌无双，便起欲想，除去三衣，还佛禁戒，而作居家。犹如彼斗人，小见风尘，以怀恐怖，似此比丘也。

“复次，有比丘闻有女人在村落中住，端正无比。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彼若见女人不起欲想；但与彼女人共相调戏，言语往来；因此调戏，便舍法服，还为白衣。如彼第二人，见风尘不怖，但见高幢，便怀恐怖，此比丘亦复如是。

“复次，有一比丘闻村落中有女人，容貌端正，世之希有，如桃华色。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若见女人不起欲想；设共女人共相调戏，亦复不起欲意之想；但与彼女人手拳相加，或相捻挃，于中便起欲想，舍三法衣，还为白衣，习于家业。如彼第三人入阵时，见风尘、见高幢不恐怖，见弓箭便怀恐怖。

“复次，有一比丘闻村落中有女人，面容端正，世之希有。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彼若见女人不起欲想；设共言语，亦复不起欲想；设彼女人共相捻挃，便起欲想；然不舍法服，习于家业。如彼第四人入军，为他所获，或丧命根，而不得出。

“复次，有一比丘，依村落而住，彼闻村中有女人。然比丘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彼若见女人不起欲想；设共言笑，亦不起欲想；设复共相捻挃，亦复不起欲想。是时，比丘观此身中三十六物恶秽不净，谁著此者？由何起欲？此欲为止何所？为从头耶？形体出耶？观此诸物了无所有，从头至足亦复如是，五藏所属，无有想像，亦无来处。彼观缘本，不知所从来处。彼复作是念：‘我观此欲从因缘生。’彼比丘观此已，欲漏心得解脱，有漏心得解脱，无明漏心得解脱，便得解脱智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如彼第五战斗之人，不难众敌而自游化，由是故，我今说此人舍于爱欲，入于无畏之处，得至涅槃城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五种之人，出现于世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欲我知汝本，意以思想生，

非我思想生，且汝而不有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当观恶秽淫不净行，除去色欲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战斗之人出现于世。云何为五？或有一人著铠持仗，入军战斗，彼见风尘，便怀恐怖，不敢入彼大阵之中，是谓第一之人。

“复次，第二战斗之人著铠持仗，入军战斗，彼见风尘，不生畏惧；但闻击鼓之音，便怀恐怖，是谓第二之人。

“复次，第三之人著铠持仗，入军战斗，彼见风尘，不生畏惧；设闻鼓角之声，不起畏惧；彼若见高幢，便怀恐怖，不堪战斗，是谓第三之人。

“复次，第四战斗之人著铠持仗，入军战斗中，若见风尘，不起畏惧；若闻鼓角之音，复不恐惧；若见高幢，亦不怖畏；设为他所捉，或断命根，是谓第四之人。

“复次，第五有人著铠持仗，入军共斗，彼尽能有所坏广接国界，是谓第五之人出现于世。

“比丘当知：今比丘亦有五种之人，出现于世间。云何为五？或有一比丘住村落中，彼闻有女人，端正无双，如桃华色。彼比丘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不守根门，不护身、口、意法。彼若见女人便起欲意，还舍禁戒，习白衣法。如彼初人闻扬尘之声，不堪战斗，便怀恐怖。我由是故而说此人。

“复次，有比丘住在村落，彼闻村中有女人，端正无比，面如桃华色，而便舍戒，习白衣法。如彼第二斗人，但闻鼓角之声，不堪战斗，此亦如是。

“复次，有比丘住在村落，闻有女人在彼村落。彼闻已，便起欲意；若见女人不起欲想，但共女人共相调戏，于中便舍禁戒，习白衣法。如彼第三人遥见幢已，便怀恐怖，不堪战斗。由是故，今说此人，是谓第三战斗之人。

“复次，有比丘住在村落，彼比丘闻村中有女人，闻已，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不守护身、口、意。彼见女人端正无双，于中便起欲意；或与女人共相捻挃，或手拳相加，便舍禁戒，还为白衣。如彼第四战斗之人，在大军中为他所捉，丧失命根。由是之故，今说此人。

“复次，有比丘闻村落中有女人，世之希有，彼虽闻此不起欲想。彼比丘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而守护身、口、意，彼虽见女人，不起欲想，无有邪念；设共女人言语往返，亦不起欲想，亦无邪念；设共女人共相捻拄，手拳相加，尔时便起欲想，身、口、意便炽盛。欲意已炽盛，还诣园中，至长老比丘所，以此因缘，向长老比丘说之：‘诸贤当知：我今欲意炽盛，不能自禁制。惟愿说法，使脱欲之恶露不净！’是时，长老比丘告曰：‘汝今当观此欲为从何生？复从何灭？如来所说：夫去欲者，以不净观除之，及修行不净观之道。’

“是时倡议，长老比丘便说此偈言：

“‘设知颠倒者，加心而炽盛，

当去诸炽心，欲意止休息。’

“‘诸贤知之：欲从想生，以兴想念，便生欲意。或能自害，复害他人，起若干灾患之变，于现法中受其苦患，复于后世受苦无量。欲意以除，亦不自害，复不害他人，于现法报不受其苦。是故，今当除想念。以无想念，便无欲心；以无欲心，便无乱想。’

“尔时，彼比丘受如此教敕，即思惟不净之想。以思惟不净之想，尔时有漏心得解脱，至无为处。如彼第五人著铠持仗入军战斗，彼见众敌无有恐惧，设有来害者心不移动，能破外寇，居他界中。由是故，今说此人能破魔众，去诸乱想，至无为处，是谓第五人出现于世。

“比丘当知：世间有此五人出现世间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念修行欲不净想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夫扫地之人有五事不得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扫地之人不知逆风，不知顺风，复不作聚，复不除粪，然扫地之处复非净洁。是谓，比丘，扫地之人，虽有五事，不成大功德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扫地之人成五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扫地之人知逆风、顺风之理，亦知作聚，亦能除之，不留遗余，极令净好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五事成大功德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除前五事，修后五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人扫偷婆不得五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有人扫偷婆不以水洒地，不除去瓦石，不平整其地，不端意扫地，不除去秽恶。是谓，比丘，扫地之人不成五功德。

“比丘当知：扫地之人成五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扫偷婆之人以水洒地，除去瓦石，平整其地，端意扫地，除去秽恶。是谓，比丘，有五事令人得功德。是故，诸比丘，欲求其功德者，当行此五事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长游行之人有五艰难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恒游行人不诵法教；所诵之教而忘失之；不得定意；以得三昧，复忘失之；闻法不能持。是谓，比丘，多游行人有此五难。

“比丘当知：不多游行人有五功德。云何为五？未曾得法而得法；已得不复忘失；多闻能有所持；能得定意；以得三昧不复失之。是谓，比丘，不多游行人有此五功德。是故，诸比丘，莫多游行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比丘恒一处止，有五非法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比丘一处住者，意著屋舍，畏恐人夺；或意著财产，复恐人夺；或多集物，犹如白衣；贪著亲亲，不欲使人至亲亲家；恒共白衣而相往来。是谓，比丘，一处住人有此五非法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勿一处住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不一处住人有五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不贪屋舍，不贪器物，不多集财物，不著亲族，不与白衣共相往来。是谓，比丘，不住一处人有此五功德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行此五事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摩竭国光明池侧。尔时，世尊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，在人间游化。

尔时，世尊遥见大树为火所烧；见已，如来更诣一树下；到已，就树下坐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云何，比丘，宁持身投此火中为？宁与端正女人而共交游？”

尔时，诸比丘白佛言：“宁与女人共相交游，不投身入此火中。所以然者？此火毒热不可称计，断其命根，受苦无量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今告汝等，非沙门行言是沙门，非梵行人言是梵行，不闻正法言我闻正法，无清白法，如是之人，宁投身入此火中，不与女人共相交游。所以然者？彼人宁受此苦痛，不以此罪入地狱中，受苦无量。云何，比丘，宁受人礼拜恭敬为？宁使人取利剑断其手足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宁受恭敬礼拜，不使人以剑断其手足。所以然者？断其手足，痛不可称计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今告汝等，非沙门行言是沙门，非梵行人言是梵行，不闻正法言闻正法，无清白行，断善根，如是之人，宁投身受此利剑，不以无戒受他恭敬。所以然者？此痛斯须间耳，地狱苦痛不可称计。云何，比丘，宁受人衣裳为？宁以热铁鿲用缠裹身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宁以受人衣裳，不受此苦痛。所以然者？此毒痛不可称计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今重告汝，无戒之人宁以热铁鿲缠裹其身，不受人衣裳。所以然者？此痛须臾间耳，地狱苦痛不可称计。云何，比丘，宁受人信施之食为？宁以吞热铁丸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宁受人信施之食，不吞热铁丸。所以然者？此痛不可堪处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今语汝，宁吞热铁丸，不以无戒受人信施。所以然者？吞热铁丸，痛斯须间，不以无戒受他信施。云何，比丘，宁受人床敷之具为？宁卧热铁床上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我等，世尊，宁受人床卧之具，不卧热铁床上。所以然者？此之毒痛不可称计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彼愚痴之人无有戒行，非沙门言是沙门，无有梵行言修梵行，宁当卧铁床上，不以无戒受他信施。何以故？卧铁床上，痛斯须间，不以无戒受他信施。

“比丘当知：如我今日观无戒之人所趣向处，设彼人闻者，形体枯悴，沸血从面孔出，便取命终，不与女人共相交游，不受人礼敬之德，不受人衣被、饭食、床敷卧具、

病瘦医药。以其无戒之人，不观后世、前世之罪，不顾命根，受此苦痛，无戒之人当生三恶趣中。所以然者？以其造恶行之所致也。

“如来今日观察善行人之所趋向，正使中毒，为刀所伤，自断命根。何以故？欲舍此身受天之福，当生善处，皆由前世受善行报之所致也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念修行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脱身、解脱知见身。欲使今世获其果报，得甘露道，正使受人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而无过失，又使檀越受福无穷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说此法时，六十比丘漏尽意解；六十比丘还舍法服而作白衣。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王及月光，尸婆、二种斗，

二扫、二行法，去住有二种，

枯树最在后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六 等见品第三十四

闻如是：一时，尊者舍利弗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到舍利弗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众多比丘白舍利弗言：“戒成就比丘当思惟何等法？”

舍利弗报言：“戒成就比丘当思惟五盛阴无常、为苦、为恼、为多痛畏，亦当思惟苦、空、无我。云何为五？所谓色阴、痛阴、想阴、行阴、识阴。尔时，戒成就比丘思惟此五盛阴，便成须陀洹道。”

比丘白舍利弗言：“须陀洹比丘当思惟何等法？”

舍利弗报言：“须陀洹比丘亦当思惟此五盛阴为苦、为恼、为多痛畏，亦当思惟苦、空、无我。诸贤当知：若须陀洹比丘思惟此五盛阴时，便成斯陀含果。”

诸比丘问曰：“斯陀含比丘当思惟何等法？”

舍利弗报言：“斯陀含比丘亦当思惟此五盛阴为苦、为恼、为多痛畏，亦当思惟苦、空、无我。尔时，斯陀含比丘当思惟此五盛阴时，便成阿那含果。”

诸比丘问曰：“阿那含比丘当思惟何等法？”

舍利弗报言：“阿那含比丘亦当思惟此五盛阴为苦、为恼、为多痛畏，亦当思惟此五盛阴苦、空、无我。尔时，阿那含比丘当思惟此五盛阴时，便成阿罗汉。”

诸比丘问曰：“阿罗汉比丘当思惟何等法。”

舍利弗报言：“汝等所问何其过乎？罗汉比丘所作已过，更不造行，有漏心得解脱，不向五趣生死之海，更不受有，有所造作。是故，诸贤，持戒比丘、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，当思惟此五盛阴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波罗柰仙人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如来成道未久，世人称之为大沙门。尔时，波斯匿王新绍王位。是时，波斯匿王便作是念：“我今新绍王位，先应取释家女。设与我者，乃适我心；若不见与，我今当以力往逼之。”尔时，波斯匿王即告一臣曰：“往至迦毗罗卫，至释种家，持我名字，告彼释种云：‘波斯匿王问讯起居轻利，致问无量。’又语彼释：‘吾欲取释种女，设与我者，抱德永已；若见违者，当以力相逼。’”

尔时，大臣受王教敕，往至迦毗罗国。尔时，迦毗罗卫释种五百人，集在一处。是时，大臣即往至五百释种所，持波斯匿王名字，语彼释种言：“波斯匿王问讯殷勤，起居轻利，致意无量。吾欲取释种之女，设与吾者，是其大幸；设不与者，当以力相逼。”

时，诸释种闻此语已，极怀瞋恚：“吾等大姓，何缘当与婢子结亲？”其众中或言当与，或言不可与。

尔时，有一释集彼众中，名摩呵男，语众人言：“诸贤，勿共瞋恚。所以然者？波斯匿王为人暴恶，设当波斯匿王来者，坏我国界。我今躬自当往与波斯匿王相见，说此事情。”

时，摩呵男家中婢生一女，面貌端正，世之希有。时，摩呵男沐浴此女，与著好衣，载宝羽车，送与波斯匿王，又白王言：“此是我女，可共成亲。”

时，波斯匿王得此女，极怀欢喜，即立此女为第一夫人。未经数日，而身怀妊；复经八九月，生一男儿，端正无双，世所殊特。时波斯匿王集诸相师与此太子立字。

时，诸相师闻王语已，即白王言：“大王当知：求夫人时，诸释共诤，或言当与，或言不可与，使彼此流离。今当立名，名曰毗流勒。”相师立号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时，波斯匿王爱此流离太子，未曾离目前。然流离太子年向八岁，王告之曰：“汝今已大，可诣迦毗罗卫学诸射术。”

是时，波斯匿王给诸使人，使乘大象往诣释种家，至摩呵男舍，语摩呵男言：“波斯匿王使我至此学诸射术，惟愿祖父母事事教授。”

时，摩呵男报曰：“欲学术者善可习之。”是时，摩呵男释种集五百童子，使共学术。时，流离太子与五百童子共学射术。

尔时，迦毗罗卫城中新起一讲堂，天及人民、魔若魔天不在此讲堂中住。时，诸释种各各自相谓言：“今此讲堂成来未久，画彩已竟，犹如天宫而无有异。我等先应请如来于中供养及比丘僧，令我等受福无穷。”是时，释种即于堂上敷种种坐具，悬缯幡盖，香汁洒地，烧众名香，复储好水，燃诸明灯。

是时，流离太子将五百童子往至讲堂所，即升师子之座。时，诸释种见之，极怀瞋恚，即前捉臂，逐出门外，各共骂之：“此是婢子！诸天、世人未有居中者，此婢生物敢入中坐。”复捉流离太子扑之著地。

是时，流离太子即从地起，长叹息而视后。是时，有梵志子名好苦。是时，流离太子语好苦梵志子曰：“此诸释种取我毁辱乃至于斯。设我后绍王位时，汝当告我此事。”

是时，好苦梵志子报曰：“如太子教。”时，彼梵志子日三时白太子曰：“忆释所辱。”便说此偈：

“一切归于尽，果熟亦当堕，

合集必当散，有生必有死。”

是时，波斯匿王随寿在世，后取命终，便立流离太子为王。是时，好苦梵志至王所，而作是说：“王当忆本释所毁辱。”

是时，流离王报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忆本事。”是时，流离王便起瞋恚，告群臣曰：“今人民主者为是何人？”

群臣报曰：“大王，今日之所统领流离王。”

时曰：“汝等速严驾，集四部兵，吾欲往征释种。”

诸臣对曰：“如是，大王。”是时，群臣受王教令，即云集四种之兵。是时，流离王将四部之兵，往至迦毗罗越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闻流离王往征释种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，以此因缘具白世尊。

是时，世尊闻此语已，即往逆流离王，便在一枯树下，无有枝叶，于中结跏跌坐。是时，流离王遥见世尊在树下坐，即下车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流离王白世尊言：“更有好树，枝叶繁茂，尼拘留之等，何故此枯树下坐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亲族之荫，故胜外人。”

是时，流离王便作是念：“今日世尊故为亲族，然我今日应还本国，不应往征迦毗罗越。”是时，流离王即辞还退。

是时，好苦梵志复白王言：“当忆本为释所辱。”

是时，流离王闻此语已，复兴瞋恚：“汝等速严驾，集四部兵，吾欲往征迦毗罗越。”

是时，群臣即集四部之兵，出舍卫城，往诣迦毗罗越征伐释种。

是时，众多比丘闻已，往白世尊：“今流离王兴兵众，往攻释种。”

尔时，世尊闻此语已，即以神足，往在道侧，在一枯树下坐。时，流离王遥见世尊在树下坐，即下车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流离王白世尊言：“更有好树，不在彼坐，世尊今日何故在此枯树下坐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亲族之荫，胜外人也。”

是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亲族之荫凉，释种出于佛，

尽是我枝叶，故坐斯树下。”

是时，流离王复作是念：“世尊今日出于释种，吾不应往征，宜可齐此还归本土。”是时，流离王即还舍卫城。

是时，好苦梵志复语王曰：“王当忆本释种所辱。”

是时，流离王闻此语已，复集四种兵出舍卫城，诣迦毗罗越。

是时，大目揵连闻流离王往征释种，闻已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目连白世尊言：“今日流离王集四种兵往攻释种，我今堪任使流离王及四部兵，掷著

他方世界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岂能取释种宿缘，著他方世界乎？”

时，目连白佛言：“实不堪任使宿命缘，著他方世界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语目连曰：“汝还就坐。”

目连复白佛言：“我今堪任移此迦毗罗越，著虚空中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堪能移释种宿缘著虚空中乎？”

目连报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目连：“汝今还就本位。”

尔时，目连复白佛言：“惟愿听许以铁笼疏覆迦毗罗越城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云何，目连，能以铁笼疏覆宿缘乎？”

目连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目连：“汝今还就本位，释种今日宿缘已熟，今当受报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欲使空为地，复使地为空，

本缘之所系，此缘不腐败。”

是时，流离王往诣迦毗罗越。时，诸释种闻流离王将四部之兵，来攻我等，复集四部之众，一由旬中往逆流离王。是时，诸释一由旬内遥射流离王，或射耳孔，不伤其耳；或射头髻，不伤其头；或射弓坏，或射弓弦，不害其人；或射铠器，不伤其人；或射床座，不害其人；或射车轮坏，不伤其人；或坏幢麾，不害其人。是时，流离王见此事已，便怀恐怖，告群臣曰：“汝等观此箭为从何来？”

群臣报曰：“此诸释种，去此一由旬中射箭使来。”

流离王报言：“彼设发心欲害我者，普当死尽，宜可于中还归舍卫！”

是时，好苦梵志前白王言：“大王勿惧！此诸释种皆持戒，虫尚不害，况害人乎？今宜前进，必坏释种。”

是时，流离王渐渐前进向彼释种。是时，诸释退入城中。时，流离王在城外而告之曰：“汝等速开城门，若不尔者，尽当取汝杀之！”

尔时，迦毗罗越城有释童子，年向十五，名曰奢摩，闻流离王今在门外，即著铠持仗至城上，独与流离王兵共斗。是时，奢摩童子多杀害兵众，各各驰散，并作是说：“此是何人？为是天也？为是鬼神也？遥见如似小儿！”

是时，流离王便怀恐怖，即入地孔中而避之。

时，释种闻坏流离王众。是时，诸释即呼奢摩童子而告之曰：“汝年幼小，何故辱我等门户？岂不知诸释修行善法乎？我等尚不能害虫，况复人命乎？我等能坏此军众，一人敌万人。然我等复作是念，然杀害众生不可称计。世尊亦作是说：‘夫人杀人命，死入地狱；若生人中，寿命极短。’汝速去，不复住此！”

是时，奢摩童子即出国去，更不入迦毗罗越。

是时，流离王复至门中，语彼人曰：“速开城门，不须稽留！”

是时，诸释自相谓言：“可与开门，为不可乎？”

尔时，弊魔波旬在释众中作一释形，告诸释言：“汝等速开城门，勿共受困于今日。”

是时，诸释即与开城门。是时，流离王即告群臣曰：“今此释众人民极多，非刀剑所能害尽，尽取埋脚地中，然后使暴象蹈杀。”

尔时，群臣受王教敕，即以象蹈杀之。

时，流离王敕群臣曰：“汝等速选好面手释女五百人。”

时，诸臣受王教令，即选五百端正女人，将诣王所。

是时，摩诃男释至流离王所，而作是说：“当从我愿！”

流离王言：“欲何等愿？”

摩呵男曰：“我今没在水底，随我迟疾，使诸释种并得逃走。若我出水，随意杀之。”

流离王曰：“此事大佳！”

是时，摩呵男释即入水底，以头发系树根而取命终。

是时，迦毗罗越城中诸释，从东门出，复从南门入；或从南门出，还从北门入；或从西门出，而从北门入。是时，流离王告群臣曰：“摩呵男父何故隐在水中，如今不出？”

尔时，诸臣闻王教令，即入水中出摩呵男，已取命终。尔时，流离王以见摩呵男命终，时王方生悔心：“我今祖父已取命终，皆由爱亲族故。我先不知当取命终，设当知者，终不来攻伐此释！”

是时，流离王杀九千九百九十万人，流血成河，烧迦毗罗越城，往诣尼拘留园中。是时，流离王语五百释女言：“汝等慎莫愁忧，我是汝夫，汝是我妇，要当相接。”是时，流离王便舒手捉一释女而欲弄之。

时，女问曰：“大王欲何所为？”

时，王报言：“欲与汝情通。”

女报王曰：“我今何故与婢生种情通！”

是时，流离王甚怀瞋恚，敕群臣曰：“速取此女！兀其手足，著深坑中。”

诸臣受王教令，兀其手足，掷著深坑中。及五百女人皆骂王言：“谁持此身与婢生种共交通？”

时，王瞋恚，尽取五百释女，兀其手足，著深坑中。是时，流离王悉坏迦毗罗越已，还诣舍卫城。

尔时，祇陀太子在深宫中与诸妓女共相娱乐。是时，流离王闻作倡伎声，即便问之：“此是何音声，乃至于斯？”

群臣报王言：“此是祇陀王子在深宫中，作倡伎乐而自娱乐。”

时，流离王即敕御者：“汝回此象诣祇陀王子所。”

是时，守门人遥见王来而白言：“王小徐行，祇陀王子今在宫中五乐自娱，勿相触娆。”是时，流离王即时拔剑，取守门人杀之。

是时，祇陀王子闻流离王在门外住，竟不辞诸妓女，便出在外与王相见：“善来！大王，可入小停驾。”

时，流离王报言：“岂不知吾与诸释共斗乎？”

祇陀对曰：“闻之。”

流离王报言：“汝今何故与妓女游戏而不佐我也？”

祇陀王子报言：“我不堪任杀害众生之命。”

是时，流离王极怀瞋恚，即复拔剑斫杀祇陀王子。是时，祇陀王子命终之后，生三十三天中，与五百天女共相娱乐。

尔时，世尊以天眼观祇陀王子以取命终，生三十三天，即便说此偈：

“人天中受福，祇陀王子德，

为善后受报，皆由现报故。

此忧彼亦忧，流离二处忧，

为恶后受恶，皆由现报故。

当依福佑功，前作后亦然，

或独而为者，或复人不知。

作恶有知恶，前作后亦然，

或独而为者，或复人不知。

人天中受福，二处俱受福，

为善后受报，皆由现报故。

此忧彼亦忧，为恶二处忧，

为恶后受报，皆由现报故。”

是时，五百释女自归，称唤如来名号：“如来于此生，亦从此间出家学道，而后成佛。然佛今日永不见忆，遭此苦恼，受此毒痛。世尊何故而不见忆？”

尔时，世尊以天耳清彻，闻诸释女称怨向佛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尽来，共观迦毗罗越，及看诸亲命终。”

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尔时，世尊将诸比丘出舍卫城，往至迦毗罗越。时，五百释女遥见世尊将诸比丘来，见已，皆怀惭愧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及毗沙门王在世尊后而扇。尔时，世尊还顾，语释提桓因言：“此诸释女皆怀惭愧。”

释提桓因报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是时，释提桓因即以天衣覆此五百女身体上。

尔时，世尊告毗沙门王曰：“此诸女人饥渴日久，当作何方宜？”

毗沙门王白佛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时，毗沙门天王即办自然天食，与诸释女，皆悉充足。

是时，世尊渐与诸女说微妙法：“所谓诸法皆当离散，会有别离。诸女当知：此五盛阴皆当受此苦痛诸恼，堕五趣中。夫受五盛阴之身，必当受此行报；以有行报，便当受胎；已受胎分，复当受苦乐之报。设当无五盛阴者，便不复受形；若不受形，则无有生；以无有生，则无有老；以无有老，则无有病；以无有病，则无有死；以无有死，则无合会别离之恼。是故，诸女，当念此五阴成败之变。所以然者？以知五阴，则知五欲；以知五欲，则知爱法；以知爱法，则知染著之法。知此众事已，则不复受胎；以不受胎，则无生、老、病、死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与众释女渐说此法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出要为乐。尔时，世尊观此诸女心开意解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尔时世尊尽与彼说之。尔时，诸女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，各于其所而取命终，皆生天上。

尔时，世尊诣城东门，见城中烟火洞燃，即时而说此偈：

“一切行无常，生者必有死，

不生则不死，此灭为最乐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尽来往诣尼拘留园中，就座而坐。”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此是尼拘留园，我昔在中与诸比丘广说其法。如今空虚，无有人民，昔日之时。数千万众于中得道，获法眼净。自今以后，如来更不复至此间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与诸比丘说法已，各从座起而去，往舍卫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今流离王及此兵众不久在世，却后七日尽当磨灭。”

是时，流离王闻世尊所记：“流离王及诸兵众，却后七日尽当消灭。”闻已恐怖，告群臣曰：“如来今以记之云：‘流离王不久在世，却后七日及兵众尽当没灭。’汝等观外境，无有盗贼、水火灾变来侵国者。何以故？诸佛如来语无有二，所言终不异。”

尔时，好苦梵志白王言：“王勿恐惧，今外境无有盗贼畏难，亦无水火灾变；今日大王快自娱乐。”

流离王言：“梵志当知：诸佛世尊，言无有异！”

时，流离王使人数日，至七日头，大王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将诸兵众及诸婇女，往阿脂罗河侧而自娱乐，即于彼宿。是时，夜半有非时云起，暴风疾雨。是时，流离王及兵众尽为水所漂，皆悉消灭，身坏命终，入阿鼻地狱中。复有天火烧城内宫殿。

尔时，世尊以天眼观见流离王及四种兵为水所漂，皆悉命终，入地狱中。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作恶极为甚，皆由身口行，

今身亦受恼，寿命亦短促。

设在家中时，为火之所烧，

若其命终时，必生地狱中。”

尔时，众中多比丘白世尊言：“流离王及四部兵，今已命绝，为生何处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流离王者，今入阿鼻地狱中。”

诸比丘白世尊言：“今此诸释昔日作何因缘，今为流离王所害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昔日之时，此罗阅城中有捕鱼村。时世极饥俭，人食草根，一升金贸一升米。时，彼村中有大池水，又复饶鱼。时，罗阅城中人民之类，往至池中而捕鱼食之。当于尔时，水中有二种鱼：一名、拘璅，二名、两舌。是时，二鱼各相谓言：‘我等于此众人，先无过失，我是水性之虫，不处平地，此人民之类，皆来食啖我等。设前世时，少多有福德者，其当用报怨。’

“尔时，村中有小儿年向八岁，亦不捕鱼，复非害命。然复彼鱼在岸上者，皆悉命终；小儿见已，极怀欢喜。

“比丘当知：汝等莫作是观！尔时罗阅城中人民之类，岂异人乎？今释种是也。尔时拘璅鱼者，今流离王是也。尔时两舌鱼者，今好苦梵志是也。尔时小儿见鱼在岸上而笑者，今我身是也。尔时，释种坐取鱼食，由此因缘，无数劫中入地狱中，今受此对。我尔时，坐见而笑之，今患头痛，如似石押，犹如以头戴须弥山。所以然者？如来更不受形，以舍众行，度诸厄难。是谓，比丘，由此因缘今受此报。诸比丘当护身、口、意行，当念恭敬承事梵行人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天子欲命终时，有五未曾有瑞应而现在前。云何为五？一者、华冠自萎，二者、衣裳垢坌，三者、身体汗臭，四者、不乐本座，五者、天女星散。是谓天子当命终时有此五瑞应。尔时，天子极怀愁忧，椎胸唤叫。尔时，诸天子来至此天子所，语此天子言：‘汝今尔来可生善处，快得善处，快得善利；以得善利，当

念安处善业。’尔时，诸天而教授之。”

尔时，有一比丘白世尊言：“三十三天云何得生善处？云何快得善利？云何安处善业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人间于天则是善处。得善处、得善利者，生正见家，与善知识从事，于如来法中得信根，是谓名为快得善利！彼云何名为安处善业？于如法中而得信根，剃除须发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；彼以学道，戒性具足，诸根不缺，饭食知足，恒念经行，得三达明，是谓名为安处善业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人为天善处，良友为善利，

出家为善业，有漏尽无漏。

“比丘当知：三十三天著于五欲，彼以人间为善趣；于如来法得出家，为善利而得三达。所以然者？诸佛世尊皆出人间，非由天而得也。是故，比丘，于此命终当生天上。”

尔时，彼比丘白世尊：“云何比丘当生善趣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涅槃者，即是比丘善趣。汝今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得至涅槃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沙门出家有五毁辱之法。云何为五？一者、头发长，二者、爪长，三者、衣裳垢坌，四者、不知时宜，五者、多有所论。所以然者？多有论说比丘复有五事。云何为五？一者、人不信言，二者、不受其教，三者、人所不喜见，四者、妄言，五者、斗乱彼此。是谓多论说之人有此五事。比丘，当除此五，而无邪想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与诸比丘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频毗娑罗王敕诸群臣：“速严驾宝羽之车，吾欲至舍卫城亲觐世尊。”

是时，群臣闻王教敕，即驾宝羽之车，前白王言：“严驾已讫，王知是时。”

尔时，频毗娑罗王乘宝羽之车出罗阅城，往诣舍卫城，渐至祇洹精舍，欲入祇洹精舍。夫水灌头王法有五威容，悉舍之一面。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世尊渐与说微妙之法。尔时，王闻法已，白世尊言：“惟愿如来当在罗阅城夏坐！亦当供给衣被、饭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。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受频毗娑罗王请。是时，王以见世尊默然受请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绕三匝，便退而去，还诣罗阅城，入于宫中。

尔时，频毗娑罗王在闲静处，便生此念：“我亦堪任供养如来及比丘僧，尽其形寿，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但当愍其下劣。”是时，频毗娑罗王寻其日告群臣曰：“我昨日而生此念：‘我能尽形寿供养如来及比丘僧，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亦复当愍诸下劣。’汝等各各相率，次第饭如来诸贤，长夜受福无穷。”

尔时，摩竭国王即于宫门前起大讲堂，复办种种食具。

尔时，世尊出舍卫国，及将五百比丘，渐渐人间游化，至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。是时，频毗娑罗王闻世尊来至迦兰陀竹园中，寻时乘羽宝之车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频毗娑罗王白世尊言：“我在闲静之处，便生此念：‘如我今日能供办衣被、饭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但念下劣之家。’即告群臣：‘汝等各各供办饮食之具，次第饭佛。’云何，世尊，此是其宜？为非其宜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大王，多所饶益，为天、世人而作福田。”

尔时，频毗娑罗王白世尊言：“惟愿世尊明日就宫中食！”

尔时，频毗娑罗王以见世尊默然受请，时王寻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明日清旦，著衣持钵，入城至王宫中各次第坐。尔时，王给以百味食，手自斟酌，欢喜不乱。尔时，频毗娑罗王见世尊食讫，除去钵器，便取一卑座，在如来前坐。

尔时，世尊渐与王说微妙之法，令发欢喜之心。尔时，世尊与诸大王及群臣之类，说微妙之法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淫为秽恶，出要为乐。

尔时，世尊以知彼众生心开意解，无复狐疑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尔时世尊尽与说之。当于座上六十余人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；六十大臣及五百天人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世尊即与频毗娑罗王及诸人民说此颂偈：

“祠祀火为上，书中颂为最，

王为人中尊，众流海为源，

星中月照明，光明日为上。

上下及四方，诸所有万物，

天及世人民，佛为最尊上。

欲求其福者，当供养于佛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便从座起而去。尔时，罗阅城中人民之类，随其贵贱，从家多少，饭佛及比丘僧。

尔时，世尊在迦兰陀竹园中住，国界人民靡不供养者。尔时，罗阅城中诸梵志等次应作食。是时，彼梵志集在一处，各作是论：“吾等各各出三两金钱，以供食具。”

尔时，罗阅城中有梵志，名曰鸡头，极为贫匮，趣自存活，无金钱可输，便为诸梵志所驱逐，使出众中。是时，鸡头梵志还至家中，而告其妇：“卿今当知：诸梵志等所见驱逐，不听在众。所以然者？由无金钱故。”

时，妇报言：“还入城中，随人举债，必当得之。又语其主：‘七日之后，当相报偿。设不偿者，我身及妇没为奴婢。’”

是时，梵志随其妇言，即入城中，处处求索，了不能得。还至妇所，而告之曰：“吾所在求索了不能得，当如之何？”

时，妇报曰：“罗阅城东有大长者，名不奢蜜多罗，饶财多宝，可往至彼而求债之：‘见与三两金钱，七日之后自当相还；设不还者，我身及妇没为奴婢。’”

是时，梵志从妇受语，往诣不奢蜜多罗，从求金钱：“不过七日自当相还，若不相还者，我与妇没身为奴婢。”是时，不奢蜜多罗即与金钱。

是时，鸡头梵志持此金钱还至妇所，而告之曰：“以得金钱，当何方宜？”

时，妇报言：“可持此钱，众中输之。”

时，彼梵志即持金钱，往众中输之。诸梵志等语此梵志曰：“我等办具已讫，可持此金钱还归所在，不须住此众中。”

时，彼梵志即还到舍，以此因缘，向妇说之。其妇报言：“我等二人共至世尊所，自宣微意。”

尔时，梵志即将其妇至世尊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又复其妇礼如来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梵志以此因缘，具白世尊。尔时，世尊告梵志曰：“如今可为如来及比丘僧

办其饮食。”

尔时，梵志还熟视其妇，时妇报曰：“但随佛教，不足疑难。”

尔时，梵志即从座起，前白佛言：“惟愿世尊及比丘众当受我请！”

是时，世尊默然受梵志请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在世尊后，叉手侍焉。尔时，世尊回顾，谓释提桓因：“汝可佐此梵志共办食具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尔时，毗沙门天王去如来不远，将诸鬼神众不可称计，遥扇世尊。是时，释提桓因语毗沙门天王曰：“汝亦可佐此梵志办此食具。”

毗沙门报曰：“甚善！天王。”

是时，毗沙门天王前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绕佛三匝，自隐其形，化作人像，领五百鬼神共办食具。是时，毗沙门天王敕诸鬼神：“汝等速往至栴檀林中而取栴檀，著铁厨中。”尔时，厨中有五百鬼神与中作食。

是时，释提桓因告自在天子曰：“毗沙门今日已造铁厨，与佛、比丘僧作饭食。汝今可化作讲堂，使佛、比丘僧于中得饭食。”

自在天子报曰：“此事甚佳！”是时，自在天子闻释提桓因语，去罗阅城不远，化作七宝讲堂。所谓七宝者：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、玛瑙、赤珠、砗磲。复化作四梯陛：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。金梯陛上化作银树，银梯陛上化作金树，金根、银茎、银枝、银叶。若复金梯陛上化作银叶、银枝，水精梯陛上化作琉璃树，亦各杂种不可称计。复以杂宝而厕其间，复以七宝而覆其上，周匝四面悬好金铃，然彼铃声皆出八种之音。复化作好床座，敷以好褥，悬缯幡盖，世所希有。尔时，以牛头栴檀，燃火作食，罗阅城侧十二由旬，香熏遍满其中。

是时，摩竭国王告诸群臣：“我生长深宫，初不闻此香，罗阅城侧何缘闻此好香？”

群臣白王：“此是鸡头梵志在食厨中然天栴檀香，是其瑞应。”

是时，频毗娑罗王敕诸群臣：“速严驾羽宝之车，吾欲往至世尊所问讯此缘。”

是时，诸臣报王：“如是，大王。”

频毗婆罗王即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国王见此铁厨中有五百人作食，见已，便作是语：“此是何人所作饮食？”

时，诸鬼神以人形报曰：“鸡头梵志请佛及比丘僧而供养之。”

是时，国王复遥见高广讲堂，问侍人曰：“此是何人所造讲堂？昔所未有，为谁所造？”

群臣报曰：“不知此缘。”

是时，频毗娑罗王作是念：“我今至世尊所而问此义，然佛世尊无事不知，无事不见。”

是时，摩竭国频毗娑罗王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频毗娑罗王白世尊言：“昔日不见此高广讲堂，今日见之。昔日不见此铁厨，今日见之。将是何物？为是谁变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大王当知：此毗沙门天王所造铁厨，及自在天子造此讲堂。”

是时，摩竭国王即于座上悲泣交集，不能自胜。世尊告曰：“大王，何故悲泣乃至于斯？”

时，频毗娑罗王白佛言：“不敢悲泣，但念后生人民不睹圣兴！当来之人悭著财物，无有威德，尚不闻此奇宝之名，何况见乎？今蒙如来有奇特之变，出现于世，是故悲泣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当来之世，国王、人民实不睹此变。”尔时，世尊即与国王说法，使发欢喜之心。王闻法已，即从座而去。

是时，毗沙门天王即其日语鸡头梵志曰：“汝舒右手。”是时，鸡头即舒右手。毗沙门天王即授与金铤，又告之曰：“自以此金铤投于地上。”

是时，梵志即投于地上，乃成百千两金。毗沙门天王报曰：“汝持此金铤入城中买种种饮食，持来此间。”

是时，梵志受天王教，即持此金入城买种种饮食，持来厨所。是时，毗沙门天王沐浴梵志，与著种种衣裳，手执香火，教白：“时到，今正是时，愿尊屈顾！”

是时，梵志即受其教，手执香炉而白：“时到，惟愿屈顾！”

尔时，世尊以知时至，著衣持钵，将诸比丘众往至讲堂所，各次第坐，及比丘尼众亦次第坐。是时，鸡头梵志见饮食极多，然众僧复少，前白世尊言：“今日食饮极为丰

多，然比丘僧少，不审云何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，梵志，手执香炉，上高台上，向东、南、西、北，并作是说：‘诸释迦文佛弟子得六神通，漏尽阿罗汉者，尽集此讲堂。’”

梵志白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是时，梵志从佛受教，即上楼上请诸漏尽阿罗汉。是时，东方有二万一千阿罗汉，从东方来诣此讲堂；南方二万一千，西方二万一千，北方二万一千阿罗汉集此讲堂。尔时，讲堂上有八万四千阿罗汉集在一处。

是时，频毗娑罗王将诸群臣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及礼比丘僧。是时，鸡头梵志见比丘僧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以饭食之具，饭佛及比丘僧，手自斟酌，欢喜不辞。然故有遗余之食，是时鸡头梵志前白佛言：“今饭佛及比丘僧，故有遗余饭食在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可请佛及比丘僧七日供养。”

梵志对曰：“如是，瞿昙。”是时，鸡头梵志即前长跪，白世尊言：“今请佛及比丘僧七日供养，自当供给衣被、饭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。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

尔时，大众之中有比丘尼名舍鸠利。是时，比丘尼白世尊言：“我今心中生念：‘颇有释迦文佛弟子漏尽阿罗汉不集此乎？’又以天眼观东方界，南方、西方、北方皆悉观之，靡不来者，皆悉云集。今此大会纯是罗汉真人云集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舍鸠利，如汝所言，此之大会纯是真人，东、西、南、北无不集者。”尔时，世尊以此因缘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颇见比丘尼中天眼彻睹，如此比丘尼等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不见也，世尊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声闻中第一弟子天眼第一者，所谓舍鸠利比丘尼是。”

时，鸡头梵志七日之中供养圣众衣被、饭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复以华香散如来上。是时，此华在虚空中化作七宝交露台。是时，梵志见交露台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前白佛言：“惟愿世尊听在道次，得作沙门。”

尔时，鸡头梵志即得为道，诸根寂静，自修其志。除去睡眠，设眼见色亦不起想念，其眼根亦无恶想流驰诸念而护眼根；若耳闻声、鼻嗅香、舌知味、身知细滑，不起细滑之想，意知法亦然。是时，便灭五结盖——覆蔽人心者，令人无智慧。亦无杀害之意，而净其心，不杀，不念杀，不教人杀，手不执刀杖；起仁慈之心向一切众生。除去不与取，不起盗心，而净其意；恒有施心于一切众生，亦使不盗。己不淫泆，亦复教人使

不淫泆；恒修梵行，清净无瑕秽，于梵行中而净其心。亦不妄语，亦不教人使行妄语；恒念至诚，无有虚诈诳惑世人，于中而净其心。复不两舌，亦不教人使两舌，若此间语不传至彼，设彼间语不传至此，于中而净其意。于食知足，不著气味，不著荣色，不著肥白，但欲支其形体，使全其命。欲除故痛，使新者不生，得修行道，长处无为之地。犹如有男女，以脂膏涂疮者，但欲除愈故也；此亦如是，所以于食知足者，欲使故痛除愈，新者不生。

或复是时，达晓行道，不失时节，不失三十七道品之行。或坐或行，除去睡眠之盖；或初夜时，或坐或行，除去睡眠之盖；或中夜时，右胁著地，脚脚相累，系意在明；彼复以后夜时，或坐、或经行而净其意。是时，饮食知足，经行不失时节，除去欲不净想，无诸恶行，而游初禅；有觉、有观、息念、猗欢乐，而游二禅；无有乐，护念清静，自知身有乐，诸贤所求护念清净者，而游三禅；彼苦乐已灭，无有愁忧，无苦无乐，护念清净，游于四禅。

彼以三昧心，清净无瑕秽，亦得无所畏。复得三昧，自忆无数世事。彼便忆过去之事，若一生、二生、三生、四生、五生、十生、二十生、三十生、四十生、五十生、百生、千生、万生、数千万生，成劫、败劫、成败之劫，我曾生彼处，姓某、字某，食如此之食，受如是苦乐，寿命长短，彼死此生，死此生彼，因缘本末，皆悉知之。彼复以三昧心清净无瑕秽，得无所畏，观众生类生者、死者。

彼复以天眼观众生类，生者、死者，善趣、恶趣，善色、恶色，若好、若丑，随行所种，皆悉知之。或有众生类身、口、意行恶，诽谤贤圣，造邪业本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或复有众生身、口、意、行善，不诽谤贤圣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复以清净天眼观众生类若好、若丑，善趣、恶趣，善色、恶色，皆悉知之，得无所畏，复施心尽漏，后观此苦，如实知之。此是苦，此是苦集、苦尽、苦出要，如实知之。彼作是观已，欲漏心、有漏心、无明漏心得解脱；已得解脱，便得解脱智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是时，鸡头梵志便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尊者鸡头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世间五事最不可得。云何为五？应丧之物欲使不丧者，此不可得；灭尽之法欲使不尽者，此不可得；夫老之法欲使不老者，此不可得；夫病之法欲使不病者，此不可得也；夫死之法欲使不死者，此不可得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五事最不可得。若如来出世，若如来不出世，此法界恒住如故，而不朽败。有丧灭之声，生、

老、病、死，若生、若逝，皆归于本。是谓，比丘，此五难得之物。

“当求方便，修行五根。云何为五？所谓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是谓，比丘，行此五根已，便成须陀洹；家家、一种，转进成斯陀含；转进灭五结使，成阿那含，于彼般涅槃，不来此世；转进有漏尽，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自身作证而自游化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当求方便，除前五事，修后五根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今有五人不可疗治。云何为五？一者谀谄之人不可疗治；奸邪之人不可疗治；恶口之人不可疗治；嫉妒之人不可疗治；无反复之人不可疗治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五人不可疗治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奸邪恶口人，嫉妒无反复，

此人不可疗，智者之所弃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常当学正意，除去嫉妒；修行威仪，所说如法；当知反复，识其恩养，小恩尚不忘，何况大者！勿怀悭贪，又不自誉，复不毁他人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昔者，释提桓因告三十三天曰：‘若诸贤与阿须伦共斗时，设阿须伦不如，诸天得胜者，汝等捉毗摩质多罗阿须伦，将来至此，身为五系。’是时，毗摩质多罗阿须伦，复告诸阿须伦曰：‘卿等，今日与诸天共斗，设得胜者，便捉释提桓因，缚送此间。’比丘当知：尔时，二家共斗，诸天得胜，阿须伦不如。是时，三十三天躬捉毗摩质多罗阿须伦王，束缚其身，将诣释提桓因所，著中门外，自观彼五系。

“是时，毗摩质多罗阿须伦王便作是念：‘此诸天法正，阿须伦所行非法。我今不乐阿须伦，便当即住此诸天宫。’是时，以生此念言：‘诸天法正，阿须伦非法，我欲住此间。’作此念已，是时，毗摩质多罗阿须伦王便自觉知身无缚系，五欲而自娱乐。设毗摩质多罗阿须伦王生此念已，言：‘诸天非法，阿须伦法正。我不用此三十三天，

还欲诣阿须伦宫。’是时，阿须伦王身被五系，五欲娱乐自然消灭。

“比丘当知：缠缚之急，莫过此事，魔之所缚，复甚于斯。设兴结使，魔以被缚，动魔被缚，不动魔不被缚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使心不被缚，乐闲静之处。所以然者？此诸结使是摩境界。若有比丘在魔境界者，终不脱生、老、病、死，不脱愁、忧、苦、恼。我今说此苦际，若复比丘心不移动，不著结使，便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愁、忧、苦、恼，我今说此苦际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，无有结使，越出魔界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是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“夫言尽者，名何等法言尽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色者无为，因缘而有此名；无欲、无为，名灭尽法。彼尽者，名曰灭尽。痛、想、行、识，无为、无作，皆是磨灭之法；无欲、无污，彼灭尽者，故名灭尽。阿难当知：五盛阴无欲、无作，为磨灭法；彼灭尽者，名为灭尽。此五盛阴永以灭尽，更不复生，故名灭尽。”

是时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生漏梵志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生漏梵志白世尊言：“云何，瞿昙，有何因缘，有何宿行，使此人民之类有尽、有灭、有减少者？本为城廓，今日已坏；本有人民，今日丘荒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梵志，欲知由此人民所行非法故，使本有城廓，今日磨灭；本有人民，今日丘荒。皆由生民悭贪结缚，习行爱欲之所致故，使风以不时，雨以不时，所种根栽，不得长大，其中人民死者盈路。梵志当知：由此因缘，使国毁坏，民不炽盛。

“复次，梵志，人民之类所行非法，便有雷电霹雳自然之应，天降雹雨，坏败生苗，尔时人民死者难计。复次，梵志，人民之类所行非法，共相诤竞，或以手拳相加，瓦石相掷，各各自丧其命。复次，梵志，彼人民之类已共诤竞，不安其所，国主不宁，各兴兵众共相攻伐，至大众死者难计，或有被刀死者，或有矟箭死者。如是，梵志，由此因缘，使民减少，不复炽盛。复次，梵志，人民之类所行非法故，使神祇不佑而得其便，或遭困厄，疾病著床，除降者少，疫死者多。是谓，梵志，由此因缘，使民减少，不

复炽盛。”

是时，生漏梵志白世尊言：“瞿昙，所说甚为快哉！说此人本减少之义。实如来教，本有城廓，今日磨灭；本有人民，今日丘荒。所以然者？以有非法，便生悭嫉；以生悭嫉，便生邪业；以生邪业，故使天雨不时，五谷不熟，人民不炽，故使非法流行，天降灾变，坏败生苗。彼以行非法，著贪悭疾，是时国主不宁，各兴兵众，共相攻伐，死者叵计，故使国土流荒，人民迸散。今日世尊所说甚善！快哉！由非法故致此灾患。正使为他所捉，便断其命，由非法故便生盗心；以生盗心，后为王杀；以生邪业，非人得其便，由此因缘，便取命终，人民减少，故使无有城廓之所居处。

“瞿昙，今日所话以自过多，犹如偻者得伸，盲者得眼目，冥中得明，无目者为作眼目。今沙门瞿昙无数方便而说法，我今重自归佛、法、众，愿听为优婆塞，尽形寿，不敢复杀。若沙门瞿昙见我若乘象骑马，我由恭敬。所以然者？我为王波斯匿、频毗娑罗王、优填王、恶生王、优陀延王，受梵之福，我恐失此之德。设我偏露右肩时，惟愿世尊受我礼拜！设我步行时，见瞿昙来，我当去履，惟愿世尊受我等礼！”

尔时，世尊俨头可之。是时，生漏梵志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前白佛言：“我今重自归沙门瞿昙，惟愿世尊听为优婆塞！”

尔时，世尊渐与说法，使发欢喜之心。梵志闻法已，即从座起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生漏梵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七 邪聚品第三十五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人在邪见聚者，有何相像？有何相貌？”

尔时，诸比丘白世尊言：“如来是诸法之王，诸法之尊。善哉！世尊，当与诸比丘而说此义。我等闻已，当奉行之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等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其义！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在邪聚之人，当以五事知之，以见五事则知此人为住邪聚。云何为五？应笑而不笑，应欢喜时而不欢喜，应起慈心而不起慈心，作恶而不耻，闻其善语而不著意。当知此人必住邪聚。若有众生住邪聚者，当以此五事知之。复次，有众生有住正聚者，有何相貌？有何因缘？”

尔时，诸比丘白佛言：“如来是诸法之王，诸法之尊。惟愿世尊，当与诸比丘而说此义。我等闻已，当奉行之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等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其义！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在正聚之人，当以五事知之，以见五事则知此人为住正聚。云何为五？应笑则笑，应欢喜则欢喜，应起慈心则起慈心，可耻则取，闻善著意。当知此人已住正聚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除邪聚，住于正聚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如来出现世时必当为五事。云何为五？一者、当转法轮，二者、当度父母，三者、无信之人立于信地，四者、未发菩萨意使发菩萨心，五者、当授将来佛决。若如来出现世时，当为此五事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起慈心向于如来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惠施不得其福。云何为五？一者、以刀施人，二者、以毒施人，三者、以野牛施人，四者、淫女施人，五者、造作神祠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五施不得其福。

“比丘当知：复有五施令得大福。云何为五？一者、造作园观，二者、造作林树，三者、造作桥梁，四者、造作大船，五者、与当来过去造作房舍住处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五事令得其福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园观施清凉，及作好桥梁，

河津渡人民，并作好房舍。

彼人日夜中，恒当受其福，

戒定以成就，此人必生天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念修行此五惠施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女人有五力轻慢夫主。云何为五？一者、色力，二者、亲族之力，三者、田业之力，四者、儿力，五者、自守力。是谓女人有此五力。比丘当知：女人依此五力已，便轻慢夫主。设复夫主以一力，尽覆蔽彼女人。云何为一力？所谓富贵力也。夫人以贵，色力不如，亲族、田业、儿、自守尽不如也。皆由一力，胜尔许力也。

“今弊魔波旬亦有五力。云何为五？所谓色力、声力、香力、味力、细滑力。夫愚痴之人著色、声、香、味、细滑之法者，不能得度波旬境界。若圣弟子成就一力，胜尔许力。云何为一力？所谓无放逸力。设贤圣弟子成就无放逸者，则不为色、声、香、味、细滑之所拘系。以不为五欲所系，则能分别生、老、病、死之法，胜魔五力，不堕魔境界，度诸畏难，至无为之处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戒为甘露道，放逸为死径，

不贪则不死，失道为自丧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当念修行而不放逸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女人有五欲想。云何为五欲想？一者、生豪贵之家，二者、嫁适富贵之家，三者、使我夫主言从语用，四者、多有儿息，五者、在家独得由己。是谓，比丘，女人有此五事可欲之想。

“如是，比丘，我比丘亦有五事可欲之想。云何为五？所谓禁戒、多闻、三昧成就、智慧、智慧解脱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五事可欲之法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我生豪族种，亦适富贵家，

能役使夫主，非福不克获。

使我饶儿息，香华自严饰，

虽有此想念，非福不克获。

信戒而成就，三昧不移动，

智慧亦成就，懈怠而不克。

寻欲得道果，不由生死渊，

愿欲至涅槃，懈怠而不克。

“如是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行于善法，除去不善法，渐当前进，无有中悔之心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时不应向人礼。云何为五？若在偷婆中不应向礼，在大众中不应向礼，又在道路不应向礼，病痛著床不应向礼，若饮食时不应向礼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五事不应向礼。

“复有五事知时之礼。云何为五？不在偷婆中，不在大众中，不在道路，亦不病痛，复非饮食，此应向礼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作方便，知时之行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告优头槃：“汝今入罗阅城求少温汤。所以然者？如我今日脊患风痛。”

优头槃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是时，优头槃受佛教已，到时著衣持钵，入罗阅城求汤。尔时，尊者优头槃便作是念：“世尊有何因缘，使我求汤？如来诸结已尽，诸善普会。然如来复作是语：‘我今患风。’又复世尊不授姓名，当至谁家？”

是时，尊者优头槃以天眼观罗阅城男子之类，必应度者。是时，见罗阅城中有长者名毗舍罗，先不种善根，无戒、无信、邪见，于佛、法、众与边见共相应。彼便有此见：无施、无与、无有受者，亦复无有善恶果报，无今世、后世，无父、无母，世无沙门、婆罗门等成就者，于今世、后世自身作证而自游化。寿命极短，余五日之后当取命终。又事五道大神。

是时，优头槃便作是念：‘如来必欲度此长者。所以然者？此长者命终之后，当生啼哭地狱中。’是时，优头槃便笑。五道大神遥见笑，即隐其形而作人像，来至优头槃所而给使令。是时，尊者优头槃将此使人往至长者门外住，默然不语。

是时，长者遥见有道人在门外立，即时便说此偈：

“汝今默然住，剃头著袈裟，

为欲求何等？因由何故来？”

尔时，优头槃复以此偈报曰：

“如来无著尊，今日患风发，

设有温汤者，如来欲洗浴。”

是时，长者默然不报。是时，五道大神告毗舍罗先曰：“长者可以汤相惠，必当获福无量，当得甘露之报。”

是时，长者报曰：“我自有五道大神，用此沙门为能加益何等事？”

是时，五道大神便说此偈：

“如来当生时，天帝来下侍，

更谁出是者，能与共俦匹？

用五道神为，不能有所济，

宁供养释师，便获大果报！”

尔时，五道大神复重语长者曰：“汝好自守护身、口、意行，汝不知五道大神之威力乎？”是时，五道大神即化作大鬼神形，右手执剑，语长者曰：“今我身者是五道大神，速与此沙门汤，勿足稽留！”

是时，长者便作是念：“甚奇！甚特！五道大神乃供养此沙门。”即以香汤授与道人，复以石蜜授与沙门。

是时，五道大神自执此香汤，共优头槃至世尊所，以此香汤奉上如来。尔时，世尊以此香汤，沐浴身体，风寻时差，更不增剧。

是时，长者后五日便取命终，生四天王中。是时，尊者优头槃闻长者命终，即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优头槃白如来言：“此长者命终为生何处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长者命终生四天王中。”

优头槃白佛言：“此长者于彼命终当生何处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于彼命终当生四天王中，三十三天乃至生他化自在天，于彼命终，复来生四天王中。此长者身，六十劫中不堕恶趣，最后得作人身，剃除须发，著三法衣，

出家学道，成辟支佛。所以然者？汤施之德，其福乃尔。是故，优头槃，恒念浴众僧，闻说道教。如是，优头槃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尊者优头槃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异比丘不乐修梵行，欲舍禁戒，还为白衣。是时，彼比丘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彼比丘白世尊言：“我今不乐修于梵行，欲舍禁戒，还为白衣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何故不乐修梵行，欲舍禁戒，还为白衣？”

比丘报曰：“我今心意炽盛，身中火燃。若我见女人时，端正无双，我尔时便作是念：‘使此女人与我共交。’又复作是念：‘此非正法，设我从此心者，则非正理。’我尔时复作是念：‘此是恶利，非为善利；此是恶法，非为善法。我今欲舍禁戒，还为白衣。沙门禁戒实不可犯，我于俗人中可分檀布施。’”

世尊告曰：“夫为女人有五种恶。云何为五？一者、秽恶，二者、两舌，三者、嫉妒，四者、瞋恚，五者、无反复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非喜由财义，现善内怀毒，

坏人趣道善，如鹰舍污池。

“是故，比丘，当除不净之想，思惟净观。比丘思惟净观已，尽断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，尽断无明、骄慢。汝今，比丘，欲从何生？为从发生？然发恶露不净，皆由幻化诳惑世人。手、爪、齿、形体之属，乃无净处，何者是真？何者是实？从头至足皆悉如是。肝、胆、五藏，有形之物，无一可贪，何者是真？汝今，比丘，欲从何生？汝今善修梵行，如来正法必当尽苦。人命极短，不久存世，虽复极寿，不过百岁，所出无几。

“比丘当知：如来出世，甚为难值；闻法亦难；受四大形，亦复难得；诸根具足，亦复难得；得生中国，亦复难值；与善知识相遭，亦复难得；闻法亦难，分别义理，亦复难得；法法成就，此事亦难。汝今，比丘，设与善知识从事者，便能分别诸法，亦当与人广演其义。设当闻法已，则能分别；能分别法已，则能说其义，无有欲想、瞋恚、愚痴之想，已离三毒，便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。我今粗说其义。”

尔时，彼比丘从佛受教，便从座起，礼世尊足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彼比丘在闲静之处，思惟其法，所以族姓之子剃除须发，出家学道，欲修无上梵行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尔时，彼比丘便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阿难、多耆奢时到，著衣持钵，入城乞食。是时，多耆奢在一巷中见一女人，极为端正，与世奇特；见已，心意错乱，不与常同。

是时，多耆奢即以偈向阿难说：

“欲火之所烧，心意极炽然，

愿说灭此义，多有所饶益。”

是时，阿难复以此偈报曰：

“知欲颠倒法，心意极炽然，

当除想像念，欲息便自休。”

是时，多耆奢复以偈报曰：

“心为形之本，眼为候之原，

睡卧见扶接，形如乱草萎。”

是时，尊者阿难即前进，以右手摩多耆奢头。尔时，即说此偈：

“念佛无贪欲，度彼欲难陀，

睹天现地狱，制意离五趣。”

是时，多耆奢闻尊者阿难语已，便作是说：“止！止！阿难。”俱乞食讫，还至世尊所。

是时，彼女人遥见多耆奢便笑。时，多耆奢遥见女人笑，便生此想念：“汝今形体骨立皮缠，亦如画瓶，内盛不净，诳惑世人，令发乱想。”尔时，尊者多耆奢观彼女人，从头至足：“此形体中有何可贪？三十六物皆悉不净。今此诸物为从何生？”是时，尊者多耆奢复作是念：“我今观他形，为不如自观身中。此欲为从何生？为从地种生耶？水、火、风种生耶？设从地种生，地种坚强，不可沮坏；设从水种生，水种极濡，不可获持；设从火种生，火种不可获持；设从风种生，风种无形而不可获持。”是时，尊

者便作是念：“此欲者，但从思想生。”

尔时，便说此偈：

“欲我知汝本，但以思想生，

非我思想汝，则汝而不有。”

尔时，尊者多耆奢又说此偈，如思惟不净之想，即于彼处有漏心得解脱。

时，阿难及多耆奢出罗阅城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多耆奢白世尊言：“我今快得善利，以有所觉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云何自觉？”

多耆奢白佛言：“色者无牢，亦不坚固，不可睹见，幻伪不真；痛者无牢，亦不坚固，亦如水上泡，幻伪不真；想者无牢，亦不坚固，幻伪不真，亦如野马；行亦无牢，亦不坚固，亦如芭蕉之树，而无有实；识者无牢，亦不坚固，幻伪不真。”重白佛言：“此五盛阴无牢，亦不坚固，幻伪不真。”

是时，尊者多耆奢便说此偈：

“色如聚沫，痛如浮泡，

想如野马，行如芭蕉，

识为幻法，最胜所说。

思惟此已，尽观诸行，

皆悉空寂，无有真正，

皆由此身，善逝所说。

当灭三法，见色不净，

此身如是，幻伪不真，

此名害法，五阴不牢，

已解不真，今还上迹。

“如是，世尊，我今所觉正谓此耳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多耆奢，善能观察此五盛阴本。汝今当知：夫为行人当观察此五阴之本，皆不牢固。所以然者？我当观此五盛阴时，在道树下成无上等正觉，亦如卿今日所观。”

尔时，说此法时，座上六十比丘漏尽意解。尔时，尊者多耆奢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僧迦摩长者子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座。是时，长者子白佛言：“惟愿世尊听在道次！”

是时，长者子即得为道，在闲静之处，克己修行，成其法果，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，出家学道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是时，僧迦摩便成阿罗汉。是时，在闲静之处，便生此念：“如来出现甚为难遇，多萨阿竭时时乃出！亦如优昙钵华时时乃出，此亦如是，如来出现于世时时乃有。一切行灭亦复难遇，出要亦难，爱尽、无欲、涅槃，此乃为要。”

尔时，僧迦摩妇母闻女婿作道人，不复著欲，舍于家累，又捐我女，如弃聚唾。尔时，此母往至女所，而语女曰：“汝婿实作道乎？”

其女报曰：“女亦不详为作道不耶？”

其老母曰：“汝今可自庄严，著好衣裳，抱此男、女，往至僧迦摩所。”

尔时，母及女共相将至僧迦摩所。尔时，尊者僧迦摩在一树下结跏趺坐。是时，妇、母二人在前，默然而立。

是时，老母及女观僧迦摩从头至足，而语僧迦摩曰：“汝今何故不与我女共语乎？今此儿女由汝而生。汝今所为实为非理，人所不许。汝今所思惟者，非是人行。”

是时，尊者僧迦摩即时便说此偈：

“此外更无善，此外更无妙，

此外更无是，善念无过是。”

是时，妇母语僧迦摩曰：“我女今有何罪？有何非法？今何故舍之出家学道？”

是时，僧迦摩便说此偈：

“臭处不净行，瞋恚好妄语，

嫉妒心不正，如来之所说。”

是时，老母语僧迦摩曰：“非独我女而有此事，一切女人皆同此耳！舍卫城中人民之类，见我女者，悉皆意乱，欲与交通，如渴欲饮，睹无厌足，皆起想著。汝今云何舍之学道，方更谤毁。设汝今日不用我女者，汝所生男、女，还自录之。”

尔时，僧迦摩复说此偈：

“我亦无男女，田业及财宝，

亦复无奴婢，眷属及营从。

独步无有侣，乐于闲静处，

行作沙门法，求于正佛道。

有男有女者，愚者所习行，

我常无我身，岂有男女哉？”

是时，妇、母、男、女闻说此偈已，各作是念：“如我今日观察此意，必不还家。”复更观察从头至足，长叹息已，前自长跪，而作是语：“设身、口、意所造非法者，尽共忍之。”即绕三匝而退所在。

是时，尊者阿难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遥见老母及女而问之曰：“向者颇见僧迦摩乎？”

其老母报曰：“虽见亦不为见。”

阿难报曰：“颇共言语乎？”

老母报曰：“虽共言语，不入我意。”

是时，尊者阿难便说此偈：

“欲使火生水，复使水生火，

空法欲使有，无欲欲使欲。”

是时，尊者阿难乞食已，还诣祇树给孤独园，往至僧迦摩所，在一面坐，语僧迦摩曰：“已知如真法乎？”

僧迦摩报曰：“我已觉知如真法也。”

阿难报曰：“云何觉知如真法乎？”

僧迦摩报曰：“色者无常，此无常义即是苦，苦者即无我，无我者即是空也。痛、想、行、识皆悉无常，此无常义即是苦，苦者即无我，无我者即是空也。此五盛阴是无常义，无常义者即是苦义。我非彼有，彼非我有。”

是时，僧迦摩便说此偈：

“苦苦还相生，度苦亦如是，

贤圣八品道，乃至灭尽处。

更不还此生，流转天人间，

当尽苦原本，永息无移动。

我今见空迹，如佛之所说，

今得阿罗汉，更不受胞胎。”

是时，尊者阿难叹曰：“善哉！如真之法善能决了。”

是时，阿难便说此偈：

“善守梵行迹，亦能善修道，

断诸一切结，真佛之弟子。”

尔时，阿难说此偈已，即从座起而去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阿难以此因缘，具白世尊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欲平等论阿罗汉，当言僧迦摩比丘是也。能降伏魔官属者，亦是僧迦摩比丘。所以然者？僧迦摩比丘七变往降魔，今方成道。自今已后，听七变作道。过此限者，则为非法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声闻中第一比丘能降伏魔，今方成道者，所谓僧迦摩比丘是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八 听法品第三十六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随时听法有五功德，随时承受不失次第。云何为五？未曾闻者，便得闻之；以得闻者，重讽诵之；见不邪倾；无有狐疑；即解甚深之义。随时听法有五功德，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随时听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造作浴室有五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一者、除风，二者、病得差，三者、除去尘垢，四者、身体轻便，五者、得肥白。是谓，比丘，造作浴室有此五功德。是故，诸比丘，若有四部之众欲求此五功德者，当求方便，造立浴室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施人杨枝有五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一者、除风，二者、除涎唾，三者、生藏得消，四者、口中不臭，五者、眼得清净。是谓，比丘，施人杨枝有五功德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求此五功德，当念以杨枝用惠施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颇见屠牛之人，以此财业后得乘车马、大象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非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诸比丘，我亦不见、不闻屠牛之人杀害牛已，得乘车马、大象。所以然者？我亦不见屠牛之人得乘车马、大象，终无此理。云何，比丘，汝等颇见屠羊、杀猪，或猎捕鹿，如此之人作此恶已，得此财业后得乘车马、大象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非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诸比丘，我亦不见、不闻屠牛之人杀害生类已，得乘车马、大象，终无此理。汝等比丘，若见杀牛之人乘车马者，此是前世之德，非今世福也；皆是前世宿行所致也。汝等若见杀羊之人得乘车马者，当知此人前世宿福之所种也。所以然者？皆由杀心不除故也。何以故？若有人亲近恶人，好喜杀生，种地狱之罪，若来人中，寿命极短。若复有人好喜偷盗，种地狱罪。如彼屠牛之人，贱取贵卖，诳惑世人，不按正法。屠牛之人亦复如是，由杀心故，致此罪咎，不得乘车马、大象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起慈心于一切众生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如屈伸臂顷，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释提桓因白世尊言：“如来亦说，夫如来出世必当为五事。云何为五？当转法轮；当度父母；无信之人立于信地；未发菩萨心令发菩萨意；于其中间当受佛决。此五因缘如来出现必当为之。今如来母在三十三天，欲得闻法。今如来在阎浮里内，四部围绕，国王人民皆来云集。善哉！世尊，可至三十三天与母说法。”是时，世尊默然受之。

尔时，难陀、优槃难陀龙王便作是念：“此诸秃头沙门在我上飞，当作方便，使不陵虚。”是时，龙王便兴瞋恚，放大火风，使阎浮里内，洞燃火燃。

是时，阿难白佛言：“此阎浮里内，何故有此烟火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二龙王便生此念：‘秃头沙门恒在我上飞，我等当共制之，令不陵虚。’便兴瞋恚，放此烟火，由此因缘，故致此变。”

是时，大迦葉即从座起，白世尊言：“我今欲往，与彼共战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二龙王极为凶恶，难可受化，卿还就座。”

是时，尊者阿那律即从座起，白世尊言：“我今欲往降彼恶龙。”

世尊告白：“此二恶龙极为凶暴，难可受化，卿还就座。”

是时，离越、尊者迦旃延、尊者须菩提、尊者优陀夷、尊者婆竭，各从座起，白世尊言：“我今欲往降伏恶龙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二龙王极为凶恶，难可受化，卿还就坐。”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即从座起，偏露右肩，长跪叉手，白佛言：“欲往诣彼降伏恶龙。”

世尊告白：“此二龙王极为凶恶，难可降化，卿今云何化彼龙王？”

目连白佛言：“我先至彼化形极大，恐怯彼龙，后复化形极为微小，然后以常法则而降伏之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目连，汝能堪任降伏恶龙。然今，目连，坚持心意，勿兴乱想。所以然者？彼龙凶恶，备触娆汝。”

是时，目连即礼佛足，屈伸臂顷，于彼没不现，往至须弥山上。尔时，难陀、优槃难陀龙王绕须弥山七匝，极兴瞋恚，放大烟火。

是时，目连自隐本形，化作大龙王，有十四头，绕须弥山十四匝，放大火烟，当在二龙王上住。

是时，难陀、优槃难陀龙王见大龙王有十四头，便坏恐怖，自相谓言：“我等今日当试此龙王威力，为审胜吾不乎？”

尔时，难陀、优槃难陀龙王以尾掷大海中，以水洒三十三天，亦不著目连身。是时，尊者大目连复以尾著大海水中，水乃至到梵迦夷天，并复洒二龙王身上。

是时，二龙王自相谓言：“我等尽其力势，以水洒三十三天，然此大龙王复过我上去。我等正有七头，今此龙王十四头。我等绕须弥山七匝，今此龙王绕须弥山十四匝。我今二龙王当共并力与共战斗！”

是时，二龙王极怀瞋恚，雷电霹雳，放大火炎。是时，尊者大目连便作是念：“凡龙战斗以火霹雳，设我以火霹雳共战斗者，阎浮里内人民之类，及三十三天皆当被害。我今化形极小，当与战斗。”是时，目连即化形使小，便入龙口中，从鼻中出；或从鼻入，从耳中出；或入耳中，从眼中出；以出眼中，在眉上行。

尔时，二龙王极怀恐惧，即作是念：“此大龙王极有威力，乃能从口中入，鼻中出；从鼻入，眼中出。我等今日实为不如。我等龙种今有四生：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然无有出我等者。今此龙王威力乃尔，不堪共斗。我等性命死在斯须！”皆怀恐惧，衣毛皆竖。

是时，目连以见龙王心怀恐惧，还隐其形，作常形容，在眼睫上行。是时，二龙王见大目连，自相谓言：“此是目连沙门，亦非龙王，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威力，乃能与我等共斗。”是时，二龙王白目连言：“尊者何为触娆我乃尔？欲何所诫敕？”

目连报曰：“汝等昨日而作是念：‘云何秃头沙门恒在我上飞，今当制御之。’”

龙王报曰：“如是，目连。”

目连告曰：“龙王当知：此须弥山者是诸天道路，非汝所居之处。”

龙王报曰：“惟愿恕之，不见重责，自今以后更不敢触娆，兴恶乱想，惟愿听为弟子！”

目连报曰：“汝等莫自归我身，我所自归者，汝等便自归之。”

龙王白目连：“我等今日自归如来。”

目连告曰：“汝等不可依此须弥山，自归世尊；今可共我至舍卫城，乃得自归。”

是时，目连将二龙王，如屈伸臂顷，从须弥山上至舍卫城。尔时，世尊与无央数之众而为说法。是时，目连告二龙王曰：“汝等当知：今日世尊与无央数之众而为说法，不可作汝形至世尊所。”

龙王报曰：“如是，目连。”

是时，龙王还隐龙形，化作人形，不长不短，容貌端正，如桃华色。

是时，目连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目连语龙王曰：“今正是时，宜可前进！”

是时，龙王闻目连语，即从座起，长跪叉手，白世尊言：“我等二族姓子，一名难陀，二名优槃难陀，自归如来，受持五戒。惟愿世尊听为优婆塞，尽形寿不复杀生！”

尔时，世尊弹指可之。时，二龙王还复故坐，欲得闻法。

尔时，波斯匿王便作是念：“有何因缘，使此阎浮利内烟火乃尔？”是时，王波斯匿乘宝羽之车出舍卫城，至世尊所。尔时，人民之类遥见王来，咸共起迎：“善来！大王，可就此坐。”

时，二龙王默然不起。是时，波斯匿王礼世尊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大王白世尊言：“我今欲有所问，惟愿世尊事事敷演！”

世尊告白：“欲有所问，今正是时。”

波斯匿王白佛言：“有何因缘，令此阎浮里内烟火乃尔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难陀、优槃难陀龙王之所造。然今，大王，勿怀恐惧，今日更无烟火之变。”

是时，波斯匿王便作是念：“我今是国之大王，人民宗敬，名闻四远。今此二人为从何来？见吾至此，亦不起迎。设住吾境界者当取闭之，设他界来者当取杀之。”

是时，龙王知波斯匿心中所念，便兴瞋恚。尔时，龙王便作是念：“我等无过于此王所，更欲反害吾身；要当取此国王及迦夷国人，尽取杀之。”是时，龙王即从座起，礼世尊足，即便而去，离祇洹不远，便不复现。

是时，波斯匿王见此人去，未久，白世尊言：“国事猥多，欲还宫中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宜知是时。”

是时，波斯匿王即从座起，便退而去，告群臣曰：“向者二人为从何道去？速捕取之。”是时，诸臣闻王教令，即驰走求之而不知处，便还宫中。

是时，难陀、优槃难陀龙王各生此念：“我等无过于彼王所，方欲取我等害之；我等当共害彼人民，使无遗余。”是时，龙王复作是念：“国中人民有何过失？当取舍卫城人民害之。”复重作是念：“舍卫国人有何过失于我等？当取王宫官属尽取杀之。”

尔时，世尊以知龙王心中所念，告目连曰：“汝今当救波斯匿王，无令为难陀、优槃难陀龙王所害。”

目连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是时，目连受佛教诫，礼世尊足，便退而去；在王宫上，结跏趺坐，令身不现。是时，二龙王雷吼霹雳，暴风疾雨，在王宫上，或雨瓦石，或雨刀剑，未堕地之顷，便为优钵莲华在虚空中。是时，龙王倍复瞋恚，雨大高山于宫殿上。是时，目连复化使作种

种饮食。是时，龙王倍复瞋恚炽盛，雨诸刀剑。是时，目连复化使作极好衣裳。是时，龙王倍复瞋恚，复雨大沙砾石，在波斯匿宫上，未堕地之顷，便化作七宝。

是时，波斯匿王见宫殿中雨种种七宝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便作是念：“阎浮里内有德之人，无复过我，唯除如来。所以然者？我家中种粳米一根上生，收拾得一斛米，饭以甘蔗之浆，极为香美。今复于宫殿上雨七宝，我便能作转轮圣王乎！”是时，波斯匿王领诸婇女收摄七宝。

是时，二龙王自相谓言：“今将有何意？我等来时欲害波斯匿王，今日变化乃至于斯；所有力势今日尽现，犹不能动波斯匿王毫厘之分。”

是时，龙王见大目揵连在宫殿上结跏趺坐，正身正意，形不倾斜；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“此必是大目连之所为也。”是时，二龙王以见目连，便退而去。是时，目连见龙王去，还舍神足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时，波斯匿王便作是念：“今此种种饮食不应先食，当先奉上如来，然后自食。”是时，波斯匿王即车载珍宝，及种种饮食，往至世尊所：“昨日天雨七宝及此饮食，惟愿纳受！”

尔时，大目揵连去如来不远。佛告王曰：“汝今可持七宝饮食之具，与大目连。所以然者？蒙目连恩，得更生圣贤之地。”

波斯匿王白佛言：“有何因缘，言我更生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朝不至我所，欲得听法乎？尔时，有二人亦来听法。王生此念：‘我于此国界，最为豪尊，众人所敬。然此二人为从何来？见我不起承迎。’”

时，王白佛：“实然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亦非人，乃是难陀、优槃难陀龙王。彼知王意，自相谓言：‘我等无过于此人王，何故反来害我？要当方宜灭此国界。’我等寻知龙王心中所念，即敕目连，今可救波斯匿王，无令为龙所害也。即受我教，在宫殿上，隐形不现，作此变化。是时，龙王极怀瞋恚，雨沙砾石于宫殿上，未堕地之顷，化作七宝、衣裳、饮食之具。由此因缘，大王，今日便为更生。”

是时，波斯匿王便怀恐怖，衣毛皆竖，前跪膝行至如来前，而白佛言：“惟愿世尊恩垂过厚，得济生命！”复礼目连足，头面礼敬：“蒙尊之恩，得济生命！”

尔时，国王便说此偈：

“唯尊寿无穷，长夜护其命，

度脱苦穷厄，蒙尊得脱难。”

是时，波斯匿王以天香华散如来身，便作是说：“我今持此七宝奉上三尊，惟愿纳受！”头面礼足，绕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“此四部之众多有懈怠，皆不听法；亦不求方便，使身作证；亦不复求未获者获，未得者得；我今宜可使四部之众渴仰于法。”尔时，世尊不告四部之众，复不将侍者，如屈伸臂顷，从祇洹不现，往至三十三天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遥见世尊来，将诸天众，前迎世尊，头面礼足，请令就座，并作是说：“善来！世尊，久违觐省。”

是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“我今当以神足之力自隐形体，使众人不见我为所在。”尔时，世尊复作是念：“我今于三十三天，化身极使广大。”

尔时，天上善法讲堂有金石纵广一由旬。尔时，世尊石上结跏趺坐，遍满石上。尔时，如来母摩耶将诸天女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，并作是说：“违奉甚久，今来至此，实蒙大幸，渴仰思见，佛今日方来。”是时，母摩耶头面礼足已，在一面坐；释提桓因亦礼如来足，在一面坐；三十三天礼如来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诸天之众见如来在彼增益天众，减损阿须伦。

尔时，世尊渐与彼诸天之众说于妙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淫为秽恶，出要为乐。尔时，世尊以见诸来大众及诸天人心开意解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普与诸天说之，各于坐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复有十八亿天女之众而见道迹，三万六千天众得法眼净。是时，如来母即从座起，礼如来足，还入宫中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我今当以何食饭如来乎？为用人间之食？为用自然天食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可用人间之食用食如来。所以然者？我身生于人间，长于人间，于人间得佛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是时，释提桓因复白佛言：“为用天上时节？为用人间时节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用人间时节。”

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是时，释提桓因即以人间之食，复以人间时节饭食如来。

尔时，三十三天各各自相谓言：“我等今见如来竟日饭食。”

是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“我今当入如是三昧，欲使诸天进便进，欲使诸天退便退。”是时，世尊以入此三昧，进却诸天，随其时宜。

是时，人间四部之众不见如来久，往至阿难所，白阿难言：“如来今为所在？渴仰欲见。”

阿难报曰：“我等亦复不知如来所在！”

是时，波斯匿王、优填王至阿难所，问阿难曰：“如来今日竟为所在？”

阿难报曰：“大王，我亦不知如来所在！”

是时，二王思睹如来，遂得苦患。尔时，群臣至优填王所，白优填王曰：“今为所患？”

时，王报曰：“我今以愁忧成患。”

群臣白王：“云何以愁忧成患？”

其王报曰：“由不见如来故也。设我不见如来者，便当命终。”

是时，群臣便作是念：“当以何方便，使优填王不令命终？我等宜作如来形像。”是时，群臣白王言：“我等欲作形像，亦可恭敬承事作礼。”

时，王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告群臣曰：“善哉！卿等所说至妙。”

群臣白王：“当以何宝作如来形像？”

是时，王即敕国界之内诸奇巧师匠，而告之曰：“我今欲作形像。”

巧匠对曰：“如是，大王。”

是时，优填王即以牛头栴檀作如来形像高五尺。

是时，波斯匿王闻优填王作如来形像高五尺而供养。是时，波斯匿王复召国中巧匠，而告之曰：“我今欲造如来形像，汝等当时办之。”时，波斯匿王而生此念：“当用何宝，作如来形像耶？”斯须复作是念：“如来形体，黄如天金，今当以金作如来形像。”是时，波斯匿王纯以紫磨金作如来像高五尺。尔时，阎浮里内始有此二如来形像。

是时，四部之众往至阿难所，白阿难曰：“我等渴仰于如来，所思欲觐尊，如来今日竟为所在？”

阿难报曰：“我等亦复不知如来所在。但今共至阿那律所而问此义。所以然者？尊者阿那律天眼第一，清净无瑕秽。彼以天眼见千世界、二千世界、三千大千世界，彼能知见。”

是时，四部之众共阿难往至阿那律所，白阿那律曰：“今此四部之众来至我所，而问我曰：‘今日如来竟为所在？’惟愿尊者以天眼观如来今为所在！”

是时，尊者阿那律报曰：“汝等且止！吾今欲观如来竟为所在。”

是时，阿那律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以天眼观阎浮里内而不见之。复以天眼观拘耶尼、弗于逮、郁单曰而不见之。复观四天王、三十三天、艳天、兜术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，乃至观梵天而不见之。复观千阎浮地、千瞿耶尼、千郁单曰、千弗于逮、千四天王、千艳天、千兜术天、千化自在天、千他化自在天、千梵天，而不见如来。复观三千大千刹土而复不见。即从座起，语阿难曰：“我今已观三千大千刹土而不见之。”

是时，阿难及四部之众默然而止。阿难作是念：“如来将不般涅槃乎？”

是时，三十三天各各自相谓言：“我等快得善利，惟愿七佛常现于世，天及世人多所润益！”或有天子而作是语：“且置七佛，但使有六佛者，此亦甚善。”或有天子言：“但使有五佛。”或言：“四佛。”或言：“三佛。”或言：“二佛出现世者，多所润益。”

时，释提桓因告诸天曰：“且置七佛，乃至二佛，但使今日释迦文佛久住世者，则多所饶益。”

尔时，如来意欲使诸天来，诸天便来；意欲使诸天去，诸天便去。是时，三十三天各各自相谓言：“如来何故竟日而食？”

是时，释提桓因告三十三天曰：“如来今日食以人间时节，不用天上时节。”

是时，世尊以经三月，便作是念：“阎浮里人四部之众不见吾久，甚有虚渴之想。我今当舍神足，使诸声闻知如来在三十三天。”是时，世尊即舍神足。

时，阿难往阿那律所，白阿那律言：“今四部之众甚有虚渴，欲见如来。然今如来不取灭度乎？”

是时，阿那律语阿难曰：“昨夜有天来至我所，云：‘如来在三十三天善法讲堂。’汝今且止！吾今欲观如来所在。”是时，尊者阿那律即结跏趺坐，正身正意，心不移动，以天眼观三十三天，见世尊在壁方一由旬石上坐。是时，阿那律即从三昧起，语阿难曰：“如来今在三十三天与母说法。”

是时，阿难及四部之众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是时，阿难问四部众曰：“谁能堪任至三十三天问讯如来？”

阿那律曰：“今尊者目连神足第一，愿屈神力往问讯佛。”

是时，四部之众白目连曰：“今日如来在三十三天，惟愿尊者持四部姓名，问讯如来！又持此义往白如来：‘世尊在阎浮里内世间得道，唯屈威神还至世间！’”

目连报曰：“甚善！诸贤。”

是时，目连受四部之教，屈伸臂顷，往至三十三天，到如来所。是时，释提桓因及三十三天遥见目连来，诸天各生此念：“正是僧使，若当是诸王之使。”是时，诸天皆起往迎：“善来！尊者。”

是时，目连遥见世尊与无央数之众而为说法，见已，生此念：“世尊在此天中，亦复烦闹。”目连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目连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四部之众问讯如来：起居轻利，游步康强。”又白此事：“如来生长阎浮里内，于世间得道。惟愿世尊还来至世间，四部虚渴，欲见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使四部之众进业无倦。云何，目连，四部之众游化劳乎？无斗讼耶？外道异学无触娆乎？”

目连报曰：“四部之众行道无倦。”

“但，目连，汝向者作是念言：‘如来在此亦烦闹。’此事不然。所以然者？我说法时亦不经久，设我作是念，欲使诸天来，诸天便来；欲便诸天不来，诸天则不来。目连，汝还世间，却后七日，如来当往僧迦尸国大池水侧。”

是时，目连屈伸臂顷，还诣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，往诣四部众，而告之曰：“诸贤当知：却后七日，如来当来下至阎浮里地僧迦尸大池水侧。”

尔时，四部众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是时，波斯匿王、优填王、恶生王、优陀延王、频毗娑罗王，闻如来却后七日，当至僧迦尸国大池水侧，极怀欢喜，不能自胜。是时，毗舍离人民之众，迦毗罗越释种，拘夷罗越人民之众，闻如来当来至阎浮里地，闻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

尔时，波斯匿集四种之兵，诣池水侧，欲见世尊。是时，五王皆集兵众往世尊所，欲得觐省如来及人民之众。迦毗罗越释皆悉往世尊所，及四部之众皆悉往世尊所，欲得见如来。

尔时，临七日头，释提桓因告自在天子曰：“汝今从须弥山顶至僧迦尸池水，作三道路，观如来不用神足至阎浮地。”

自在天子报曰：“此事甚佳，正尔时办。”尔时，自在天子即化作三道——金、银、水精。是时，金道当在中央，夹水精道侧、银道侧，化作金树。当于尔时，诸神妙尊天，七日之中皆来听法。

尔时，世尊与数千万众前后围绕，而为说法，说：“五盛阴苦。云何为五？所谓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识。云何为色阴？所谓此四大身，是四大所造色，是谓名为色阴也。彼云何名为痛阴？所谓苦痛、乐痛、不苦不乐痛，是谓名为痛阴。彼云何名想阴？所谓三世共会，是谓名为想阴。彼云何名为行阴？所谓身行、口行、意行，此名行阴。彼云何名为识阴？所谓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识，此名识阴。

“彼云何名为色？所谓色者，寒亦是色，热亦是色，饥亦是色，渴亦是色。云何名为痛？所谓痛者，痛者名觉。为觉何物？觉苦、觉乐、觉不苦不乐，故名为觉也。云何名为想？所谓想者，想亦是知。知青、黄、白、黑，知苦乐，故名为知。云何名为行？所谓行者，能有所成，故名为行。为成何等？或成恶行，或成善行，故名为行。云何名为识？所谓识者，识别是非，亦识诸味，此名为识也。

“诸天子当知：此五盛阴，知三恶道、天道、人道；此五盛阴灭，便知有涅槃之道。”尔时，说此法时，有六万天人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世尊与诸天人说法已，即从座起，诣须弥山顶，说此偈：

“汝等当勤学，于佛法圣众，

当灭死径路，如人钩调象。

若能于此法，而无懈怠者，

便当尽生死，无有苦原本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便诣中道。是时，梵天在如来右处银道侧，释提桓因在水精道侧，及诸天人在虚空中散华烧香，作倡伎乐，娱乐如来。

是时，优钵华色比丘尼闻如来今日当至阎浮提僧迦尸池水侧，闻已，便生此念：“四部之众、国王、大臣、国中人民，靡不往者。设我当以常法往者，此非其宜。我今当作转轮圣王形容往见世尊。”是时优钵华色比丘尼还隐其形，作转轮圣王形，七宝具足。所谓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玉女宝、典兵宝、典藏宝，是谓七宝。

尔时，尊者须菩提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，在一山侧缝衣裳。是时，须菩提闻世尊今日当来至阎浮里地，四部之众靡不见者，“我今者宜可时往问讯礼拜如来。”尔时，尊者须菩提便舍缝衣之业，从座起，右脚著地。是时，彼复作是念：“此如来形，何者是世尊，为是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乎？往见者复是地、水、火、风种乎？一切诸法皆悉空寂，无造、无作。如世尊所说偈言：

“‘若欲礼佛者，及诸最胜者，

阴持入诸种，皆悉观无常。

曩昔过去佛，及以当来者，

如今现在佛，此皆悉无常。

若欲礼佛者，过去及当来，

说于现在中，当观于空法。

若欲礼佛者，过去及当来，

现在及诸佛，当计于无我。’

“此中无我、无命、无人、无造作，亦无形容有教、有授者，诸法皆悉空寂。何者是我？我者无主。我今归命真法之聚。”尔时，尊者须菩提还坐缝衣。

是时，优钵华色比丘尼作转轮圣王形，七宝导从至世尊所。是时，五国王遥见转轮圣王来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自相谓言：“甚奇！甚特！世间出二珍宝：如来、转轮圣王。”

尔时，世尊将数万天人从须弥山顶来，至池水侧。是时，世尊举足蹈地，此三千大千世界六变震动。是时，化转轮圣王渐渐至世尊所，诸小国王及人民之类各各避之。是时，化圣王觉知以近世尊，还复本形，作比丘尼，礼世尊足。五王见已，各自称怨，自相谓言：“我等今日极有所失，我等先应见如来，然今此比丘尼先见之。”是时，比丘尼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而白佛言：“我今礼最胜尊，今日先得覲省，我优钵华色比丘尼是如来弟子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与彼比丘尼而说偈言：

“善业以先礼，最初无过者，

空无解脱门，此是礼佛义。

若欲礼佛者，当来及过去，

当观空无法，此名礼佛义。”

是时，五王及人民之众不可称计，往至世尊所，各自称名。“我是迦尸国王波斯匿。”“我是拔嗟国王，名曰优填。”“我是五都人民之主，名曰恶生。”“我是南海之主，名优陀延。”“我是摩竭国频毗娑罗王。”尔时，十一那术人民云集，及四部之众最尊长者，千二百五十人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优填王手执牛头栴檀像，并以偈向如来说：

“我今欲所问，慈悲护一切，

作佛形像者，为得何等福？”

尔时，世尊复以偈报曰：

“大王今听之，少多演其义，

作佛形像者，今当粗说之。

眼根初不坏，后得天眼视，

白黑而分明，作佛形像德。

形体当完具，意正不迷惑，

势力倍常人，造佛形像者。

终不堕恶趣，终辄生天上，

于彼作天王，造佛形像福。

余福不可计，其福不思议，

名闻遍四远，造佛形像福。

“善哉！善哉！大王，多所饶益，天、人蒙佑。”

尔时，优填王极怀欢悦，不能自胜。

尔时，世尊与四部众及与五王演说妙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漏为大患，出要为妙。尔时，世尊以知四部之众心开意解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尽与彼说之。尔时，座上天及人民六万余人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五王白世尊言：“此处福妙最是神地，如来始从忉利天来下至此说法。今欲建立此处，使永存不朽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等五王，于此处造立神寺，长夜受福，终不朽败。”

诸王报曰：“当云何造立神寺？”

尔时，世尊伸右手，从地中出迦葉如来寺，视五王而告之曰：“欲作神寺者，当以此为法。”

尔时，五王即于彼处起大神寺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诸过去恒沙如来翼从多少，亦如今日而无有异。正使当来诸佛世尊翼从多少，亦如今日而无有异。今此经名游天法本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四部之众及五国王闻佛所说，欢言奉行！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九 六重品第三十七之一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当思念六重之法，敬之、重之，执在心怀，无令忘失。云何为六？于是，比丘，身行念慈，如镜视其形，可敬、可贵，无令忘失。

“复次，口行念慈，意行念慈，可敬、可贵，无令忘失。

“复次，得法利之具，能与诸梵行者共之，亦无吝想，此法可敬、可贵，无令忘失。

“复次，诸有禁戒不朽、不败，极为完具，而无缺漏，智者之所贵；复欲使此戒分布与人，使同其味，此法可敬、可贵，无令忘失。

“复次，正见贤圣得出要；如是之见，欲与诸梵行者共同此法，亦可敬、可贵，无令忘失。

“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六重之法，可敬、可贵，无令忘失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常当修行身、口、意行；设得利养之具，当念分布，莫起贪想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阿耨达泉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斯是罗汉，三达、六通神足自在，心无所畏；唯除一比丘，阿难是也。

尔时，世尊坐金莲华，七宝为茎，及五百比丘各各坐宝莲华。尔时，阿耨达龙王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

尔时，龙王遍观圣众已，白世尊曰：‘我今观此众中，空缺不具，无尊者舍利弗，惟愿世尊遣一比丘唤舍利弗使来！”

尔时，舍利弗在祇洹精舍，补纳故衣。尔时，世尊告目连曰：“汝至舍利弗所，语舍利弗云：‘阿耨达龙王欲得相见。’”

目连报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是时，尊者大目连如人屈伸臂顷，往至祇洹精舍舍利弗所，语舍利弗言：“如来有教云：‘阿耨达龙王欲得相见。’”

舍利弗报曰：“汝并在前，吾后当往。”

目连报曰：“一切圣众及阿耨达龙王迟想尊颜，欲得相见。惟愿时赴，勿轻时节！”

舍利弗报曰：“汝先至彼，吾后当往。”

是时，目连复重语曰：“云何，舍利弗，神足之中能胜吾乎？然今先遣使在前耶？若舍利弗不时起者，吾当捉臂将诣彼泉！”

是时，舍利弗便作是念：“今日目连方便试弄吾耳！”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躬解竭支带在地，语目连曰：“设汝神足第一者，今举此带使离于地，然后捉吾臂将诣阿耨达泉。”

是时，目连作是念：“今舍利弗复轻弄我，将欲相试乎？今解带在地云：能举者然后捉吾臂将诣泉所。”是时，目连复作是想：“此必有因，事不苦尔。”即时，伸手而取带举，然不能使带移动如毫厘许。是时，目连尽其力势移此带，不能使动。是时，舍利弗取此带系著阎浮树枝。是时，尊者目连尽其神力，欲举此带，终不能移。当举此带时，此阎浮地大振动。

尔时，舍利弗便作是念：“目连比丘尚能使此阎浮地动，何况此带！我今当持此带系著二天下。”尔时，目连亦复举之；系著三天下、四天下，亦能举之，如举轻衣。是时，舍利弗复作是念：“目连比丘堪任举四天下，而不足言。我今持此带，系著须弥山腹。”是时，目连复能动此须弥山及四天王宫，三十三天宫皆悉动摇。是时，舍利弗复以此带系千世界。是时，目连亦能使动。时，舍利弗复以此带系二千世界、三千世界，亦复能动。是时，天地大动，唯有如来坐阿耨达泉而不移动，犹如力士弄于树叶而无疑难。

是时，阿耨达龙王白世尊言：“今此天地何故振动？”

尔时，世尊具与龙王说此本缘。龙王白佛：“此二人神力何者最胜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舍利弗比丘神力最大。”

龙王白佛言：“世尊前记言：‘目连比丘神足第一，无过是者。’”

世尊告曰：‘龙王当知：有四神足。云何为四？自在三昧神力、精进三昧神力、心三昧神力、试三昧神力。是谓，龙王，有此四神足之力。若有比丘、比丘尼有此四神力者，亲近修行而不放舍者，此则神力第一。”

阿耨达龙王白佛：“目连比丘不得此四神足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目连比丘亦得此四神足之力，亲近修行，初不放舍。然目连比丘欲住寿至劫，亦复能办。然舍利弗所入三昧，目连比丘不知名字。”

是时，尊者舍利弗复作是念：“三千大千刹土，目连皆能移转，蠕虫死者不可称计。然我躬自闻，如来座者不可移动。我今可以此带系著如来座所。”是时，目连复以神足而举此带，然不能动。时，目连生此念：“非我于神足退乎？今举此带而不能动。我今往诣世尊所，而问此义。”

尔时，目连舍此带已，即以神足至世尊所。遥见舍利弗在如来前坐，见已，目连复作是念：“世尊弟子神足第一，无出我者，然我不如舍利弗乎？”尔时，目连白佛言：“我将不于神足退乎？所以然者？我先发祇洹精舍，然后舍利弗发，今舍利弗比丘先在如来前坐。”

佛言：“汝不于神足有退，但舍利弗所入神足三昧之法，汝所不解。所以然者？舍利弗比丘智慧无有量，心得自在，不如舍利弗从心也；舍利弗心神足得自在。若舍利弗比丘心所念法，即得自在。”大目连即时默然。

是时，阿耨达龙王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：“今舍利弗比丘极有神力，不可思议，所入三昧，目连比丘而不知名字。”尔时，世尊与阿耨达龙王说微妙之法，劝令欢喜，即于彼说戒。清旦，将诸比丘僧，还诣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诸比丘自相谓言：“世尊口自记：‘我声闻中神足第一者，目连比丘是也。’然今日不如舍利弗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起轻慢想于目连所。是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“此诸比丘生轻慢之想向目连，受罪难计。”告目连曰：“现汝神力使此众见，无令大众起懈怠想。”

目连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是时，目连礼世尊足，即于如来前没不现，往诣东方七恒河沙佛土。有佛名奇光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出现彼土。是时，目连以凡常之服往诣彼土，在钵盂缘上行。又彼土人民，形体极大。是时，诸比丘见目连已，自相谓言：“汝等观此虫，正似沙门。”是时，诸比丘复持示彼佛：“唯然，世尊，今有一虫，正似沙门。”

尔时，奇光如来告诸比丘曰：“西方去此七恒河沙土，彼世界名忍，有佛名释迦文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出现于世，是彼弟子，神足第一。”尔时，彼佛告目连曰：“此诸比丘起轻慢意，现汝神足，使大众见之。”

目连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是时，目连闻佛教已，以钵盂络盛彼五百比丘至梵天上。是时，目连以左脚登须弥山，以右脚著梵天上。尔时，便说此偈：

“常当念勤加，修行于佛法，

降伏魔众怨，如钩调于象。

若能于此法，能行不放逸，

当尽苦原际，无复有众恼。”

是时，目连以此音响遍满祇洹精舍。诸比丘闻已，往白世尊：“目连为住何处而说此偈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目连比丘去此佛土七恒河沙，正在东方，以绳络盛彼五百比丘，以左脚登须弥山，右脚著梵天上，而说此偈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叹未曾有：“甚奇！甚特！目连比丘有大神足，我等起于懈慢于目连所，惟愿世尊使目连比丘将此五百比丘来至此间！”

是时，世尊遥现道力，使目连知意。

是时，目连将五百比丘来至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与数千万众而为说法。时，大目连将五百比丘至世尊所。然释迦文佛弟子仰观彼比丘。是时，东方世界比丘礼世尊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曰：“汝等比丘为从何来？是谁弟子？道路为经几时？”

彼五百比丘白释迦文佛：“我等世界今在东方，佛名奇光如来，是彼弟子。然我等今日亦复不知为从何来？为经几日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等知佛世界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汝等今日欲诣彼土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唯然，世尊，欲还诣彼土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“今当与汝说六界法，善思念之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彼云何名为六界之法？比丘当知：六界之人禀父母精气而生。云何为六？所谓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、空界、识界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六界。人身禀此精气而生六入。云何为六？所谓眼入、耳入、鼻入、舌入、身入、意入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六入，由父母而得有，以依六入便有六识身。云何为六？若依眼识则有眼识身，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。是谓，比丘，此名六识身。若有比丘解此六界、六入、六识者，能度六天而更受形。设于彼寿终来生此间，聪明高才，于现身上，尽于结使，得至涅槃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目连曰：“汝今还将此比丘诣彼佛土。”

目连报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是时，目连复以络盛五百比丘，绕佛三匝，便退而去，如屈伸臂顷，已至彼佛土。是时，目连舍此比丘已，礼彼佛足已，还来诣此忍界。是时，彼土比丘闻此六界已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弟子中第一声闻神足难及，所谓大目揵连比丘是也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拔耆国师子园中。

诸神足高德比丘：贤者舍利弗、贤者大目揵连、贤者迦葉、贤者离越、贤者阿难等五百人俱。是时，大目揵连、大迦葉、阿那律晨旦至舍利弗所。然阿难遥见三大声闻诣舍利弗所，语离越言：“三大声闻往至舍利弗所，我等二人亦可往至舍利弗所。所以然者？备闻舍利弗说奇妙之法。”

离越报曰：“此事可然。”

是时，离越、阿难往至舍利弗所。是时，舍利弗言：“善来！诸贤，就此处坐。”是时，舍利弗语阿难曰：“我今欲有所问：‘此牛师子园极为快乐，自然天香流布四远，云何当使此园快乐？’”

阿难报曰：“若有比丘多有所闻不忘，总持诸法义味，具足修行梵行，如此诸法皆悉具足，亦不漏脱，与四部之众而为说法，不失次第，亦不卒暴，无有乱想。如是，比丘在此牛师子园快乐。”

是时，舍利弗语离越言：“阿难今日已演说之。我今复欲问汝义，牛师子园快乐如是，汝今次说，义复云何？”

离越报曰：“于是，比丘乐闲静之处，思惟坐禅，与止观相应。如是，比丘乐牛师子园中。”

是时，尊者舍利弗语阿那律曰：“汝今当说悦乐之义。”

阿那律报曰：“若有比丘天眼彻视，观众生类死者、生者，善色、恶色，善趣、恶趣，若好、若丑，皆悉知之。或有众生身、口、意行恶，诽谤贤圣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或复有众生身、口、意行善，不诽谤贤圣。犹如士夫观空中，靡不备悉；有天眼比丘亦复如是，观诸世界无有疑难。如是，比丘在牛师子园中，快乐如是也。”

是时，舍利弗语迦葉曰：“我今语汝：如是诸贤以说快乐之义，汝今次应说之。”

迦葉报曰：“若有比丘行阿练若行，复教他人使行阿练若，叹说闲静之德；己身著补纳之衣，复教他使行头陀；身自知足，在闲居之处，复教他人使修其行；己身戒德具足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，复教他人使行其法，叹说其法；己能劝化，复教他人使行其法，教训无厌足，如是比丘在牛师子园中快乐无比。”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语大目连曰：“诸贤圣以说快乐之义，汝今次说快乐之义。牛师子园中快乐无双，汝今欲云何说之？”

目连报曰：“于是比丘有大神足，于神足而得自在。彼能变化无数千事而无疑难，亦能分一身作无数身，或复还合为一，石壁皆过，踊没自在，亦如驶河，犹如飞鸟在空中无迹，譬如暴火焚烧山野，亦如日月靡所不照，亦能举手摩擦日月，亦能化身至梵天上，如此比丘宜牛师子园中。”

是时目连语舍利弗曰：“我等各随其辩而说之，我等今问舍利弗义。牛师子园极为快乐，何等比丘宜在其中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若有比丘能降心，然彼心不能降比丘。设彼比丘欲得三昧，即时彼比丘能得三昧，随意远近成三昧者，即能成办之。犹如长者家有好衣盛著箱箧，尔时彼长者随意欲取何等衣，随意取之而无疑难；亦能随意入三昧中，此亦如是，心能使比丘，非比丘能使心，随意入三昧亦无疑难。如是，比丘能使心，非心使比丘，如是之人宜在牛师子园中。”

是时，舍利弗告诸贤曰：“我等随其辩而说，各随方宜，善说此义。今各相将往问世尊，云何比丘得乐此牛师子园？若世尊有所说，我等当奉行。”

诸比丘报曰：“如是，舍利弗。”

是时，大声闻等各各相将往至如来所，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大声闻以此因缘具白佛。尔时，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如阿难所说。所以然者？阿难比丘闻法能持，总摄诸法，具足修行梵行。如此之法，善闻不忘，亦无邪见，与四部之众而说法，言不错乱，亦不卒暴。

“离越比丘所说亦复快哉！所以然者？乐闲静之处，不处人间，常念坐禅，无有诤讼，与止观相应，闲居寂寞。

“阿那律比丘亦复快哉！所以然者？阿那律比丘天眼第一。彼以天眼观三千世界，犹如有眼之人，掌中观珠。阿那律比丘亦复如是，彼以天眼观此三千大千世界而无疑难。

“今迦葉比丘亦复快哉！所以然者？迦葉比丘己身是阿练若行，复能叹说闲居之行；身能乞食，复能叹誉乞食之德；身著补纳衣，复能叹说补纳衣之德；己身知足，复能叹说知足之德；己身处岩穴，复能叹说岩穴之德；己身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，复能教人成此五分法身；身能教化，复能教人使行其法。

“善哉！善哉！如目连所说。所以然者？目连比丘有大威力，神足第一，心得自在，彼意欲所为，则能成办之，或化一身，分为万亿，或还合为一，石壁皆过，无有罣碍，踊没自在；亦如驶水，亦无触碍；如空中之鸟，亦无足迹；犹如日月靡所不照，能化身乃至梵天。

“善哉！如舍利弗之所说。所以然者？舍利弗能降伏心，非心能降伏舍利弗，若欲入三昧时，则能成办，无有疑难。犹如长者好衣裳，随意取之而无疑难。舍利弗比丘亦复如是，能降伏心，非心能降伏舍利弗，随意入三昧，皆悉在前。

“善哉！善哉！诸比丘，汝等所说各随方便。但今复听我所说，云何比丘乐牛师子园中？若有比丘依村落住，彼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。彼乞食已，还归所在，洗手面，在一树下正身正意，结跏趺坐，系念在前。彼比丘便作是念：‘我今不坏于坐，要当尽有漏成无漏。’尔时，彼比丘即有漏心得解脱。如是，比丘宜在牛师子园中。如是，比丘恒勤精进，莫有懈怠，所在之处靡不宗奉者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咒愿有六德。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彼云何名为六德？于是，施主檀越成就三法。云何檀越施主成就三法？于是，檀越施主信根成就、戒德成就、闻成就，是谓檀越施主成就此三法。施物之法复成三法。云何为三？然彼物色成就、味成就、香成就，有此三法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六事获大功德，名德远闻，获甘露之报。是故，诸比丘，若欲成就此六事者，当念惠施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与无央数之众而为说法。尔时，座上有一比丘，便生此念：“愿如来告我有所论说。”尔时，世尊知比丘心中所念，告诸比丘：“若有比丘生此念：‘如来躬教训我。’彼比丘戒具清净，无有瑕秽，修行止观，乐闲静之处。

“若复比丘意欲求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者，亦当戒德成就，在空闲处而自修行，与止观共相应。

“若复比丘欲求知足者，当念戒德具足，在闲静处而自修行，与止观共相应。

“若复比丘欲求使四部之众、国王、人民有形之类所见识知，彼当念戒德具足。

“若复比丘意欲求四禅，中无悔心，亦不变易，当念戒德成就。

“若复比丘意欲求四神足，彼亦当戒德具足。

“若复比丘意欲求八解脱门而无罣碍，彼当念戒德具足。

“若复比丘意欲求天耳彻听，闻天人声，当念戒德具足。

“若复比丘意欲求知他人心中所念，诸根缺漏，彼亦当念戒德具足。

“若复比丘意欲求知众生心意，有欲心、无欲心，有瞋恚心、无瞋恚心，有愚痴心、无愚痴心，如实知之；有爱心、无爱心，有受心、无受心，如实知之；有乱心、无乱心，有疾心、无疾心，有少心、无少心，有量心、无量心，有痛心、无痛心，有三昧心、无三昧心，有解脱心、无解脱心，如实知之。欲如是者，当念戒德具足。

“若复比丘意欲得无量神足，分一身作无数，复还合为一，踊没自在，化身乃至梵天，彼当念戒德具足。

“若复比丘意欲求自忆宿世无数劫事，或一生、二生乃至千生、百千亿生，成劫、败劫、成败之劫，不可称计，我曾死此生彼，名某、字某，或从彼终，来生此间；自亿

如此无数劫事，当念戒德具足而无他念。

“若复比丘意欲求天眼彻视，观众生类善趣、恶趣，善色、恶色，若好、若丑，如实知之。或复有众生身、口、意行恶，诽谤贤圣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；或复有众生身、口、意行善，不诽谤贤圣，心意正见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；意欲如是者，当念戒德具足。

“若复比丘意欲求尽有漏，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彼当念戒德具足，内自思惟，无有乱想，居在闲处。

“诸比丘，当念戒德具足，无他余念，威仪成就具足，少过常恐，何况大者！若有比丘意欲使如来共论者，常念戒德具足；已戒德具足，当念闻具足；闻已具足，当念施具足；施已具足，当念智慧具足，解脱知见，皆悉具足。若比丘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脱身、解脱知见身具足者，便为天、龙、鬼、神所见供养，可敬、可贵，天、人所奉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念五分法身具足者，是世福田，无能过者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 六重品第三十七之二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往诣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舍利弗白世尊言：“我今已在舍卫城夏坐，意欲人间游化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今正是时。”时，舍利弗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时，舍利弗去未久，有一比丘怀诽谤意，白世尊言：“舍利弗与诸比丘共诤，竞不忏悔，今游行人间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一比丘：“汝速往持吾声，唤舍利弗。”

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敕目连、阿难：“汝等使诸房中召诸比丘诣世尊所。所以然者？舍利弗所入三昧，今当在如来前作师子吼。”

是时，诸比丘闻佛教已，各集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彼比丘受世尊教，即彼至舍利弗所，语舍利弗言：“如来欲得相见。”

尔时，舍利弗往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佛告舍利弗言：“卿向者去未久，有秽行比丘来至我所，而白我言，云舍利弗比丘与诸比丘共诤，亦不悔过，在人间游化。审实尔乎？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如来自当知之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自知耳！但今大众各怀狐疑。汝今于大众中，可以己辩而自明净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自出母胎，年向八十，每自思惟，未曾杀生，亦不妄语，正使于调戏之中亦不妄语，亦复未曾斗乱彼此；设不专意之时，或能有此行耳！我今，世尊，心意清净，岂当与梵行人共斗诤乎？亦如此地，亦受净，亦受不净，屎尿秽恶皆悉受之，脓血涕唾终不逆之，然此地亦不言恶，亦不言善。我亦如是，世尊，心不移转，何得与梵行人共诤而远游行？心不专者能有此耳！我今心正，何得与梵行人共诤而远游乎？亦如水，亦能使好物净，亦能使不好物净；彼水不作是念：‘我净是、置是。’我亦如是，无有异想，何得与梵行人共斗而远游乎？犹如炽火焚烧山野，不择好丑，终无想念。我亦如是，岂当有意与梵行人共诤乎？亦如扫帚，不择好丑，皆能除之，终无想念。犹如牛无其双角，极自良善，亦不凶暴，善可将御，随意所至，终无疑难。唯然，世尊，我心如是，亦不兴想有所伤害，岂当与梵行人共诤而远游乎？亦如旃陀罗女著弊坏衣，在人间乞食亦无禁忌。我亦如是，世尊，亦无想念，当兴诤讼而远游也？亦如脂釜，处处漏坏，有目之人皆悉观见处处漏出。我亦如是，世尊，九孔之中漏出不净，岂当与梵行人共诤？犹如女人年少端正，复以死尸系彼女颈，而厌患之。世尊，我亦如是，厌患此身如彼无异，岂当与梵行人共诤而远游乎？此事不然！世尊自当知之，彼比丘亦当知之。设当有是者，愿彼比丘受我忏悔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“汝今可自悔过。所以然者？若不悔者，头便破为七分。”

是时，彼比丘心怀恐怖，衣毛皆竖，即从座起，礼如来足，白世尊言：“我今自知犯舍利弗，惟愿世尊受我忏悔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比丘，自向舍利弗忏悔。若不尔者，头便破为七分。”

是时，彼比丘即向舍利弗头面礼足，白舍利弗言：“惟愿受我忏悔，愚不别真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舍利弗：“汝今可受此比丘悔过，又以手摩头。所以然者？若当不受此比丘忏悔者，头破为七分。”

尔时，舍利弗以手摩头，语比丘曰：“听汝忏悔！如愚如惑，此佛法中极为旷大，能随时悔过者，善哉！今受汝忏悔，后更莫犯。”如是再三。

是时，舍利弗告彼比丘曰：“汝更莫犯。所以然者？有六法入地狱，六法生天，六法至涅槃处。云何为六？欲害他人；我已起此害心，便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；我当教人使害他，于中起害心；已得害人，于中起欢喜；我当得此不馨之问；未起此事便怀愁忧。是谓有此六法，令人堕恶趣。

“云何有六，令人至善处？所谓身戒具足，口戒具足，意戒具足，命根清净，无杀害心，无妒嫉心。是谓有此六法，生于善处。

“云何修六法至于涅槃？所谓六思念法。云何为六？所谓身行慈无瑕秽；口行慈无瑕秽；意行慈无瑕秽；若得利养之具，能与人等共分之而无吝想；奉持禁戒无瑕疵，智者所贵，如是之戒能具足；诸有邪见、正见、贤圣出要，能得尽苦本，如是诸见皆悉分明。是谓六法得至涅槃。汝今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行此六法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彼比丘重从座起，礼舍利弗足：“我今重自忏悔，如愚如惑而不别真。惟愿舍利弗，受我悔过，后不复犯！”

舍利弗曰：“听汝悔过！贤圣法中极为旷大，能自改往修来，莫复更犯。”

尔时，彼比丘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第一最空法，汝等善思念之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彼云何名为第一最空之法？若眼起时则起，亦不见来处，灭时则灭，亦不见灭处；除假号法、因缘法。云何假号、因缘？所谓是有则有，此生则生，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更乐，更乐缘痛，痛缘爱，爱缘受，受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死，死缘愁、忧、苦、恼，不可称计。如是苦阴成此因缘。

“无是则无，此灭则灭。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，识灭则名色灭，名色灭则六入灭，六入灭则更乐灭，更乐灭则痛灭，痛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受灭，受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死灭，死灭则愁、忧、苦、恼，皆悉灭尽，除假号之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复如是，起时则起，亦不知来处，灭时则灭，亦不知灭处，除其假号之法。彼假号法者，此起则起，此灭则灭。此六入亦无人造作，亦名色、六入法，由父母而有胎者亦无，因缘而有，此亦假号，要前有对，然后乃有。犹如钻木求火，以前有对，然后火生；火亦不从木出，亦不离木。若复有人劈木求火亦不能得，皆由因缘合会，然后

有火。此六情起病亦复如是，皆由缘会于中起病。此六入起时则起，亦不见来，灭时则灭，亦不见灭；除其假号之法，因由父母合会而有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先当受胞胎，渐渐如冻酥，

遂复如息肉，后转如像形。

先生头项颈，转生手足指，

支节各各生，发毛爪齿成。

若母饮食时，种种若干馔，

精气用活命，受胎之原本。

形体以成满，诸根不缺漏，

由母得出生，受胎苦如是。

“比丘当知：因缘合会，乃有此身耳！又复，比丘，一人身中骨有三百六十，毛孔九万九千，脉有五百，筋有五百，虫八万户。比丘当知：六入之身有如是灾变。比丘，当念思惟：‘如是之患，谁作此骨？谁合此筋脉？谁造此八万户虫？’尔时，彼比丘作是念思惟，便获二果：若阿那含、若阿罗汉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三百六十骨，在此人身中，

古佛之所演，我今亦说之。

筋有五百枚，脉数亦如是，

虫有八万种，九万九千毛。

当观身如是，比丘勤精进，

速得罗汉道，往至涅槃界。

此法皆空寂，愚者之所贪，

智者心欢悦，闻此空法本。

“是谓，比丘，此名第一最空之法。与汝等说如来之所施行之法，我今已为起慈哀心，我今已办，常当念修行其法，在闲居之处，坐禅思惟，勿有懈怠。今不修行，后悔无益！此是我之教训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生漏梵志往至世尊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生漏梵志白世尊言：“瞿昙，刹利今日意欲何求？有何行业？为著何教？为究竟何事？婆罗门意欲何求？有何行业？为著何教？究竟何事？国王今日意欲何求？有何行业？为著何教？为究竟何事？盗贼今日意欲何求？有何行业？为著何教？为究竟何事？女人今日意欲何求？有何行业？为著何教？为究竟何事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梵志曰：“刹利种者，常好斗讼，多诸技术，好喜作务，所要究竟终不中休。”

梵志问曰：“梵志意何所求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梵志意好咒术，要作居家，乐闲静之处，意在梵天。”

又问曰：“国王意何所求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梵志当知：王意所欲得国政，意在兵仗，贪著财宝。”

“盗贼意何所求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贼意盗窃，心在奸邪，欲使人类不知所作。”

“女人意何所求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女人意在男子，贪著财宝，心系男女，心欲自由。”

尔时，梵志白世尊言：“甚奇！甚特！尽知尔许之变，如实不虚。今日比丘意何所求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戒德具足，心游道法，意在四谛，欲至涅槃，此是比丘之所求也。”

是时，生漏梵志白世尊言：“如是，世尊，比丘所行意不可移转，其义实尔。瞿昙，涅槃者极为快乐。如来所说乃为过多，犹如盲者得视，聋者得听，在暗者见明，今日如来所说亦复如是，而无有异。我今国事猥多，欲还所止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宜知是时。”是时，生漏梵志即从座起，绕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生漏梵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生漏梵志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梵志白世尊言：“此中颇有比丘，云何得修梵行无有缺漏，清净修梵行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若有人戒律具足而无所犯，此名清净修得梵行。复次，梵志，若有眼见色，不起想著，不起识念，除恶想，去不善法，得全眼根，是谓此人清净修梵行。若耳闻声、鼻嗅香、舌知味、身知细滑、意知法，都无识想，不起想念，清净得修梵行，全其意根，如此之人得修梵行，无有缺漏。”

婆罗门白佛言：“何等之人不修梵行，不具足清净行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若有人俱会者，此名非梵行。”

婆罗门白佛言：“何等之人漏行不具足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若有人与女人交接，或手足相触，戢在心怀而不忘失。是谓，梵志，行不具足，漏诸淫泆，与淫、怒、痴共相应。

“复次，梵志，或与女人共相调戏，言语相加。是谓，梵志，此人行不全具，漏淫、怒、痴，梵行不具足修清净行。

“复次，梵志，若有女人恶眼相视而不移转，于中便起淫、怒、痴想，生诸乱念。是谓，梵志，此人梵行不净，不修梵行。

“复次，梵志，若复有人远闻，或闻哭声，或闻笑声，于中起淫、怒、痴，起诸乱想。是谓，梵志，此人不清净修梵行，与淫、怒、痴共相应，行不全具。

“复次，梵志，若有人曾见女人，后更生想，忆其头目，于中生想；在屏闲之处，生淫、怒、痴，与恶行相应。是谓，梵志，此人不修梵行。”

是时，生漏梵志白世尊言：“甚奇！甚特！此沙门瞿昙亦知梵行，亦知不梵行；亦知漏行，亦知不漏行。所以然者？我今亦生此念：‘诸有人民与女人手足相加，起诸乱想。’我时便生此念：‘此人行不清净，与淫、怒、痴共相应。第一更乐者，女人是也。第一可欲者，所谓眼眼相视，然彼女人或语、或笑，系缀男子，或共言语而系缀男子。’是时，我便生此念：‘此六人尽行不清净行。如来今日所说甚过，犹如盲者得目，迷者见路，愚者闻道，有目之人见色，如来说法亦复如是。我今自归佛、法、众，自今之后不复杀生，惟愿受为优婆塞！’”

尔时，生漏梵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毗舍离城外林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尊者马师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城乞食。是时，萨遮尼揵子遥见马师来，即往语马师曰：“汝师说何等义？有何教训？以何教诫向弟子说法乎？”

马师报曰：“梵志，色者无常，无常者即是苦，苦者即是无我，无我者即是空也，空者彼不我有，我非彼有。如是者智人之所学也。痛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此五盛阴无常，无常者即是苦，苦者即是无我，无我者即是空，空者彼非我有，我非彼有。卿欲知者，我师教诫其义如是，与诸弟子说如是义。”

是时，尼揵子以两手掩耳，而作是言：“止！止！马师，我不乐闻此语。设瞿昙沙门有此教者，我实不乐闻。所以然者？如我义者色者是常，沙门义者无常。何日当见沙门瞿昙与共论议？当除沙门瞿昙颠倒之心。”

尔时，毗舍离城五百童子集在一处，欲有所论。是时，尼揵子往至五百童子所，语童子曰：“汝等皆来，共至沙门瞿昙所。所以然者？意欲与彼沙门瞿昙共论，使彼沙门得见正谛之道。沙门所说者色者无常，如我义者色者是常。犹如力士手执长毛之羊，随意将东西，亦无疑难；我今亦复如是，与彼沙门瞿昙论议，随我捉舍而无疑难。犹如猛象凶暴而有六牙，在深水中戏，亦无所难；我今亦复如是，与彼论议亦无疑难。犹如两健丈夫而捉一劣者，在火上炙，随意转侧，亦无疑难；我今与彼论义亦无疑难。我论议中尚能害象，何况人乎！亦能使象东、西、南、北，岂不如人乎？今此讲堂梁柱无情之物，尚能使移转，何况与人共论能胜！我使彼血从面孔出而命终。”

其中或有童子而作是言：“尼揵子终不能与沙门论议，但恐沙门瞿昙与尼揵子论议耳！”或有作是说：“沙门不与尼揵子论议，尼揵子能与沙门共论议。”是时，尼揵子便作是念：“设令沙门瞿昙所说，如马师比丘者，足得相畴；若更有义者，闻已当知。”

是时，尼揵子将五百童子，前后围绕，往至世尊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尼揵子白世尊言：“云何，瞿昙，有何教诫？以何教诫训诸弟子？”

佛告尼揵子：“我之所说，色者无常，无常即是苦，苦者即是无我，无我者即是空，空者彼非我有，我非彼有；痛、想、行、识及五盛阴皆悉无常，无常即是苦，苦者无我，无我者是空，空者彼非我有，我非彼有，我之教诫其义如是。”

尼揵子报曰：“我不乐闻此义。所以然者？如我所解义，色者是常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且专心意，思惟妙理，然后说之。”

尼揵子报曰：“我今所说色者是常，此五百童子其义亦尔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所说色者是常，此五百童子其义亦尔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以己之辩说之，何为引彼五百人乎？”

尼揵子报曰：“我今说色是常，沙门欲何等言论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今说色者无常，亦复无我。权诈合数有此色者，亦无真实，无固、无牢，亦如雪抟，是磨灭之法，是变易之法。汝今方说色者是常，我还问汝，随意报我。云何，尼揵子，转轮圣王还于己国得自在不乎？又彼大王不应脱者而脱之，不应系者而系之，可得尔乎？”

尼揵子报曰：“此圣王有此自在之力，不应杀者能杀之，不应系者能系之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云何，尼揵子，转轮圣王当复老乎？头白、面皱、衣裳垢坌？”是时，尼揵子默然不报。世尊再三问之，彼亦再三默然不报。

是时，密迹金刚力士手执金刚之杵，在虚空中而告之曰：“汝今不报论者，于如来前破汝头作七分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尼揵子曰：“汝今观虚空中。”

是时，尼揵子仰观空中，见密迹金刚力士，又闻空中语：“设汝不报如来论者，当破汝头作七分！”见已惊恐，衣毛皆竖，白世尊言：“惟愿瞿昙当见救济，今更问论当畴对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云何，尼揵子，转轮圣王当复老乎？亦当头白、齿落、皮缓、面皱耶？”

尼揵子报曰：“沙门瞿昙，虽有此语，如我义者，色者是常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善思惟而后报之，前之与后义不相应。但具论圣王当复老乎？亦当头白、齿落、皮缓、面皱耶？”

尼揵子报曰：“转轮圣王许使老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转轮圣王常能于己国得自由，何以故不能却老、却病、却死？我不用老、病、死，我是常之，应欲使然者，其义可乎？”

是时，尼揵子默然不对，愁忧不乐，寂然不语。

是时，尼揵子身体汗出，汗污衣裳，亦彻坐处，乃至于地。世尊告曰：“尼揵子，汝在大众中而师子吼：‘汝等童子共我至瞿昙所，与共论议，当降伏，如捉长毛之羊，随意东西，而无疑难；亦如大象入深水中，随意自游，亦无所畏；亦如两健丈夫捉一劣

者，在火上炙，随意转侧。’又复汝说：‘我常能论害大象，如此梁柱草木斯皆无情，与共论议能使屈伸低仰，亦能使腋下流汗。’”

尔时，世尊举三法衣，示尼揵子曰：“汝观如来腋无流汗，然汝今日返更有汗，乃彻乎地。”是时，尼揵子复默然不对。

尔时，有童子名头摩，集在彼众中。是时，头摩童子白世尊言：“我今堪任有所施行，亦欲所说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随意说之。”

头摩童子白佛言：“犹如去村落不远有好浴池，然彼浴池有虫饶脚。然村落人民，男女大小往至浴池所，而出此虫，各各以瓦石取此虫打之，伤破手脚，彼虫意欲还入水者，终无此事。此尼揵子亦复如是，初意猛盛，与如来共论，心怀妒意，兼抱骄慢。如来尽以除之，永无有余。此尼揵子更终不能重至如来所而共论议。”

是时，尼揵子语头摩童子曰：“汝今愚惑，不别真伪，亦不与汝共论，乃与沙门瞿昙共论。”是时，尼揵子白佛言：“唯问义理，当更说之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云何，尼揵子，转轮圣王欲使老、病、死不至，可得尔乎？彼圣大王果此愿耶？”

尼揵子报曰：“不果此愿也。”

“欲使有此色，欲使无此色，可果乎？”

尼揵子报曰：“不果也，瞿昙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云何，尼揵子，色者是常，为是无常？”

尼揵子报曰：“色者无常。”

“设复无常，为变易法，汝复见此是我，许我是彼有乎？”

对曰：“不也，瞿昙。”

“痛、想、行、识为是常，为是非常？”

对曰：“无常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设复无常，为变易之法，汝颇见有乎？”

对曰：“无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五盛阴是常、无常也？”

尼揵子报曰：“无常也。”

佛言：“设复无常，为变易法，汝颇见有乎？”

对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云何，尼揵子，汝言是常，此理不与义相违乎？”

是时，尼揵子白世尊言：“我今愚痴，不别真谛，乃兴此怀，与瞿昙共论，言色是常。犹如猛兽师子遥见人来，有恐怖心乎？终无此事！今日如来亦复如是，无有毫厘。我今狂惑，未明深义，乃敢触娆。沙门瞿昙所说过多，犹如盲者得眼，聋者彻听，迷者见路，无目者见色。沙门瞿昙亦复如是，无数方便而为说法。我今自归沙门瞿昙、法、比丘僧，自今已后尽形寿，听为优婆塞，不复杀生。惟愿瞿昙及比丘僧，当受我请！欲饭佛及比丘僧。”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

是时，尼揵子见世尊默然受请，即从座起，绕佛三匝，头面礼足而去，往诣毗舍离童子所；到已，语童子曰：“汝等所应供养我具，当以时给我，莫以非时。我今请沙门瞿昙及比丘僧，明当饭之。”

是时，诸童子各办饮食之具，持用与之。是时，尼揵子即以其夜，办种种甘馔饮食，敷好坐具，而白：“时到，今正是时，惟愿屈神！”

是时，世尊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将诸比丘僧入毗舍离，往至尼揵子家，到已就座，及比丘僧各次第坐。是时，尼揵子已见佛、比丘僧坐定，自手斟酌，行种种饮食，见佛、比丘僧食讫，行清净水，便取一小座，在如来前坐，欲得闻法。

尔时，世尊渐与说妙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秽恶，淫不净行，出要为乐。尔时，世尊已见尼揵子心开意解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尽与彼尼揵子说之。是时，尼揵子即于座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是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祠祀火为上，诗书颂为首，

人中王为最，众流海为源，

星中月为明，光明日最胜。

上下及四方，诸地所出物，

天及人民类，佛为无上尊。

欲求其德者，三佛为最上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即从座起而去。是时，尼揵子五百弟子闻师受佛教化，闻已，各各自相谓言：“我等大师，云何师宗瞿昙？”是时，诸弟子出毗舍离城，在中道立。是时，尼揵子欲至佛所听法。是时，世尊与尼揵子说法，助令欢喜。尼揵子闻法已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尼揵子弟子遥见师来，各各自相谓言：“此沙门瞿昙弟子今著道来，各各取瓦石而打杀之。”

时，诸童子闻尼揵子为弟子所杀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诸童子白世尊言：“如来所可教化尼揵子者，今为弟子所杀。今已命终，为生何处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彼是有德之人，四谛具足，三结使灭，成须陀洹，必尽苦际。今日命终，生三十三天，彼见弥勒佛已，当尽苦际。此是其义，当念修行。”

尔时，诸童子白世尊言：“甚奇！甚特！此尼揵子至世尊所，掬论议。还以己论而自缚，来受如来化。夫见如来者终无虚妄！犹如有人入海取宝，必有所克获，终不空还；此亦如是，其有众生至如来所者，要得法宝，终不空还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与诸童子说微妙法，使令欢喜。尔时，诸童子从佛闻法已，即从座起，绕佛三匝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诸童子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